

春風長在

林寶貴教授追思文集
紀念溝通障礙教育之母



春風長在

紀念溝通障礙教育之母

林寶貴教授追思文集

中華溝通障礙教育學會印行

2026.9.

林寶貴教授生平簡介

林寶貴教授（1938—2026），臺灣特殊教育的重要開拓者，被譽為「臺灣溝通障礙教育之母」。畢生奉獻特殊教育逾六十六載，致力於特殊教育師資培育、學術研究、制度建構及身心障礙者教育權益倡議。她的一生，見證並參與了臺灣特殊教育從萌芽、奠基到蓬勃發展的重要歷程，堪稱臺灣特殊教育發展史的重要縮影。

1957年畢業於臺北女子師範學校後，因參訪臺北盲啞學校，深受特殊教育教師奉獻精神及身心障礙學生努力學習的態度感動，毅然投入當時極少人願意從事的特殊教育工作，自此展開她一生服務特殊教育的志業。她始終相信，每一位身心障礙學生都擁有學習的潛能，而教育工作者的責任就是協助他們發揮最大的可能性。

林教授先後任教於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及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長年投入特殊教育師資培育，桃李遍布海內外，培育無數特殊教育教師、研究者及專業人才。她的研究涵蓋聽覺障礙、語言障礙、溝通障礙、特殊教育課程與教學、鑑定評量、特殊教育行政及師資培育等領域，主持多項教育部及國科會研究計畫，研發三十餘套特殊教育評量工具，出版專書、教材及辭典百餘冊，發表大量學術論文，對臺灣特殊教育理論與實務發展影響深遠。

除學術研究外，林教授更積極投入特殊教育制度建構，參與特殊教育法及相關子法修訂、全國特殊教育普查、特殊教育學生鑑定與安置制度、個別化教育計畫（IEP）、資源教室、巡迴輔導制度及特殊教育通報系統等重要政策規劃，對我國特殊教育制度的建立與發展具有深遠影響。同時，她長年推動手語教育，致力於手語教材、辭典、評量工具及手語翻譯制度的建立，提升聽障者的語言權與溝通權益，奠基臺灣溝通障礙教育的重要基礎。

林教授深知專業發展必須透過團隊合作與持續交流，因此積極投入學術組織與專業團體的成立與運作，先後參與創立中華民國特殊教育學會、臺灣聽力語言學會、中華溝通障礙教育學會、臺灣手語翻譯協會及中華民國聲暉聯合會等重要團體，凝聚跨領域專業力量，推動特殊教育、聽語教育與溝通障礙教育的發展。她亦多次帶領教師赴世界各國參訪、考察及參與國際研討會，將國際特殊教育新知引進臺灣，也讓世界看見臺灣特殊教育的成果。

除了卓越的學術成就外，林教授更以高尚的人格風範深受學生敬愛。她一生生活簡樸，待人真誠，從不計較個人得失，始終把學生與特殊教育放在心中最重要的位置。她關懷學生、提携後進，無論是研究、教學、求職或生活，只要學生需要，她總是盡己所能協助，因此被許多學生視為母親般的恩師。她不僅培育學生的專業能力，更以身教示範教育工作者應有的責任感、使命感與人文關懷。

林教授曾說：「特殊教育不是一份工作，而是一生的使命。」她不僅如此勉勵學生，更用自己的一生實踐這句話。她用教育改變了無數身心障礙學生的人生，也培育了一代又一代特殊教育工作者。她留下的不只是豐碩的學術成果，更是一份對教育堅定不移的信念、一種無私奉獻的生命典範，以及永遠值得後學追隨的教育精神。

林寶貴教授雖已辭世，但她播下的特殊教育種子早已在臺灣及兩岸四地廣大土地深深扎根，持續開枝散葉。她畢生奉獻特殊教育的精神，將永遠照亮臺灣及兩岸四地特殊教育前行的道路，也將長存於每一位受她教誨、受她啟發的特教人心中。

教育有愛 人生無礙

~向中華溝通障礙教育之母——林寶貴教授 致敬

文/吳清基

二〇二六年四月七日，林寶貴教授安詳辭世，享壽高齡。這位一生奉獻臺灣特殊教育六十餘年的教育家、特教學者與實踐者，雖然離開了她深愛的教育園地，卻留下了無比深厚的教育資產與典範精神。今天，門生故舊共同編纂出版這本文集，追憶她一生的風範與志業，不僅是對恩師最深的懷念，更是向一位改變臺灣特殊教育發展的重要人物，致上最崇高的敬意。承蒙邀請為本書作序，謹以至誠之心，追思林教授畢生對臺灣特殊教育、溝通障礙教育及手語教育的卓越貢獻。

林寶貴教授的一生，可以說是臺灣特殊教育發展史的重要縮影，也是無數特殊需求學生生命中的一道光。她出身於臺北市立女子師範學校，年輕時一次參訪臺北盲啞學校的經驗，深深震撼了她的心靈。當時，她親眼看見視覺、聽覺障礙學生努力學習的身影，也深刻體會到教育對特殊需求者的重要價值。正是這次感動，讓她立下終身投入特殊教育的志向，也開啟了一條影響臺灣數十年特殊教育發展的重要道路。

懷抱著教育理想，她進入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英語學系就讀，一九六五年畢業後，遠赴日本東京教育大學攻讀特殊教育碩士，繼而於一九八〇年獲得日本筑波大學特殊教育博士學位。當時國內特殊教育仍處於萌芽階段，她毅然選擇赴海外鑽研最先進的特殊教育理論與實務，希望將國際經驗帶回臺灣，為更多身心障礙學生開創公平受教的機會。這份胸懷與遠見，令人由衷敬佩。

完成學業返國後，林教授先後任教於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及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長期投入教學、研究與服務，培育無數特殊教育人才。我也有幸與林教授在臺灣師範大學共事，深知她治學嚴謹、待人謙和，對教育工作始終保持高度熱忱。她不僅是一位學識淵博的教授，更是一位身教重於言教的教育家，以人格感召學生，以行動影響同儕，深受學界敬重。

六十六年的教育歲月中，林教授始終以提升特殊教育品質、保障身心障礙學生教育權益為己任。她積極投入特殊教育制度建構、師資培育、課程設計、教學研究與教育評鑑，幾乎每一項臺灣特殊教育的重要發展，都可見到她默默耕耘的身影。她不只是研究者，更是改革者與推動者，始終站在特殊教育最需要的地方，為學生、教師與家長發聲，也為臺灣特殊教育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在學術研究方面，林教授的成就尤為卓著。她長期深耕視覺障礙、語言障礙、溝通障礙、特殊教育課程教學以及特殊教育評鑑等領域，不僅建立重要理論基礎，更將研究成果落實於教育現場。她主持研發特殊教育評量工具三十餘套，提供第一線教師專業且可靠的評估依據；出版特殊教育專書、教材及辭典逾百冊，成為特殊教育師資培育的重要參考典籍。她的研究，不只是學術成果，更直接改善了特殊教育的教學品質，造福無數教師與學生。

尤其值得稱道的是，林教授對臺灣手語教育的貢獻，更可謂開風氣之先。九年間，她出版手語相關書籍八冊，建立九千餘個手語詞彙，並主編《臺灣手語辭典》，為臺灣手語保存、研究、推廣及教學奠定重要基礎。這項工作浩繁艱鉅，需要長時間蒐集、整理、比對與驗證，非有

堅定信念與驚人毅力，難竟其功。她以畢生心力，讓聽覺障礙者的語言文化獲得更多尊重，也使臺灣手語教育邁向新的里程碑。若論其對臺灣手語教育的影響與貢獻，可謂無人能出其右。

林教授同時也是中華溝通障礙教育協會的創辦人。她以卓越的學術聲望凝聚國內外專家學者，共同推動溝通障礙教育的研究、教學與服務，使協會成為促進專業交流的重要平臺，也為臺灣建立完整的溝通障礙教育體系。因此，她被教育界尊稱為「中華溝通障礙教育之母」，這不僅是一項榮譽，更代表整個教育界對她一生奉獻最真摯的肯定。

一位偉大的教育家，從來不是因為獲得多少榮譽，而是因為改變了多少人的生命。林教授的一生，始終站在弱勢學生身旁，為他們爭取公平受教的機會，為他們創造更有尊嚴、更有希望的人生。她培育了無數特殊教育教師，影響了一代又一代教育工作者；她建立的制度、推動的政策、完成的研究，至今仍深深影響臺灣特殊教育的發展。可以說，今日臺灣特殊教育能有如此穩健的基礎與成就，林教授功不可沒。

她卓越的教育成就，也獲得社會高度肯定。榮獲佛光山星雲教育基金會第九屆終身教育貢獻獎，正是對她數十年如一日奉獻教育最崇高的禮讚。這項殊榮，不只是對她個人成就的表彰，更象徵臺灣社會對特殊教育價值的重視，以及對教育工作者無私奉獻精神的敬意。

然而，再偉大的生命，也終將畫下句點。林寶貴教授的辭世，是臺灣特殊教育界難以彌補的重大損失，也是所有曾受她教誨、與她共事者共同的悲痛。但我深信，真正的教育家從未離去。她留下的不只是一本本著作、一套套評量工具、一項項制度，更留下了一種終身奉獻教育、

關懷弱勢、追求專業卓越的精神。這份精神，將透過她培育的無數學生與教育工作者，一代一代傳承下去，持續照亮臺灣特殊教育的未來。

教育的價值，在於點燃生命；教育家的偉大，在於成就他人。林寶貴教授用一生證明，真正的教育，是以愛為本，以專業為根，以使命為志；真正的教育工作者，不只是傳授知識，更是守護每一位孩子的希望與尊嚴。她把人生最精華的歲月奉獻給特殊教育，把全部心力奉獻給身心障礙學生，也把最美好的典範留給臺灣教育。

今天，我們共同翻閱這本文集，閱讀的不只是林教授的學術成果，更是在閱讀一位教育家的生命史、一位改革者的奮鬥史，以及一位仁者的大愛精神。她的身影雖已遠去，但她留下的智慧、熱忱與風範，將永遠鐫刻在臺灣教育史上，成為後人學習與景仰的典範。

謹以最深的敬意，緬懷林寶貴教授。願她畢生耕耘的教育理想，繼續在這片土地上開枝散葉；願她奉獻特殊教育的精神，永遠照亮每一位教育工作者前行的道路；也願所有承繼她志業的後進，都能秉持她追求專業、關懷生命、奉獻教育的初心，共同開創臺灣特殊教育更加光明、美好的未來。

林寶貴教授雖已遠行，但她的名字，將永遠留存在臺灣教育史冊；她的精神，將永遠活在人們心中，受後世景仰，歷久彌新。

台灣教育大學系統榮譽總校長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名譽教授 吳清基合十謹誌

前教育部長、國策顧問

中華民國一一五年八月一日

斯人已遠，典範長存——悼念寶貴老師

文/吳武典

林寶貴教授是臺灣第一位獲得日本特殊教育博士學位的學者，更是臺灣特殊教育與溝通障礙教育的先驅者。她奉獻特教逾一甲子，對臺灣聽障教育、溝通障礙教育及手語發展影響深遠。不幸於 2026 年 4 月 7 日因病辭世，享壽 88 歲。雖說人生終有盡頭，但她的離去，格外令人萬般不捨。

我們相識半世紀、共事四十載，許多人（包括我）都習慣親切地尊稱她為「寶貴老師」。寶貴老師是一位孜孜不倦的學者、以教育為終身志業的良師典範、照顧學生無微不至的媽媽型教授，更是一位將生命完全奉獻給特殊教育與聽障教育的「工作狂」。即使退休之後、即便晚年身體虛弱且頻繁進出醫院，她依然念茲在茲、勤履不懈。她尤其懸念著一手創立的「中華溝通障礙教育學會」——務使學會運作如常，務使兩岸溝通障礙教育的學術交流不致中斷。即便兩岸學者無法實體往來，她也堅持透過線上交流分享研究成果與實務經驗；每次會議前，她總是一字一句親自審閱手冊，並默默籌措所需經費。因為在她心中，溝通障礙教育是她的畢生志業，而兩岸同仁皆為至親好友。

寶貴老師就是這樣一個人。她為人處世的招牌特色，正是「古道熱腸」、「愛人如己」、「凡事認真」、「絕不言退」，直到了「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境地。

1979 年，在她於日本筑波大學即將取得特教博士學位前夕，熱情接待了我所帶領的「臺灣第二屆美、加、日特殊教育考察團」。從參訪行程安排到現場翻譯，全憑她一身操勞，讓那次的日本之行收穫斐然。這份深厚的情誼與協助，我們至今銘感五內、永難忘懷！

1986 年，臺灣師大獲准成立特殊教育研究所，我負責籌辦，深覺需才孔急，乃力邀她加盟。承蒙她應允，終於成功將她從彰化師大延攬

過來。雖然當時對彰化師大深感抱歉，但對臺灣師大特教系所後來的長足發展，確實幫助很大。而她卻常反過來感謝我，給了她回到臺北家門、不必再兩地奔波的機會。這正是寶貴老師的另一面——施惠不求報，且時時懷抱感恩之心。

1990 至 1992 年間，臺師大特教所獲教育部委託辦理「第二次全國（臺灣地區）特殊兒童普查」，我擔任執行長，特別邀請寶貴老師出任副執行長，與所內林幸台教授、張蓓莉教授等同仁共同承擔這項歷史使命，幸能圓滿達成。過程中，我深刻見識到寶貴老師的卓越能力與嚴謹態度。她勇於任事、一絲不苟、使命必達且絕不延宕的作風，令我既佩服又感激！

以上數則往事，不過是她燦爛一生中的瑣瑣大者，卻已令我永誌不忘。寶貴老師一輩子奉獻給臺灣特殊教育，功在特教，令人無限感念。今斯人已遠，然其高風亮節，必將典範長存，永留人世。

痛悼尊敬的好友林寶貴教授

文/朴永馨

驚悉寶貴教授仙逝，十分痛心和哀痛。

特殊教育界的巨大損失。

音容笑貌在眼前

為人做事均模範

特殊教育巨貢獻

兩岸交流走在前

老友朴永馨

病榻寄哀思——悼念海峽兩岸特教奠基人林寶貴先生

文/方俊明教授

得知林寶貴先生辭世的噩耗，我十分悲痛。回想起我 2004 年在臺北訪學期間，她和王天苗等都給我很多幫助。我在華東師大創辦大陸第一個博士點，以及擔任高等特殊教育學會理事長期間，她曾多次來大陸指導，諸多追憶湧上心頭。本想寫一篇文章哀悼，但因近十天來腰部坐骨神經痛正在住院接受治療，實在是力不從心。請代我向她家人與同事轉達我的哀思與敬意！

方俊明敬上

2026 年 8 月 12 日手寫於病榻

序

林寶貴教授～溝通障礙教育之母，她是海峽兩岸都非常熟悉的一位教授，一生都奉獻給特殊教育。她在 2002 年創立了中華溝通障礙教育學會，每年在教師節前舉辦溝通學術研討會，無形中成了兩岸特殊教育人員交流的一個平台，二十幾年來，大陸特殊教育團體前來交流者不計其數，對兩岸特殊教育的發展影響深遠。如今寶貴老師功德圓滿蒙主寵召，令人十分的不捨。

生前寶貴老師預立遺囑，生涯規劃十分周延，交代身後不辦公祭，不辦任何追思活動。身為溝通障礙教育學會現任理事長，不敢違背寶貴老師的交辦，但大家懷念老師之心常在。因此，就學會理監事及相關師生寄來了文章稍作彙整，編輯成

「溝通障礙教育之母～林寶貴教授追思文集」以作紀念。

中華溝通障礙教育學會

第八屆理事長杞昭安于 2026. 6. 1.

目錄

依來文時間排序

1	師思似海風範永存	英華特教 師資培訓 中心學員	1
2	永懷師恩	高令秋	3
3	師者如母，典範長存——懷念寶貴老師	楊雅惠	4
4	唁電	廣州市啟聰 學校	7
5	大愛無聲，師恩永存	石夢良	8
6	生命有時盡，薪傳卻永恆	杞昭安	10
7	敬愛的寶貴老師	黃靜玲	53
8	懷念一位女戰士：林寶貴教授	劉麗容	54
9	師恩浩瀚，無以為報——致最親愛的寶貴老師	蔡明伶	58
10	懷念您……緣分不離散——致寶貴老師	錡寶香	68
11	緬懷寶貴老師	劉秀丹	69
12	一身詩意千尋瀑，萬古人間四月天 懷念我所認識的林寶貴教授	何 嫻	70
13	寶貴老師 還要記得按讚唷！	魏如君	74
14	紀念一生為弱勢發聲，永遠的俠女——寶貴老師	朱經明	77
15	給敬愛的林寶貴恩師	李芄娟	78
16	老師，下輩子，我還要當您的學生——追念恩師林寶 貴老師	黃玉枝	79
17	永遠的提攜者——懷念林寶貴老師	陳洛婷	81
18	特教之母 永留人間	呂淑美	83
19	寶貴老師，再見	林家楠	84
20	一生熱愛特殊教育——我所認識的寶貴老師	林秀錦	86
21	永遠的領路人——追憶林寶貴教授	黃妍妮	88
22	永遠懷念敬愛的林寶貴老師——謝謝您照亮我們 的人生	蔡明蒼	91
23	悼林寶貴先生	李艷霞	94
24	追思文	翁素珍	96
25	寶懷教澤、貴敬良師	黃榮真	97
26	春風拂我心，化雨潤無聲——憶寶貴老師	羅文吟	98
27	斯人如彩虹，遇上方知有——懷念敬愛的寶貴先生	平 莉	111
28	寶貴老師，真的好懷念您！	胡永崇	113
29	書山之側，師恩長存——追思林寶貴教授	譚小猛	116
30	追思敬愛的林寶貴老師	饒舞林	119

31	我敬仰林寶貴教授，她對我的幫助銘記在心	孟繁玲	122
32	您只是走出了時光——謹以此文，寄託哀思	朱紫橋	124
33	懷念寶貴老師	湯劍文	126
34	斯人已逝，風範長存	戴東紅	127
35	大師風範，溫潤如初 ——追思臺灣特教泰斗林寶貴先生	莫富堯	130
36	感謝先生！懷念先生！	劉錫吾	133
37	記那日愛的告別	李乙明	134
38	寶貴老師就像特教人的一根脊椎	田 婧	136
39	先生於我，既是高山，亦是明燈	楊 娟	139
40	仁智勇達的大先生林寶貴	馬建強	141
41	一花一世界——記我們永遠敬愛的林寶貴教授	袁 東	147
42	悼林寶貴教授	麥 田	166
43	永遠的 Advisor	胡心慈	168
44	斯人已逝，精神長存——追憶林寶貴教授	陳秀敏	170
45	永懷師恩	吳永怡	172
46	金剛怒目，菩薩低眉——懷念寶貴老師	黃桂君	173
47	懷念親愛的寶貴先生	李聞戈	175
48	惦念您，不滅的特教魂	袁銀娟	188
49	感謝世間有寶貴老師	王聖維	189
50	高山仰止師恩永存——追憶臺灣特殊教育泰斗林寶貴教授	張偉鋒	196

《我的特教生涯》林寶貴教授親自口述/校稿 文字檔:羅文吟、袁東 203~251

師恩似海 風範長存

文/英華特教師資培訓中心學員

敬愛的寶貴老師：

驚聞您溘然長逝，我們上海市閔行英華特殊教育師資培訓中心第二期聽障教育專業高級進修班全體學員，悲痛難抑。您不僅是恩師，更是特教路上的燈塔，光芒雖隱，却已將無盡光熱深植我們心間。憶及英華培訓時，您雖已70多歲至耄耋之年，却精神矍鑠，步履穩健，目光堅定。講臺上，您學識淵博，將臺灣及世界特教發展史娓娓道來，從聽障學生評量到語言發展策略，每一個知識點都凝聚著您畢生的心血。「德不孤，必有」，您德高望重却和藹可親平易近人，經常與我們圍坐交流，傾情分享您艱難求學、學有所成、艱苦創業、推動臺灣特教發展的故事，讓我們懂得特教之路雖難，卻值得用一生去堅守。您毫不保留地傳授知識、無私奉獻的品格，超越學識的人格魅力，讓每一位接觸過您的人都心生敬仰與愛戴。

您對英華學子的厚愛，早已融入日常的點滴。您親自邀請學生進入英華微信交流群，您在群裡每日問候，像長輩般關心著我們的工作與生活；您將中華溝通障礙學會的研討會信息第一時間分享給我們，鼓勵學員積極投稿參會，為我們打開學術交流的窗口；您甚至將畢生研究所得整理成資料毫無保留地發給我們，只為讓我們少走彎路。特教需要傳承，需要後繼有人，而您正是用這樣的方式，將特教的火種播撒到我們每一個人心中。

作為兩岸特教交流的橋梁，您將臺灣先進的特教理念帶到大陸，又把大陸故事帶回臺灣，用「特教無邊界」的大愛，踐行著跨越海峽的教育使命。您編撰的《大學院校資源教室輔導手冊》、關於聽障兒童語言康復、手語教材等研究，惠及無數師生，成為兩岸特教共同的財富。您不僅關心學生，也情牽深愛摯友，即便在身體抱恙重病期間，您仍牽挂著故人老

友，向香港英華漁人協會鮑瑞美主席等人送去問候，更時刻關心著內地特教的發展。

斯人已逝，風範長存。您的教誨，將永遠銘刻在我們心中。我們會帶著您傳授的知識，以及從您身上汲取的精神力量，繼續走在特教的道路上。我們要像您那樣，用專業與愛心守護特殊孩子，做有溫度的特教人，努力讓每一個特殊孩子的世界充滿陽光！敬愛的寶貴老師，一路走好！我們永遠懷念您！

上海市閔行英華特殊教育師資培訓中心
第二期聽障教育專業高級進修班全體學員敬上

2026 年 4 月

永懷師恩

文/高令秋

三十年前，我從研究所畢業。回首那兩年的研究生生活，除了要適應台北濕冷多變的天氣，還要面對繁重的課業壓力。因此，完成碩士學位對我深具意義，尤其這段歷程再度牽起了我與老師美好的緣分。

老師在彰化師範大學執教的最後一年，我是大一新鮮人。當時老師擔任系主任，我有幸獲選為系辦工讀生。那一年裡，每當老師進入辦公室，總有交代不完的公務與聯繫不完的事項。那份對工作的嚴謹與投入，是我對老師最初也最深的印象。

大學畢業後，我選擇聽障教育，一年後再就讀研究所。何其有幸，聽障教育正是老師的專長領域之一，我二度成為老師的工讀生與指導學生。

在北上的求學歲月裡，老師曾帶我聽音樂會、關心我的租屋生活；進行實驗教學過程中，更因為有老師的協助與提點，才能順利克服難關。畢業前夕，老師細心詢問我的交友與工作規劃，只為了確保學生能「無縫銜」至未來的人生職涯。

我始終感念老師的恩情及嚴謹的身教。在多年的教學現場中，我以老師為榜樣，雖然無法像老師般具備「千手千眼」的能耐去成就無數大事，但至少在面對學生時，我能像老師當初對待學生一樣專心一意，傾囊相授。

親愛的 寶貴老師，感恩這輩子能與您結下師生緣，能當面向您道謝、道愛是幸福的事，也誠心祝福您放下牽絆，在另個世界平安喜樂、悠游自得。

學生 高令秋 敬上

師者如母，典範長存——懷念寶貴老師

文/楊雅惠

「我愛妳有多深，愛妳有幾分；我的情也真，我的愛也真，月亮代表我的心。」謹以這份深摯的師生如母女之愛與難捨之情，祝福親愛的寶貴老師在天上安然自在，持續護佑著地上的我們。

老師於彰師大任教十年，正好與我自大學至研究所的求學階段重疊。研究所畢業那年，老師因家庭因素轉任台師大。回想在彰師大就學的日子，老師公務繁忙，我亦四處工作兼職，彼此互動雖不多，卻在我人生關鍵時刻留下深遠影響。大學畢業時，台北啟聰學校廣徵教職，系辦緊急通知我們應考，而當時的系主任正是寶貴老師，也因此開啟了我北上任教的人生契機。

研究所畢業後，我投入聽障教育領域。適逢老師在台師大主持計畫並與北聰合作，她常百忙之中撥冗到校指導、討論。當時的我多以行政協助角色參與，尚未有勇氣貼近老師承擔研究工作，我想這或許是自身還未準備好的緣故吧。

工作十年之後，在杞教授（現任理事長）鼓勵我報考博士班之際，我曾陷入無從準備彷徨，有老師建議我去請教寶貴老師。因為寶貴老師即使在最忙碌之際，仍願意為學生停下腳步。即使只有短短幾分鐘，她也會設身處地為你思考對策。正因如此，大家總說：「有事，就去找寶貴老師。」記得那天老師正忙於研究，但仍撥出時間指引我方向，並贈予我一本書，讓我細讀備考。當我手捧那本書時，內心滿是感激，那份溫暖至今仍深深留存。

後來我順利考取博士班，就讀期間老師擔任班級導師，定期關心我們的生活與學業。我鼓起勇氣邀請老師擔任指導教授，她欣然應允，師生情誼也自此更加深厚。然而不久後，老師確診罹患乳癌。面對如此重大衝擊，她雖深受影響，卻以堅韌不屈的意志，一邊治療、一邊教學，從未耽

誤學生的學習。我撰寫畢業論文期間，老師亦細心指導，使我得以在她退休之年順利完成博士學位，並加入她所創立的中華溝通障礙教育學會擔任理事。這一切，皆源於老師無私的關愛與提攜。

能成為老師的學生，是莫大的幸福。當我申請新職，需要推薦信時，老師總是義不容辭地相助，讓我得以順利回到彰師大任教。若沒有寶貴老師與彰師大的深厚淵源，我的人生道路或許將截然不同。

大學教師肩負教學、研究與服務三大使命。當時我在教學與服務上尚稱順利，唯研究常需自行探索方向。一次契機，老師手上的手語研究告一段落，恰逢我規劃手語課程教材。在老師積極爭取下，促成大學手語教材編制計畫。計畫成員涵蓋大學教師、手語專家與聾教師等，歷經三年完成多套教材。老師隨即將成果分送各大學、啟聰學校及相關團體，期望基層教育工作者與有需要者皆能受惠。在參與此計畫的過程中，老師督促我於學會研討會中，將各階段的執行對外發表分享研究成果。綜觀老師在學術界著作等身，無論出版大學用書或計畫成果，皆不吝分享給第一線教師與家長，使研究真正回饋社會、落實教育價值而深獲特教界愛戴的原因之一。

另有一事尤令人動容。在彰師大特教系成立 45 週年之際，老師慷慨捐贈經費予特教系與特教中心，作為對曾服務過單位的回饋。系慶在有經費挹注下，廣邀校友返校，寶貴老師接受校方的頒贈感謝狀，並與退休師長、畢業生歡聚一堂，暢談往事，並留下珍貴合影。去年的 50 週年系慶，我以系主任身分誠摯邀請老師出席，卻因身體因素未能成行。儘管如此，老師仍提供資料，由我執筆、她親自修訂完成〈榮耀五十，情繫彰師：回顧與祝願〉一文。雖未能再合影留念，卻留下彌足珍貴的文字紀錄。老師曾說，雖在彰師大僅任教十年，卻是她與學生情感最深、最愉快的一段歲月；這份真摯情感，也化為她回饋母校的實際行動。

寶貴老師與家母同年，在我心中，「一日為師，終身為母」正是對老師最貼切的寫照。她一生奉獻於特殊教育長達七十載，無私無我。如今老

師辭世遠行，雖令人無限不捨，但正所謂「哲人日遠，典範長存」，她的精神與風範，將永遠留在我與所有學生心中，持續引領我們前行，不敢或忘。

唁電

文/廣州市啟聰學校

中華溝通障礙教育學會並轉林寶貴教授家屬：驚悉特殊教育泰斗林寶貴教授仙逝，我校師生深感悲痛，謹致以最沉痛的哀悼，並向先生的家屬致以最深切的慰唁。

先生是特殊教育界的先驅與典範，畢生深耕特殊教育，建樹卓著、享譽兩岸。作為中華溝通障礙教育學會創始人，她搭建兩岸特殊教育交流橋樑，為兩岸特殊教育事業發展作出了卓越貢獻。其嚴謹治學的風範、大愛無疆的情懷，為兩岸特教工作者樹立了永恆標杆。

先生與我校雖隔海峽，卻心脈相連、同道相惜。先生曾親臨我校講學授課、指導教學，為我校聽障教育教學提升與教師專業成長給予了珍貴支持，令全校師生感念至今。先生的離去，是特殊教育界的巨大損失，也讓我們痛失一位良師益友！

高山仰止，風範長存！先生對特教事業的赤誠擔當、對特殊學生的深切關愛，將永遠激勵我們堅守初心、深耕育人！望先生家屬節哀順變，珍重身體！



大愛無聲，師恩永存

文/石夢良

(華南師範大學教育科學學院)

今天，我懷著無比沉痛却又充滿感激的心情，追憶我人生中非常重要的恩師——林寶貴先生。

說起「恩師」，並不一定是因為她教過我的課。在臺灣讀博期間，先生并非我的指導教授，也未曾給我上過一堂課。但在我心裏，她依然是值得我深深敬重、終生感念的恩師。她對專業的執著、對待學生的真誠，於無聲處給了我莫大的啟發。畢業後我回到大陸，兩岸相隔，與先生見面變得十分不便。可每當我在這邊向她發出求助，她必定有求必應，毫無保留地分享自己的學術成果。那些珍貴的資料、細緻的指點，跨越海峽而來，讓我真切體會到什麼叫大愛無聲。在我遠離家鄉、迷茫困頓的時候，她也總是用最樸實的方式，默默關心著我的生活和學習。那些細碎的照顧，讓異鄉有了家的溫度。

有兩件小事，我至今想起來，心裡仍會泛起一陣暖意，也帶著一絲酸楚。

第一件，是我兒子赴台辦理依親手續的事。當時孩子要赴台辦理手續，整套流程繁瑣複雜，我初到臺灣人生地不熟，急得一籌莫展。先生得知後，二話不說就放下手頭繁忙的工作，全力幫我奔波打點。從準備材料到各個部門的蓋章，每一步她都考慮得比我還要細心周到。那段日子裏，我心裏一直滿是愧疚，因為先生本就身體瘦弱，給她添了這麼多麻煩，我只覺得滿心不安。等手續終於辦妥，我看見先生臉上露出了比我還要欣慰的笑容。她對我說：「孩子的事就是天大的事，你一個人在臺灣不容易，都是小事，不要客氣。」。

第二件，是在撰寫博士論文期間，恰逢新冠疫情肆虐。那段時間，我既要承受論文的壓力，又要面對疫情的恐慌。先生知道後，極力要求我搬

去她家住。“住酒店不安全，也不方便，還要花錢，她說：「我家有房間，你來住，我還能照顧你。」實話，我心裏感動得不行。一個非親非故的長輩，在我最難的時候打開家門，這份情意太重了。但我最後還是婉拒了。我怕自己住進去打擾先生和她的家人。寫論文作息亂，怕影響她休息。先生勸了我好幾次，每次見面都問：「真的不來嗎？別跟我客氣。」我堅持沒去。先生見拗不過我，就換著法子關心我。那段時間，她隔三差五打電話，問論文進度、問身體，叮囑我按時吃飯、注意防護。

如今，先生走了。但先生留下的那盞燈，却永遠亮在我心裏。它會一直照亮我往前走，也會提醒我：要像先生那樣，做個有溫度的人，做個能溫暖別人的人。

先生，您安息吧。您教給我的，不只是學問，更是如何去愛，如何去擔當。我會把您給我的這份溫暖，傳遞給我的學生，傳遞給更多的人。您永遠活在我的心中。

夢良 泣上

生命有時盡，薪傳卻永恆

文/杞昭安

致親愛的寶貴老師：

2026.4.7. 從微信上得知您已於清晨兩點安然離開人世的消息，心中感到萬分的不捨。雖然您一向樂觀，每次和您聚會都給大家帶來無限的歡樂，但自從我結束大陸的合同返台，心想可以多一點時間和老師聚會，聽您說故事，沒想到快樂的時光總是那麼地短暫。

2025.1.18. 學會理事長改選，因為大家都忙，而我二度退休沒有忙碌的理由，在一陣歡呼聲中接下學會的工作，我承諾大家會全力以赴，但因為離開台北六年人事已非，因此就麻煩一直陪伴在老師您身邊的羅文吟、何嫻、黃靜玲等人，分別擔任秘書長、總務長和會計長的職務。他們不但稱職也會逗您開心，近兩年來看您每次的聚會都是開開心心的，覺得老師您非常幸福。

老師您在日本留學13年，說日本鰻魚很貴吃不起，所以正好老師府上附近有福岡日本料理，大家就盡量找理由到老師家鰻魚便當餐敘，夥伴們有基督教、天主教、佛教等等、老師您說大學四年受天主教基督教洗禮、退休後又到禪寺靈修、目前篤信特教、所以用餐前各做各的禱告、真是融合教義、一點也不違和。

2025.4.13. 大伙去您家作客時，發現老師家櫃子裡面的東西全部編碼，以為是標價，結果您說是姪孫女幫忙編號，等老師走後，大家一起來摸彩，有點灑脫有點心酸，但也佩服老師您的豁達。

寶貴老師謝謝您，您是我人生路上的引路人，您推薦我去彰化師範大學任教，當我獲得博士學位後又引導我應徵台灣師大，讓我在台灣師大任教24年到退休，退休後鼓勵推薦我去大陸奉獻特殊教育專業6年。6年當中每次前往嶺南師院前您都幫我餞行，假期返台後又是接風，這確實令我非常的感動。

滿滿的思念無法筆墨形容，只好用相片來表達和回味。最後願您在另一個世界安詳，我們會帶著您的教誨，繼續在自己的崗位上努力成長。

學生 杞昭安叩首

細數有寶貴老師陪伴的快樂時光

2024.07.01. 受貴州盛華學院饒舞林院長的委託，帶回兩瓶類茅台酒送給老師。

到老師家發現書房擺滿玩具，我問老師是否有小孫女來玩，老師說他在幫自己辦理後事。

原來地上擺的都是老師貴重的金飾，是要分送給老師的家人，「幫自己辦理後事」好震撼！



2024. 07. 06. 西堤餐敘



2024. 7. 5. SEMINAR 課程



2024. 07. 05. 陪同陳洛婷等人拜訪寶貴老師



2024. 08. 08. 研討會籌備會議



2024. 08. 01. 和寶貴老師露西小棧餐敘





2025. 08. 03. 第四次籌備會議





2024. 08. 10 拜訪寶貴老師適逢七夕





2024. 08. 19. 鰻魚便當餐敘





2024. 09. 21 鰻魚便當餐敘



2024. 10. 12. 鰻魚便當餐敘



2024. 11. 02. 陪黃榮真拜訪寶貴老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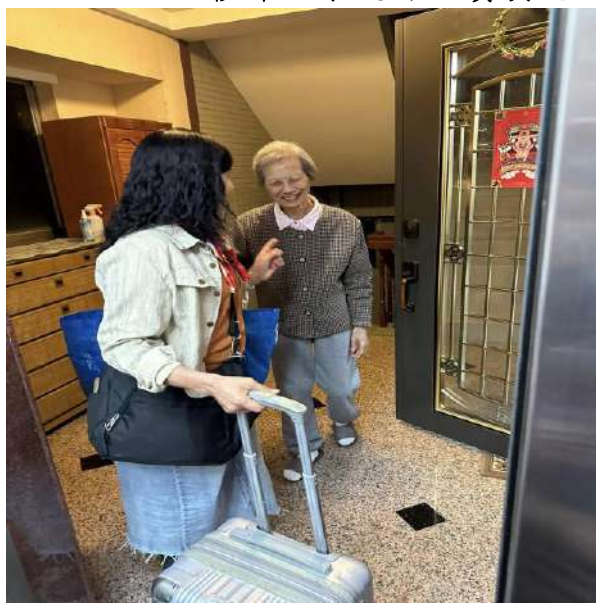


2024. 11. 05. 露西小棧的慶生會





2024. 11. 23 彰師大系友探望寶貴老師(幫老師畫像)





2024. 12. 08. 中華溝通障礙教育學會理監事會議



2024. 12. 15 寶貴老師在水粵香的年度家族餐敘







2025. 01. 18 溝通障礙教育學會理事長改選





2025. 01. 22. 溝通障礙教育學會會務交接



2025. 01. 25. 老師幫忙寫推薦函



2025. 03. 15. 中華溝通障礙教育學會第一次理監事會議



2025. 3. 30. 中華溝通障礙教育學會學術研討會第一次籌備會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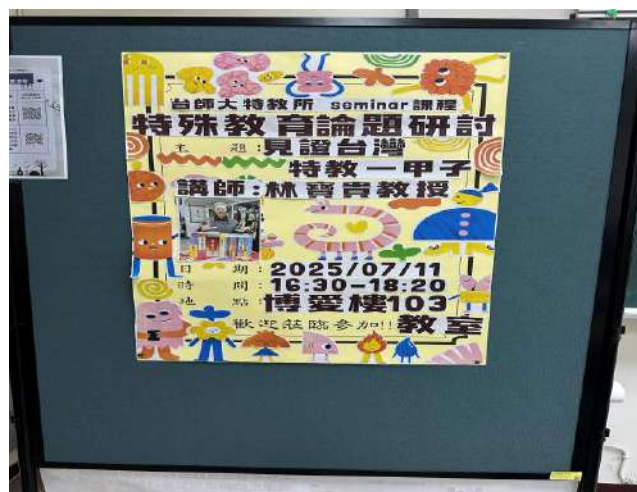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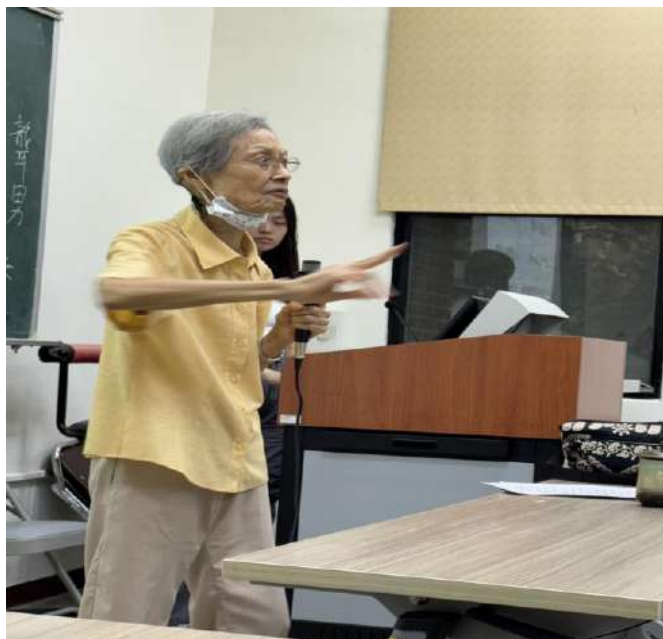
2025. 04. 14. 寶貴老師家作客



2025. 04. 24. 寶貴老師家鰻魚便當餐敘(每次我們要離開，老師都會問什麼時候再來？因為她都會去超市買一些堅果類的伴手禮，讓我們帶回家。



2025.07.11 寶貴老師講座(老師說她已經封麥了，但我們堅持邀請老師來一場專題，說 90 分鐘就好，30 分鐘座談，老師說 90 分鐘哪說的完，堅持要 120 分鐘。



2025. 07. 21. 陪同彰化師大系友胡永崇劉錫吾拜訪寶貴老師



2025. 09. 06. 寶貴老師接受星蹤之愛鄭淑馨老師的專訪



2026. 01. 01. 學會理監事和工作伙伴在寶貴老師家餐敘



2026. 01. 04. 找藉口去寶貴老師家聊天



2026. 02. 08. 拜訪寶貴老師



2026. 03. 05. 向寶貴老師拜年(羅文吟秘書長事先已布置好春聯)





2026. 03. 07. 拜訪寶貴老師(約秘書長文吟老師前往探望老師)





2026. 03. 08. 中華溝通障礙教育學會第八屆第三次理監事會議(藉著開會，大伙前往寶貴老師家探望老師，秘書長特地購買卡拉 OK 設備，大家一起同樂)







大伙和寶貴老師前往長春路素食餐廳



2022. 1. 23. 嶺南師院兩特特殊教育研討會邀請寶貴老師參加圓桌論壇，返台後將老師的報告費用轉成台幣給老師，老師手持信封拍照存證，連提供大陸中科樂聽的授權書也拍照，可見老師嚴謹又幽默。



2023. 08. 25. 蔡明伶老師加拿大返國後淡水購屋，入厝餐敘邀請寶貴老師等人前往。





2021. 12. 26. 台師大暑碩班學生邀請寶貴老師到西門町欣賞影片





2026. 03. 27. 仁愛醫院探望寶貴老師(沒經寶貴老師同意，三個人擅自前往探望老師，老師一向堅強，但可以感受到粉碎性骨折的痛)



2026. 04. 05. 仁愛醫院探望寶貴老師，握著老師的手，用口語和手語溝通，比一個台語版咖啡的手語，逗老師開心了 30 秒，血氧恢復到 93。願老師遠離病痛（從研究室回家途中，接獲黃榮真老師的訊息，說老師的家人要我馬上到仁愛醫院一趟，火速趕到。老師的家人幾乎全到齊，我整個人直覺……隨後錡寶香教授也趕來）



2026. 04. 08. 獨自前往臥龍街麗緻文化會館寶貴老師的靈堂



2026. 04. 12. 和學會秘書長、會計長相約給寶貴老師上香



2026.4.18. 學會第二次籌備會議結束，全體前往寶貴老師靈堂上香，怕老師沒網路，點了兩柱香充當特殊的wifi，逐一跟老師問候。祝願老師在天之靈平安喜樂 無罣礙



生命有時盡，薪傳卻永恆。

敬愛的寶貴老師

文/黃靜玲

原與杞老師相約要和媽媽到醫院看望您，殊不知您於當天的清晨離世，內心有所不捨。感謝您在特教的路上給予我的指引，您不僅教會我知識，更教會我如何成為一個更好的人，有教無類。

那些與您相處的時光，至今仍溫暖著我。您的言語與身教，早已深深刻在我的生命裡。

雖然老師已離開我們，但您的精神與信念，將持續影響著我前行，服務特教學生一定要多方思考，因材施教。

由衷感謝您，願您安息。

學生 黃靜玲

懷念一位女戰士：林寶貴教授

文/劉麗容

劉麗容 Lirong Lilly Cheng

Remembering a Woman Warrior: Professor Lin Bao Guei

I cannot recall the first time I met Professor Lin, but I know we began working together in the early 1980s. At that time, she was teaching at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in Changhua, a city where my grandfather had a beautiful home and where I often spent time. , the city where my grandfather had a beautiful home and where I often spent time. Later, her distinguished professional career brought her to Taipei and to the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Over the years, I developed a long and meaningful relationship with the Department of Special Education at that university. For decades, Professor Lin and I remained in close communication and collaboration, united by our shared commitment to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life for people with special needs.

Professor Lin was a true pioneer in the field of special education. She worked tirelessly and selflessly until the very end of her life. She was not only a respected scholar and educator, but also a beloved mentor, guide, teacher, and friend. Many regarded her as the Mother of Special Education in Taiwan. I affectionately called her “Professor Treasure” (“bao bei”) because I felt deeply that she was an extraordinarily precious person. Her devotion to individuals with special needs was unwavering. She gave of herself generously and selflessly, and

she treated her students with both discipline and respect. Long before equal opportunity became a widely embraced principle, Professor Lin was already advocating for it with courage and conviction. She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pecial education, teacher training, and professional practice in Taiwan.

Professor Lin earned the admiration and respect of countless individuals who dedicated their lives to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life of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and their families. She was truly a woman warrior, moving fearlessly forward in her mission to ensure that communication is recognized as a fundamental human right. She believed passionately that every individual, whether communicating through pen and paper, sign language, or computer technology, deserved the opportunity to express themselves in whatever way best met their needs. In this domain, she was unquestionably a pioneer.

She embodied resilience, determination, and compassion. Her life defined what it means to be relentless in the service of others. The loss of Professor Lin is shared by all of us whose lives she touched. She served as a mentor to so many, and I consider myself fortunate to have been among them — and even more fortunate to have been her confidante and friend. Over the last half century, we shared many opportunities to communicate, collaborate, and learn from one another. I cited her work and referenced her research in my own publications because I deeply believed in her philosophy and vision.

Today, I remain committed to carrying forward the torch she lit. She ignited a flame that continues to burn brightly through the work of those she inspired. May she rest in peace, and may all of us continue to sing the song she sang and carry the torch she carried.

I will always hold Professor Lin in my heart and remember her as an exceptional and truly extraordinary human being.

懷念一位女戰士：林寶貴教授

我已記不得第一次見到林寶貴教授是在什麼時候，但我知道，我們自1980年代初期便開始共事。當時，她在彰化教育學院特教系任教（現今彰化師大）；那也是我外祖父居住的美麗城市，我曾經經常去探望外祖父。後來，林教授卓越的專業生涯將她帶到了臺北，進入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任教。多年來，我也與臺師大特殊教育學系建立了長久而深厚的關係。數十年來，林教授與我始終保持密切的聯繫與合作，因為我們共同懷抱著一個信念：提升特殊需求者的生活品質。

林寶貴教授是特殊教育領域真正的開拓者。她終其一生，勤奮不懈、無私奉獻，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刻。她不僅是一位備受敬重的學者與教育家，更是許多人心中親愛的導師、引路人、老師與朋友。許多人尊稱她為「臺灣特殊教育之母」。

我曾親切地稱呼她為「寶貝教授」(Professor Treasure)，因為我深深感受到，她是一位格外珍貴的人。她對特殊需求者的奉獻始終堅定不移。她慷慨而無私地奉獻自己，也以紀律與尊重並重的方式對待學生。早在平等機會尚未普遍受到重視的理念之前，林教授便已經以勇氣與信念為其倡議。她為臺灣特殊教育、師資培育與專業實務的發展奠定了重要基礎。

林教授贏得了無數投身於改善身心障礙者及其家庭生活品質人士的敬佩與尊重。她是真正的女戰士，無懼地向前邁進，致力於推動「溝通」被視為一項基本人權。她熱切相信，每一個人，不論是透過紙筆、手語，或電腦科技進行溝通，都應該擁有以最符合自身需求的方式表達自己的機會。在這個領域中，她無疑是一位先驅。

她體現了韌性、決心與慈悲。她的一生，詮釋了什麼是真正為他人服務而堅持不懈。

林教授的離去，是所有曾被她生命觸及之人的共同失落。她曾是許多人的導師，而我很幸運能成為其中之一；更幸運的是，我曾是她的知己與朋友。在過去半個世紀裡，我們有許多機會彼此溝通、合作，也互相學習。我曾在自己的著作中引用她的研究與成果，因為我深信她的理念與願景。

今日，我仍承諾將她點燃的火炬繼續傳承下去。她所燃起的光，仍在許多受她啟發的人們工作中持續明亮地燃燒。願她安息，也願我們繼續唱她所唱的歌，傳遞她曾高舉的火炬。

我將永遠把林寶貴教授珍藏在心中，並記得她是一位傑出且真正非凡的人。

師恩浩瀚，無以為報——致最親愛的寶貴老師

文/蔡明伶

初遇寶貴老師：生命中第一位非血緣的重要貴人

1984 年，我進入彰化師大的前身——省立臺灣教育學院特殊教育學系。那一年，也是我遇見寶貴老師的第一年。後來我才明白，您不只是我的老師，更是我生命中的貴人。

在校三年期間，我看著您從特殊教育中心主任到特殊教育學系系主任。無論身處哪一個職位，您始終勤懇、認真、務實地為特殊教育奉獻。您設立聽障實驗班，親自為我們上課，帶著我們到各地實習，同時還進行各項學術研究，辦理特殊教育與語言治療相關研討會。您的能量彷彿是一台不需要充電的發電機，永遠持續運轉、持續發光。我從未聽過您喊累，也未曾見過您訴苦。光是這樣的熱忱，就深深成為您在我心中最鮮明的身影。



然而，私下與您相處時，我又看見了另一個不一樣的您。

課堂上的您雷厲風行，做事果斷、要求嚴謹；可是，當您腳踝扭傷時，竟然願意讓我騎著小摩托車載您去做復健。您也能接受我炒得非常難

吃的麵，還溫柔地稱讚我說：「很好吃。」我們一起搭火車回臺北時，總有聊不完的話。那時候，我常常在心裡想：到底哪一個才是真正的您？後來我才明白，其實，那些都是您。

您是嚴謹的老師，是堅定的推動者，也是溫暖、包容、願意陪伴學生的長者。您用自己的生命讓我看見，真正的教育不是只有課堂上的教導，更是在日常相處中，一點一滴地把學生放在心上。

畢業後，從一開始在中山國小擔任啟聰班老師，到後來進入三軍總醫院擔任語言治療師，再到臺北啟智學校服務，我與您之間的師生情誼始終緊密地維繫著。

後來，您回到臺灣師範大學任教，便指定我的教學現場作為學生定期實習的場所；您所辦理的語言治療研討會，也每次邀請我擔任講師；您還邀請我參與您的聽障研究專案。這些機會，對當時年輕的我而言，不只是工作上的肯定，更是一種深深的信任與栽培。



也正因為有這些扎實的教學、臨床、講師與研究經歷，後來當我為了遠赴加拿大攻讀語言病理而必須辦理移民、申請研究所時，它們都成為我專業能力最有力的證明。更重要的是，您還親自為我撰寫移民與申請研究所所需的推薦信函，讓我在人生重要轉折的路口，能夠帶著您的肯定與支持，勇敢走向更遠的地方。甚至在辦理移民時，我得以無需面試即順利通

過。如今回頭看，我更加明白：那一路上的每一個機會，其實都有您在背後為我鋪路。

「笑臉看兒童」：我一生不曾忘記的教誨

在加拿大讀研究所的過程中，我偶爾返台。每一次與您見面，我都仍然驚訝地感受到：為什麼經過這麼多年，您的熱忱依然不曾改變？

有一次，我偶然陪伴您到幼兒園接外甥女的孫子。當您看見孩子、臉上展現出笑容的那一剎那，直到今日，我都還清楚記得那份溫柔與關懷的力量。雖然我已不記得當時所有的細節，但那一刻留下的並不是一般事件式的記憶，而是一種深入靈魂深處的感受。那份情感細膩而豐富，幾乎無法用言語形容，也與平日工作時那個嚴肅、果斷、急性子的您，形成了極大的對照。

我一直記得，您在我們畢業那一年的畢業紀念冊中，給畢業班留下的祝福語是：「鐵肩擔教育，笑臉看兒童。」這句話，我從來沒有忘記，也一直努力在自己的專業道路上力行。



或許也正因如此，在我後來與孩子們互動的歷程中，我常常感受到孩子們也以笑容回應我。無論是在台灣的自閉症孩子充充、曜綾、中國的軒軒對我主動展露笑容…，或是加拿大的自閉症學生 Matthew 為我畫下咧嘴大笑的畫像…，那些瞬間都讓我想起您當年留下的那句話：笑臉看兒童。



甚至，在您離世前的那天下午，在病床旁陪伴您三個小時的期間，那時的您已經戴著氧氣罩，無法發出聲音，也無法再用言語說話。可是，當家族中的晚輩帶著寶寶來探望您時，您看見寶寶對您微笑，仍然用僅能自主活動的右手，以手語回應那個寶寶的笑。



圖：謝謝老師家人提供照片，左邊照片就是老師最後在病床上打手語互動的寶寶
右邊是老師家中的小朋友特地來跟老師說話、致謝的畫面

那一刻，我再次看見了即使到了生命最後時刻的您，心中仍然有孩子，仍然回應著孩子，仍然用您一生最深的信念，實踐著「笑臉看兒童」。

從一筆一畫中，看見您的紀律與生命力——高齡面對病痛，您仍然清楚、勇敢、堅定

您知道嗎？雖然我在加拿大 20 多年，我們一度沒有太多聯繫，但何其有幸能在您最後的幾年有機會陪伴您，無論是幫您掛號、聯繫醫師助

理、陪您去看診、做針灸，或是在您第二次開刀住院、甚至是最後臨終前幾小時守在病床旁，看著您、照顧您，對我而言，都是一份深深的福分。

每一次為您量血壓之後，看好體重器上的數字後，喜歡看著您認真的把結果記錄在非常小的記事本上；內心有無比的讚歎，您的手寫字怎麼能永遠那麼工整。即使您的視力已經不佳，那一筆一畫卻仍然穩定而清楚，彷彿書寫已經不只是靠眼睛完成，而是透過長年累積的手部記憶，從您的生命裡自然再現出來。

那樣的字，也像您個人：直到高齡、直到生命後面的時刻、仍然保持著強力的紀律、堅毅與生命力。那樣的力量，安靜卻清楚地存在於您的每一個動作、每一筆字跡之中。

我至今仍時時覺得不可思議：為什麼您可以這麼果斷堅毅的在高齡仍然選擇開刀，而且是在醫生診斷後的 7 天內執行，這是一般超過 85 歲的人都不敢做的決定。可是您面對自己的身體、面對醫療選擇，仍然像過去面對工作與人生一樣：清楚、勇敢、堅定。

回望您的生命，也重新看見我的道路——那段看似繞遠的路，其實從未離開特殊教育

在回顧您的一生時，也像是重新走進了自己與您、與特殊教育、與語言治療彼此交會的時空之中。

20 多年在加拿大的日子，我似乎曾經離開特殊教育界一段時間。從創辦 AITEC 語言機構，到長期投入 ESL 與 CFL 的教學，我的工作看起來走向了語言教學、跨文化學習與海外教育的道路。那時的我，心中其實曾經有過深深的拉扯，甚至一度覺得自己好像背離了特殊教育與語言治療原本的專業道路。

可是如今再回頭看，我才明白，命運其實從未讓我離開。它只是讓我繞了一段更長、更深，也更必要的路。

正是這段看似繞遠的路，讓我在語言教學、跨文化學習，以及不同學生的學習歷程中，看見了語言更深層的意義。

語言，是孩子重新連結世界的道路——您陪我一起見證孩子的改變

語言不只是口語上的發音、詞彙或完整句子，也不只是一般人所理解的聽、說、讀、寫能力，而是涵蓋了聽、說、讀、寫之間複雜交錯的發展歷程。許多有溝通障礙的孩子，只要得到適切的理解與支持，仍然可以逐步發展出與高層學業能力相關的理解、推理、組織與表達能力。

我也越來越明白，語言更是一個人形成自我認同、理解世界、組織想法、表達感受、進入關係、調節情緒的重要基礎。即使孩子曾在困難與誤解中受挫，只要有人願意看見他們真正卡關的地方，他們仍然有機會透過語言，重新與自己、與他人、與這個世界建立連結。

在我逐漸發現這些訊息的歷程中，您一直認真聆聽，也願意和我一起觀看孩子們在線上課堂中的學習進展與互動實況。您總覺得，這些發現不應該只停留在個別課堂裡，而應該被整理、被看見，並進一步推動出去，讓更多孩子因此受益。

也因此，後來您陸續邀請我投稿《中華溝通障礙學會年刊》。一開始，我心裡其實有些遲疑，總覺得論文期刊的學術要求一定非常嚴格，而自己的臨床與教學經驗，是否足以被放進這樣的專業刊物之中。

一位香港老師，讓我再次看見您的胸襟——您打開學術之門，讓第一線經驗被看見

在一次學會年會中，我遇見一位從香港來投稿與發表的一線老師。交談之中，我好奇地問他，為什麼會選擇來臺灣投稿。他回答我的那番話，再一次讓我深深感受到寶貴老師的不同。

他說，在香港，學術投稿並沒有這麼開放，比較像是一小群學術人士之間的場域；但是寶貴老師卻鼓勵臨床與教學現場的工作者，也應該把自己的經驗分享出來。

他對寶貴老師這種開放的胸襟，有著無比的感動與認同。因此，當他知道有這樣一個願意接納第一線經驗的專業平台時，便毫不猶豫地投稿，甚至特地買了機票，來臺灣進行一趟兩天一夜、短暫卻誠摯的專業交流。

聽到這番話的當下，我幾乎忍不住落淚。

因為我突然明白，您一直以來所做的，不只是推動特殊教育與溝通障礙專業的發展；您更努力打開一扇門，讓第一線的老師、治療師與實務工作者，也能被看見、被尊重，也能把自己在孩子身上看見的真實經驗，帶進更大的專業對話之中。

當孩子被制度擋住時，您立刻看見另一條路

當無口語自閉症 2e 學生(雙重特殊生)劉曜綾，在大學申請面試過程中，遭遇不被接受心理師到場支持的困難時，我幾乎不知道還能向誰求助，只能向您求救。

沒想到，您非常霸氣地回答我：「讓孩子來申請特教系，我們大力支持。」

聽到這句話時，我再次被震撼到了。因為這個答案，是我當時連想都沒有想過的方向。您不是只看見眼前的限制，而是立刻看見另一條可能的路；您不是只替孩子感到可惜，而是直接思考如何打開一個能讓她被看到、被支持、能有後續發展的入口。

也因為這件事，您要求我投稿，整理這位 2e 孩子的支持歷程。您希望這樣的案例不要只是停留在個別孩子身上，而能成為更多人理解無口語自閉症學生、2e 學生與高階語言發展可能性的重要參照。

對我而言，這再一次讓我看見，您推動特殊教育的方式，從來不只是單一路徑。您總能從制度、學校、學術平台、臨床現場、師資培育，以及個別孩子的生命處境中，找到任何可以前進的可能，並且毫不猶豫地將那道門推開。這樣的格局、勇氣與行動力，實非常人所能及。

在複雜人情中，您讓我知道自己並不孤單——七七四十九日，我向您報告這些年的努力

2022 年返台之後，您不僅積極為我牽線，讓我有機會進行教學分享；您也常常以正義而清明的立場，幫我理解並說明一些我不想看、卻不得不看的潛規則。對我而言，那不只是提攜，更是一種深深的保護——讓我知道，即使在複雜的人情與誤解之中，我並不是孤單一人。

老師，今天是您離世後的七七四十九日。當我回頭整理這些年所做的工作，才發現自己已經在中國知乎平台回答各類特殊兒童家長的問題 118 個，累積成 154,184 字的文檔。這些文字不是為了留下數字，而是我努力回到孩子、家長與教育現場，把您的特殊教育精神繼續往前推動的一種方式。

我知道，承接不是一句口號，也不是一個名分，而是要回到孩子、家長與現場真正的困難之中。這些文字，來自家長真實的困惑，也來自孩子們在學習、溝通、情緒、行為、人際與家庭互動中所面臨的複雜處境。若說您一生不斷為特殊孩子、家庭、老師與專業人員打開一扇又一扇門，那麼我如今能做的，就是繼續用自己的方式，把這些經驗整理出來，讓更多孩子被看見，也讓更多家長不再孤單。

這本書，將會是我獻給您的遲來報告

您也一直鼓勵我把多年累積的案例、觀察與專業思考寫成書。您曾經答應要為我的書寫序，只可惜我尚未能在您生前完成，讓您親眼看見那本書的誕生，這是我心中很深的遺憾。

但我仍會按照您的願望繼續完成它。因為我知道，這本書不只是我的書，也是您一路鼓勵我把第一線經驗整理出來、推動出去的延續。未來當它完成時，我會把它當作獻給您的一份遲來的報告，也是一份繼續承接您特殊教育精神的行動。

感謝陪伴您晚年的每一份溫暖

最後，我也衷心感謝杞昭安教授，在寶貴老師晚年抗病的過程中，總是設法為她帶來歡笑。無論是老師生日、母親節、過年，或其他節慶與相聚的時刻，因為您的安排，我也有機會參與那些讓老師感到快樂的時光。那些片刻，對我而言，都十分珍貴。

也感謝羅文吟老師，總是在寶貴老師需要時，能夠趕到第一現場，給予最即時而實際的陪伴與支持。同時翁素珍學姐總是在緊急關頭，提供人脈支援、告訴我該怎麼幫老師。當然還有無數老師的學生們，都用各自不同方式在支持愛我們的老師！



四月七日，從此成為我緬懷兩位貴人的日子

冥冥之中的安排非常奇妙。寶貴老師離世的日子，正好也是我父親的離世日。這兩位我生命中至親至重的貴人，從此讓每一年的 4 月 7 日，成為我共同緬懷您們的日子。那一天，我會把您們的好、您們的愛，用不同的貢獻方式去紀念，以回報您們曾經守護、支持並成就了今天無畏的我。

寶貴老師，師恩浩瀚，無以為報。

我只能把對您的感念，繼續化為前行的力量。

願您知道，您的學生沒有忘記；

您點燃的光，我會繼續努力守著。

寫於寶貴老師離世後七七四十九日，2026 年 5 月 25 日。

在此，特別感恩老師家人提供珍貴照片，並允許我參與老師身後相關的宗教祝福活動。

最後，讓我們再一次緬懷寶貴老師美麗的身影！



懷念您……緣分不離散——致寶貴老師

文/錡寶香

DEAR 老師……

Time to say goodbye. …雖然知道生命終點到時，需要與您永別，但卻沒想到會來得如此快與如此突然。那日在醫院與您淚別，輕摸您的頭，為您梳理頭髮，憂傷不捨的眼淚在我們眼框中輕滾慢慢流下，彼此心中都知道，永別..永別..永別了……

感謝世界有您，引領我進入特殊教育與聽語障礙領域，讓我可以有機會樂在特殊教育與聽語障礙研究與實務中。很多工作都有您的指導與支持，很多生命的事件也都是與您共同參與經歷：碩士論文撰寫、擔任系辦助教、共同編製測驗、溝障學會的成立與運作、參加國內外學術研討會議、上海英華的啟聰教育師陪、測驗工具的研習、中國特教的參訪、龍江扶輪社活動等等。當然還有一些您口中叨唸浪費時間的休閒活動。這些經歷串聯成我們共同的生命連結，這些相處的點點滴滴將永遠留在我的記憶中。

在生命價值上，您已將自己的一生淬煉成台灣特殊教育與聽語障礙領域的遺產。這 legacy 會傳承在很多老師的心中與特教工作上。您施予到特教與聽語障礙工作的光芒也會繼續照耀下去。若是我們這些學生/後輩在特殊教育、聽語障礙工作服務的努力獲得肯定也是在榮耀您…在致意您一生的努力。

雖然人世不再有您，但您永遠活在我們的記憶中，緣分不離散。每次在會議上、教學中、學生後輩的相聚中，您都不會缺席。在感受世界的美好時，您也會如綠蔭下微風輕拂，如天光穿過雲間，與我們相遇，活在我們的記憶中。

Goodbye ……goodbye…別了…別了…

學生 錡寶香敬輓

緬懷寶貴老師

文/劉秀丹

寶貴老師離開了，台灣聽障與溝通障礙教育的精彩一頁，也彷彿輕輕翻過去了。

回想我曾以晚輩的身分採訪她，那天她非常開心，說起她如何決心投入聽障教育，眼睛發亮，語氣裡有一種不會熄滅的熱。那一刻我感受到，什麼是特殊教育是她一生的志業。

我最佩服寶貴老師的，是她對學生的照顧。許多學生記得她的嚴謹，也記得她的溫暖。她創立中華溝通障礙教育學會，讓聽覺障礙、語言障礙、溝通輔具與特殊教育專業能有交流與傳承的平台；即便已近九十高齡，她仍念念不忘這個學會，彷彿那是她一生牽掛的孩子。

我也忘不了她生活中的細膩。與她通 email，她總是先說謝謝；當我回信感謝她，她一定又再寫一封信說謝謝。這幾年她成為我的臉書朋友，常常是第一個按讚的人。那個小小的讚，對我而言，是一位前輩安靜而溫暖的鼓勵。

謝謝寶貴老師。謝謝您用一生陪伴台灣特殊教育從荒蕪走向成形，也謝謝您讓後輩學會：教育工作真正寶貴的，不只是理念的正確，更是願意長久地愛人、栽培人、成就人。願您安息；您種下的樹，仍會在台灣聽障教育的路上繼續成蔭。

一身詩意千尋瀑，萬古人間四月天 懷念我所認識的林寶貴教授

文/何嫻

凌晨一點鐘。

電話的另一端，是寶貴老師清晰而有精神的聲音。

那一年，我剛從研究所畢業，在指導教授的引薦下，將論文投稿至由林寶貴老師創立的《中華溝通障礙教育學會》期刊。那是第六期期刊，老師堅持親自校閱每一篇文章，而我有幸陪著她一起編輯校對其中三篇論文。

我們各自坐在電腦前，隔著電話，一字一句核對……中文的標點、英文的拼音、文法的細節，甚至一個看似微不足道的空格，老師都不曾放過。校稿到深夜時，我早已疲憊不堪，但老師的聲音卻依然充滿精神。她急切地希望期刊早日完成、順利出刊，那份對學術品質近乎苛求的堅持，深深震撼了我，也成為我往後面對工作與研究時的重要典範。

期刊正式印刷完成。

老師特地與我相約，親手把剛出爐、仍帶著油墨香氣的期刊交到我手中，還向我表達感謝。

我始終覺得受寵若驚。那一年雖然剛完成研究所學業，但我早已為人民母，有自己的家庭與工作。在特殊教育學術領域裡，我不過是一名剛起步的後學。然而老師卻願意花時間與我交流，分享她的人生與教育理念，這份厚愛始終讓我感念於心。

也許因為我的研究主題是視障者音樂點字，也許因為我總是專心聆聽她講述臺灣特殊教育的發展史及她一路走來的故事，自那之後，我與寶貴老師結下了一段意想不到的忘年情誼。

很多人認識的林寶貴老師，是嚴謹的學者，是特殊教育界的先驅，是讓學生敬畏的教授……。而我有幸看見的，卻是另一個林寶貴老師。

她會用 Line 和我分享生活瑣事。

她會在我從上海返臺隔離十四天期間連續好幾個晚上與我通電話到深夜。

她會約我單獨吃飯，在西堤一邊用餐一邊聊天。

她甚至特地來到國家音樂廳，欣賞我參與的合唱團演出，並送上一束花鼓勵我，並在演出後的某個見面時刻，她笑著告訴我：

「其實我也很喜歡古典音樂。」

接著又補了一句：

「下輩子，我一定要學音樂。」

我常想，如果不是特殊教育，她或許會成為一位音樂家，然而也正因為她選擇了特殊教育，無數特殊需求的孩子因此獲得了更好的教育與人生機會，她把原本可能屬於自己的夢想，化作照亮別人的光。

每當想起這句話，我心中總有一絲莫名的感傷，因為這句話背後，終究彷彿藏著寶貴老師未曾實現的夢想。

她一生奉獻給特殊教育。

而在那漫長而忙碌的人生裡，音樂或許是她來不及追尋的另一片天空。

這七年來，在指導教授的邀請下，我們幾位後輩有機會陪伴寶貴老師，那些相聚的時光，大多與學術無關。

我們陪她過生日。

一起吃飯。

一起聊天。

一起嬉鬧。

一起在她家中享用她最喜歡的鰻魚飯。

老師曾說，年輕時在日本攻讀博士，生活清苦，捨不得吃鰻魚飯。因此晚年的她特別喜歡這道料理。

每當大家聚在一起，她總是笑得像個孩子！

有一次慶生時，她兩手拿著我們給她的祝福禮，開懷地說：

「我要天天過生日！」

那一刻，我忽然忘了她是享譽學界的大教授……我所見到的，只是個開心接受朋友陪伴的長者，真誠而可愛。

寶貴老師常說自己是個無趣的人，但我從來不這麼認為。我所看見的寶貴老師，是一位優雅、知性而美麗的女人。

她有堅定的意志，也有柔軟的心。

她對學生要求嚴格，對自己更是近乎苛刻。

然而在那份嚴格底下，始終藏著深沉的關愛。

寶貴老師不時關心我的工作，更經常鼓勵我繼續攻讀博士，與我討論研究方向、研究方法以及未來規劃。有時她會認真地說：

「趁我還在，還可以幫你寫推薦函……」

如今想來，竟成了令人鼻酸的預言。

寶貴老師的認真，是我心目中永遠的學術女神。

而更深一層地說，她像是我在學術路上找到的一位母親。

所以每年母親節，我總會送她一束康乃馨。她收下花時流露的笑容，至今仍停留在我的記憶裡。

寶貴老師曾經談起自己艱辛的童年，因誤飲包粽子的鹼水而造成食道受傷，小學前只能以米湯、米粥維生。家境清寒的她，靠著驚人的毅力一路求學，最終成為教授，而後又將自己的一生奉獻給臺灣特殊教育。

如果要用一種花來形容她，我想那會是一朵盛開的紅玫瑰吧！

堅韌的枝幹，是她歷經困苦仍不放棄的生命力；

枝上的尖刺，是她對學術與教育從不妥協的嚴謹；

而層層舒展的花瓣，則是她對特殊需求孩子最深沉而溫柔的愛。

四月，是她離開的季節。

寶貴老師對身障孩子在受教權上不遺餘力的奉獻以及那份執著的愛，讓我想起這句話：

一身詩意千尋瀑，萬古人間四月天。

林寶貴老師的一生，是臺灣特殊教育發展史上一部史詩級壯闊的傳奇。但對我而言，她更是一位真誠待人、熱愛生命、始終關愛後輩的長者。

謝謝您曾經走進我的生命。

謝謝您讓我看見，一位偉大學者在榮耀之外，更溫暖、更柔軟，也更動人的真實模樣。

四月風起時，我會想起您——

想起國家音樂廳裡那束花。

想起深夜電話裡精神奕奕的聲音。

想起那句未完成的心願：

「下輩子，我一定要學音樂。」

而我相信，在另一個世界裡，您一定已經聽見了自己最喜歡的樂章。



寶貴老師，還要繼續按讚唷！

文/魏如君

(臺灣手語翻譯協會理事長)

母親在世時曾經問我：我發現有一個人，很會幫你的臉書按讚，常常我都還沒按，她就第一個按了，那個人是誰？

那個人，就是林寶貴老師。

母親離世後半年，115年4月7日凌晨，寶貴老師也永遠地離開我了。

和寶貴老師的相識，始於早年手語翻譯技能檢定命題時期，老師對考題的用字遣詞極為嚴謹，這是她給我的第一印象。後來，老師邀請我參與常用手語辭典的修訂與App建置計畫，因此開啟了我與臺師大特教中心長久而深刻的合作緣分。

十年前，台灣手語翻譯協會開始醞釀籌組。那個時間點，趁巧寶貴老師的全台學生，想為即將八十歲的老師舉辦暖壽餐會，我有幸協助籌辦活動。席間，老師請她的學生們——也就是台灣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具代表性的主任和老師，一同支持台灣手語翻譯協會成立，讓我們在起步之初，就有了堅實的後盾與底氣。

協會開始籌備後，寶貴老師主動表示要加入，並率先捐款五萬元。她說，她知道，這正是最需要錢的時候。直到今天，我彷彿還能感受到她將那筆款項放進我手中時，那雙溫暖而堅定的手，帶給我的不只是支持，更是一份相信與託付。

協會成立初期那些年，老師幾乎年年出席大會，坐在第一排，對外總是驕傲地說：「手語翻譯協會是我創的一個協會。」那份歡喜溢於言表，也深深鼓舞著我們。

回顧早年教育部推動的手語畫冊教材，自我學習手語以來便感受到，這項新的嘗試所引發不同角度的討論與回應。但當我逐漸成為手語翻譯員

與手語教學者，透過長時間的觀察及理解，我逐漸明白——那其實是一場幾乎沒有人願意承擔的手語實驗。在眾多旁觀與質疑之中，寶貴老師選擇站在第一線，承擔責任，為臺灣手語開啟研究與對話的可能，這樣的勇氣與視野，令人敬佩。

寶貴老師服務臺灣特教界一甲子，我一直很好奇，為什麼她的學生們總能像子女般陪伴與守護她？後來老師們陸續告訴我，因為寶貴老師總是不斷地從各面向關心與幫助學生。很幸運地，我也曾在她的照顧之中，真切感受到寶貴老師對人的溫暖，與對社會無私的奉獻。



這天早晨，心中滿是難過。

我的臉書頭號粉絲，在母親之後，如今又少了一位。

謝謝您，寶貴老師。

願您在另一個世界，歡喜自在。也記得，還要繼續看我的臉書，第一個按讚唷！



2016 年寶貴老師 80 歲暖壽餐會大合照

紀念一生為弱勢發聲，永遠的俠女——寶貴老師

文/朱經明

寶貴老師是一位堅強的女性，立志為弱勢仗義執言，至死不渝。她樂觀的奮鬥到最後一刻，沒有絲毫懼怕，因為愛裡沒有懼怕，愛到深處就把懼怕除去。她是如此愛護弱勢，這是我們一生的榜樣與標竿，引導我們追求人生的目標，永不止息。

給敬愛的林寶貴恩師

文/李茈娟

我只能夠，以緩慢的步伐走過重重歲月，走過老師用愛與學術為我奠定的，那一整個溫暖的四時成歲。

老師，下輩子，我還要當您的學生——追念恩師林寶貴老師

文/黃玉枝

寶貴老師辭世，心中滿是不捨與思念。從彰化師大特殊教育學系求學，到臺灣師範大學攻讀碩、博士班，老師陪伴我走過近四十年的求學、成長與教學生涯。老師不只是我的指導教授，更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人。

大學時期，老師對我們要求極為嚴格。她始終認為，一位好的特殊教育教師，必須扎穩專業基本功，因此要求我們練習彈琴、寫板書，每一項都不容馬虎。當時總覺得老師要求太多，如今自己任教職，才真正明白，那些看似嚴厲的要求，其實都是老師對教育專業的堅持，也是對學生最深切的期許。

走出教室外，老師卻像母親一樣疼愛著每一位學生。她把一生奉獻給特殊教育，也把學生視如己出。老師從不喜歡麻煩別人，凡事總是自己默默承擔；然而，只要學生有需要，她總是義無反顧地協助。對老師而言，只要是她教過的學生，就沒有分別；學生有需要，她總會盡自己最大的力量協助。升學、求職、研究、生活上的大小事情，只要開口請老師幫忙，她總是盡心盡力，從不推辭。

當年，我和先生分隔南北，老師希望我們夫妻不要分開太遠。只要南部有大學徵聘教師，老師總是幫我撰寫推薦信，鼓勵我把握每一次機會。今天，我能站在大學講臺培育下一代特殊教育教師，不只是自己的努力，更承載著老師一路以來的提攜、信任與成全。

到南部任教後，每次因開會、研討會或公務北上，我總是住在老師家。晚上老師雖然說很累，總會和我天南地北地聊天，早上也幫我準備早餐，讓遠在南部的我，到臺北也有一個溫暖的家。那裡不只是借住的地方，更是一個溫馨休憩所。如今老師離開了，我才驚覺，以後到臺北，再也沒有那個熟悉的家可以回去了。

老師一生奉獻特殊教育，是大家敬愛的「溝通障礙教育之母」。她推廣手語教育、編製多項重要評量工具，創立中華溝通障礙教育學會，凝聚專業的社群，推動溝通障礙教育的研究與發展，也培育了無數特殊教育人才。我曾多次跟隨老師出國參加研討會、講學與交流。老師帶著我們看世界，更期許我們要成為一位願意奉獻的特教人。

探望老師的最後一面，是我永遠難忘的畫面。老師戴著氧氣罩，已無法清楚說話，卻仍努力舉起雙手，用手語向我們比著：「我愛你們。」「謝謝大家。」老師心中牽掛的依然是學生，直到生命最後一刻，留給我們的依然是愛與感謝。

我也想起一段與老師的對話。有一次，老師開玩笑地跟我說：「妳很照顧我，下輩子換我當你的學生，換我照顧妳。」我立刻回答：「不要，我還是要當您的學生，讓您繼續照顧我。」因為能夠成為老師的學生，是我一生最大的幸福。謝謝您，親愛的老師。謝謝您四十年的教誨、提攜與疼愛；謝謝您用一生守護特殊教育，也守護著所有的學生。您播下的種子，已在無數特教人的心中生根發芽。我會帶著您的信念，繼續走在特殊教育這條路上，陪伴更多學生，把您對教育的熱情與愛，傳承下去。

老師，下輩子，我還要當您的學生，讓您繼續疼愛我。

永遠的提攜者——懷念林寶貴老師

文/陳洛婷(中央音樂學院)

認識林寶貴老師多年，她始終是我在特殊教育領域中最敬重的前輩，也是不斷鼓勵我將音樂治療帶入特教現場的重要推手。

老師深知音樂的力量，總鼓勵我將所學帶入特教現場，讓不同需求的孩子有更多元的學習途徑。更讓我感動的是，她常常記掛著我——只要手邊有音樂會的票，她總會熱情邀約我一同前往。在音樂廳裡並肩而坐的时光，看似輕鬆，卻是她用行動告訴我：美好事物值得共享，跨領域的對話可以從生活開始。平時見面或通訊，她也總不吝給予指導與建議，從研究的視角到實務的觀察，每一句話都讓我獲益良多。

我尤其敬佩老師待人處事的溫度與厚度——無論對學生、對同儕、對特教現場的每一位，她始終真誠而堅定。而她對學術的嚴謹、對教育的奉獻，更是我們永遠學習的典範。

如今老師雖然遠行，但那些音樂會的掌聲、她的笑語和叮嚀，依然迴盪在我心中。謝謝您，寶貴老師，我會繼續帶著您的鼓勵，在音樂與特教之間，譜寫更多溫暖的樂章。



圖:2017.01.16 與寶貴老師和金滿老師的下午茶輕食約會



圖:2018.08.05 感謝寶貴老師邀約一同欣賞慈善音樂會



圖:2022.02.19 恭賀～寶貴老師受頒終身教育典範獎！



圖:2024.08.02 豐盛美好的一天！與寶貴老師和杞昭安老師歡聚暢聊！

特教之母 永留人間

文/呂淑美

寶貴老師是我的恩師，也是我碩士班的導師。

她在民國 84 年左右，與我們桃智連續承辦很多年的全國語言治療研習。運華主任和我承辦這項工作。當時外子在桃縣府工作與桃園北區中心熟識，所以借用兒童、小學生錄影，較為方便。因此由很多治療師和教授一起教學和演練。每一年都有錄影光碟保存。

後來我擔任校長，首次獨自幫學會國內和大陸的投稿改稿和編輯，感謝寶貴老師培養我日後擔任校長更為順暢。

寶貴老師是臺灣的特教之母，她的努力籌措經費，辦理海內外和國內的研習，認真的態度深深影響我。我向她學習這種作法，在服務的最後幾年為給學子獎助學金，熟識友人長輩捐款等。我拼命地接各項評審和諮詢工作。其中擔任過五次高中校長的遴選委員，公正的選出優秀的高中和特教學校校長。

可惜我努力工作的後遺症出來，眩暈和胃腸等問題，一直就醫，遺憾的是錯過幫老師慶生、去醫院看老師、送老師最後一程。

老師的精神深深地影響我，我一定會努力克服我的疾病。老師我愛您，您的精神，常留人間。

寶貴老師，再見

文/林家楠

寶貴老師老年因為肌少症的關係，行動緩慢，力量也明顯不足以保護自己的安全。今年的春分後寶貴老師因為跌倒又住進了病院，撐不到一個月，在清明節後的清晨，老師離開我們了，她選擇在一個最不打擾大家的時間離開，跟她的為人一樣，永遠都是替大家著想。

隔幾天，我跟學校的同事們一同前去寶貴老師的靈堂致意，由於知道老師不願意麻煩別人，希望大家都快快樂樂，於是我說了跟寶貴老師相處的趣事給同仁聽，希望我們把這些快樂的回憶記下來。故事是這樣的：有一次我在寶貴老師家幫忙整理老師的經歷，跟老師聊到了化療那段時間還要籌辦國際會議的辛苦時，老師突然說，當時化療買的假髮還在，興沖沖地跑去房間拿了出來，假髮保存如新，該有的色澤都還有，老師不知道是童心未泯還是在捉弄我，還問我要不要戴戴看，出於好奇，我當然是戴了上去，把老師逗笑了。我說完這個故事，大家都笑成一團。

這一路上，腦海中浮現了許多往事。畢竟與寶貴老師相識已二十多年，有些回憶說得出來，有些則早已深刻地烙印在心底。還記得大二那年，老師教我們「語言障礙」。那堂課是有趣的，我們學到的不僅僅是專業知識，還有老師那彷彿源源不絕、取之不盡的人生智慧。最讓我印象深刻的，是老師下課前總會習慣性地問一句：「大家有沒有問題？」不知道是因為有加分誘因，還是課堂氣氛使然，我們班同學非常熱衷於提問，而我正是其中之一。無論我們拋出多麼青澀或天真的疑問，老師從來不會被難倒，更從不曾流露出一耐，或是讓我們感到自己的問題很愚昧。相反地，她總是無比溫柔且耐心地一一解答。那堂課所帶來的溫暖，直到今天，依然有如沐春風的感覺。

有一段回憶，因為帶著一絲青澀與害羞，我從未向任何人提起。大四那年，在我們即將畢業之際，系上的寶貴老師也巧合地迎來了退休。那

天，大家在特 114 教室為老師舉辦了一場歡送會。現場擠滿了人，無數熟悉與陌生的面孔交織在一起，紛紛向老師送上祝賀。當時的我不明白，退休明明意味著離開與分離，本該是件令人難過的事，為什麼大家卻能展現出如此高興的氛圍？在歡樂的音樂中，我獨自躲在特 114 教室右側最不顯眼的角落，眼淚止不住地一直流。周圍的喧囂與我的悲傷格格不入，那是我第一次深刻體會到，原來長大的離別，常常包裹在歡笑的糖衣裡。

畢業後，我進入啟聰學校服務，走上了寶貴老師曾走過的路。前幾年，我常去老師家幫忙把感謝狀和個人經歷繕打成電腦文件，也因此常聽她提起當年的往事。老師說，當年她隻身來臺北教書時十分艱苦，由於教師宿舍額滿，差點無處落腳。當時的校長正好是她北一女時期的老師，便設法在學校一隅替她安頓了一間簡陋的小屋，讓她能與母親同住。因為吃住都在學校，她與學生的感情格外深厚，學生的生活瑣事幾乎都由她一手包辦。這種「一日為師，終身為父」的情感，老師至今仍默默實踐著。現在只要臺北有相關會議，她總會招呼中南部的學生去她家借宿，帮大家省下住宿費。她就是用這樣的信念，幾十年來持續照顧著我們這群學生。

我理解老師不願意麻煩他人，這是她很堅持的。那段在老師家登打資料的時間，老師都會問我口會不會渴、要不要休息一下。離開前，老師滿懷歉意，說每次都麻煩我，而且都堅持要給我加班費，不能讓我白白地工作。老師在病床前那段時間，我沒有去看她，我知道要是去看她的話，我的難過會在她面前潰堤，就像二十年前她退休那天一樣，我想，這也是她不願意樂見的。即便到了現在，提筆寫下這些過往的我心中還是澎湃萬分。雖然來不及說再見，抑或是我不想說再見，我希望隔天早上還是收得到老師的早安訊息，但是老師的的確確已經離開了，這次是真正的離開了。我想把沒辦法當面說的道謝用這個方式告訴上天的你，謝謝那些曾有過的美好回憶，謝謝頑皮、溫暖、體貼、智慧的寶貴老師。

一生熱愛特殊教育——我所認識的寶貴老師

文/林秀錦

學生時代，寶貴老師是教科書上的作者，是臺灣特殊教育、溝通障礙教育的領航者。

畢業之後，寶貴老師是重要會議中的學者，一位遙不可及的教授。她講話慢條斯理、咬字清晰、鏗鏘有調。只要她在場，總會出現一個有趣的畫面。每當她發言後，主席總會說：「謝謝寶貴教授提出的寶貴意見。」一語雙關，總讓大家莞爾一笑。不僅是名字上的巧合，更因為她的建言往往字字珠璣。

真正認識寶貴老師，是後來加入溝通障礙教育學會，擔任秘書長之後。

那時候，她早已退休。可是，「退休」兩個字，對她的生活似乎沒有太大變化。每天，她依舊到師大的退休教師研究室工作，忙著學會的大小事，忙著規劃活動，忙著推動交流，也忙著思考特殊教育還能再往前走些什麼。在她的帶領下，溝通障礙教育學會一步一步成長，也成為兩岸特殊教育交流的重要平台。她退休了，卻比許多沒有退休的人還忙。

或許有人替她可惜，覺得人生何必如此辛苦。可是，我看到的不是辛苦，而是寶貴老師用自己最喜歡的方式過生活。她喜歡特殊教育，喜歡學會，喜歡手語，也喜歡和一群人一起把事情做好。別人眼裡的辛苦忙碌，在她看來，也許正是最快樂的生活。

寶貴老師做事情很認真，也很急。很多事情都不假手他人，大事小事都親自確認，不放過任何細節。有時候，明明只是件小事，只因聯絡不上人，她便急得如熱鍋上的螞蟻，一通又一通電話打來催促。跟著她學習、和她共事的人，大概都有過既緊張又無奈的時候。

有一次，她因為一直聯絡不到我而焦慮不已。等我回電話時，老師便像往常一樣叨唸大家都沒有處理事情。那一天，我不知道哪來的勇氣，沒

有像平常一樣只是默默聽著，而是認真地告訴老師，我已經完成了哪些工作、哪些事情正在進行，我們沒有拖延，也沒有鬆懈，只是事情未必都來得及向她報告。

我記得那次，老師靜靜地聽完。

現在回想，那次的回嘴，心裡仍有些歉意；但也讓我看見，一位退休多年的人，依然把每一件事情放在心上。

寶貴老師對學生要求很高，所以學生都怕她；可是，她又是真心提携後輩，所以學生也都愛她。她願意把機會留給年輕人，也願意讓後輩承擔重要的工作。她會要求、會責備，但從不吝惜栽培。也因為如此，一路跟著她的人很多，願意陪著她一起做事的人也很多。

她樂於幫助別人，卻不喜歡麻煩別人。很多事情，她總希望自己先做好，不願增加別人的負擔。她對自己一向節省，對別人卻十分大方。

她把許多心力，甚至自己的退休所得投入學會的運作。她一直主張，無論是理監事出席會議，或是研討會論文發表，都應該給予適當的出席費或稿費。她認為，別人願意付出時間和專業，就應該受到尊重，不應該讓人白白付出。

只要有人幫助過她，她一定放在心裡，總想著找機會回報。她不喜歡欠人情，也從不把別人的付出視為理所當然。

這幾天，我一直想著寶貴老師。對我而言，寶貴老師不再只是教科書上的作者，不再只是學術界備受敬重的教授，而是我有幸共事的一位老師。她做事急、要求高，卻總是把人放在心上；她樂於提携後輩，不喜歡麻煩別人，也從不把別人的付出視為理所當然。那些在學術界令人敬重的成就之外，我更懷念的是與她共事時，看見的真實與溫暖。

直到生命的最後，寶貴老師依然關心著學會，關心著她一生投入的手語。她留給大家最後的道別，是用手語比出「我愛你」。

永遠的領路人——追憶林寶貴教授

文/黃妍妮

(泉州師範學院特殊教育学院)

初見：從忐忑到親近

那是我剛到臺灣師範大學求學的日子。在林坤燦教授的引薦下，我第一次踏進台師大的退休教師休息室，準備拜見林寶貴教授。赴約之前，心中滿是忐忑。在大陸求學時，林教授的名字只出現在專業書籍的作者欄裡，那是遙不可及的學術高峰。我無數次想像這位大師的模樣，會不會威嚴得令人不敢靠近？會不會像高山一般，讓人仰望卻難以親近？

然而，所有的緊張在見面的那一刻煙消雲散。當林教授聽我自報家門，說來自福建泉州時，她的眼睛一下子亮了。她親切地和我嘮起了家常：「我也是泉州人啊，祖籍同安。」，她說起自己祖籍泉州，還說去過大陸尋過根。說起在大陸培訓時結識的許多學生，幾十年過去了，情誼依然深厚。那一刻，我忽然覺得，在異鄉的校園裡，也有了一位可親可敬的「家裡人」。

學緣：寶庫般的師者仁心

因為中華溝通障礙教育學會每年都要舉辦兩岸交流，寶貴老師總是讓我當她的兼職小助理。對待會議資料，老師總是很認真，每一個詞都要斟酌，每一個排版都要推敲。每次交代完工作，她都會客氣地說一句「多謝你的幫忙」。可是我心裡清楚，真正受益的是我——在那些看似瑣碎的協助中，老師不動聲色地教會了我許多關於兩岸特殊教育淵源的寶貴知識，也教會我做學問的態度。

第一年，我選修了一門必修課程，需要撰寫課程論文。不知深淺的我，偏偏選了一個最難的題目——臺灣聽障課綱的歷史演變。當我忐忑地向老師請教時，她二話不說，直接把我領進家門，打開她的書櫃。那一刻，我仿佛看見了一座寶庫——幾十年積累的文獻、資料、手稿，整整齊

齊地排列著。老師揮揮手說：「需要什麼，自己挑。」甚至還將一些電子書目細心拷貝給我，毫無保留。

就這樣，我與老師的緣分越走越深。她像一位辛勤的園丁，默默關注著我的成長，期待我在台師大汲取更多養分。在她的親自奔走下，我得以免費修習 10 學分的聽障教育學程；她還將自己多年積累的研究資料無私地分享給我。每一次我到臺北，總要到老師家中拜訪。而老師從未改變過那句溫暖的話：「妍妮，有什麼需要的資料，儘管拷貝走。」

她說，自己六十多年的教育生涯，都奉獻給了特殊教育。在老師身上，我真正理解了什麼是「耕耘」——那是日復一日的堅守，更是對後輩毫無保留的托舉。

最後一面的溫度

今年一月，我回到臺師大參加博士論文答辯。原本計畫答辯結束後，好好與老師會面，當面彙報這些年求學的收穫。卻不料，老師住院了。她一生要強，總想把最好的一面留給學生，即便身體抱恙，也不願讓我們擔心。在杞昭安老師的幫助下，我們進行了一次視頻通話。螢幕那頭，老師依然那樣親切，笑容溫暖，聲音柔和。她祝福我未來的路「可以越走越寬」，語氣裡滿是期許。

我萬萬沒有想到，那竟成了最後一面。

後來，聽杞老師說起，老師早已有條不紊地安排好了自己的身後事，從容、豁達、不慌不忙。這就是她——即便走到生命的終點，也把最從容的一面留給我們，不願讓任何一位學生為她擔憂。

遺願：兩岸特教永續交流

老師最心心念念的，是兩岸特殊教育能夠更好地交流、互鑒、共進。她一生奔走於海峽兩岸，用學術搭橋，用善意鋪路。如今，老師離開我們已經近三個月了。可奇怪的是，我總感覺她未曾走遠——她的音容笑貌，她的諄諄教誨，她打開書櫃時的那份慷慨，都深深烙印在我的記憶深處。

未能親自到臺北祭拜老師，是我心中最大的遺憾。但慶幸的是，在杞昭安老師的協助下，我得以用文字來追念這位恩師。我也期盼著，溝通障礙學會在杞老師的帶領下，能夠繼承寶貴老師的遺志，為兩岸特殊教育的交流搭建更加堅實的橋樑。

老師，您未竟的願景，我會在大陸繼續守護、延續。雖然天人永隔，但您的教誨如燈，照亮我前行的每一步。願您安息，願您的精神在兩岸特教的沃土上，生生不息。

永遠懷念敬愛的林寶貴老師——謝謝您照亮我們的人生

文/蔡明蒼

林寶貴老師的離世，大家心中都萬分不捨。腦海中一幕幕與老師相處的點滴，不斷浮現眼前。雖然畢業已三、四十年，但老師的身影、教誨與關懷，從未因歲月流逝而淡去。她不僅是我們的恩師，更像一位始終牽掛著學生的長輩，用一生奉獻特殊教育，也用生命影響了一代又一代的教育工作者。

我曾在老師擔任彰化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系主任期間擔任工讀生。那段日子，讓我深刻體會到老師對治學與做事的嚴謹態度。老師出版過無數專書，每一本書、每一份資料，她都要求做到盡善盡美。記得有一次，我負責的是第二次校對，沒想到仍然找出了不少錯字，老師看到這情況，對負責一校的工讀同學嚴厲的責備並希望要更加用心，當時的我深深受到震撼與警惕。她相信，每一本教材、每一本書，都可能影響無數學生，因此絕不能有絲毫馬虎。正所謂「愛之深，責之切」，老師總是希望每一位學生都能在細節中學習負責、在要求中成長，每一個孩子都值得她用心教導與栽培。

我畢業那一年，十分幸運地獲選在畢業典禮擔任畢業生代表致謝詞。典禮結束後，我經過系主任辦公室，特地邀請寶貴老師合影留念。她笑著稱讚我的台風穩健，也說我的致謝詞娓娓道來，讓她聽得眼眶泛淚，甚至打趣地說我是當天的「最佳女主角」。老師一句句真誠的鼓勵，直到今天仍深藏在我心中。每當在人生或工作上遇到挫折時，我總會想起老師當年的肯定，那份溫暖成了支持我持續前行的重要力量。

老師長年專研聽覺障礙與語言障礙教育，也因此影響了許多學生投入聽語障教育領域。我也是其中之一。畢業那一年，正值臺北市國小啟智班教師大量開缺超過四十個名額，但我仍毅然決然報考僅有兩個缺額的聽障班教師，並順利錄取第二名。雖然最後因考量並非以口語教學為主的聽障

教育而選擇放棄，但這份選擇正是受到老師的啟發與影響。老師不只是課堂上的教授，更時時刻刻替學生規劃未來。印象中，每年她都不辭辛勞地奔走各縣市，積極爭取特教教師缺額，希望每一位學生都能順利進入教育現場，發揮所長。她總是把學生的未來放在自己之前，直到我們一個個找到屬於自己的位置，她才真正放下心來。

多年之後，我有幸獲遴選擔任臺北啟明學校校長。當年臺北市有兩所特殊教育學校校長出缺，分別是臺北啟明學校與臺北特殊教育學校。老師始終認為，以我的資歷，應該優先擔任規模較大的學校校長，因此一直替我打抱不平。我知道，那並非對職位的計較，而是老師真心希望自己的學生能夠獲得應有的肯定與發展。其實，當時的選擇完全出於我的意願，我並不介意，但老師那份像家人般的心疼與維護，至今仍讓我深受感動。老師對學生的關心，從來不會因畢業而停止，她始終默默關注著我們每一個人的成長與發展。

在我擔任臺北啟明學校校長期間，老師更展現了令人敬佩的胸懷。她慷慨捐贈二十萬元作為學校辦理各項活動的經費。當時我十分不忍心接受，總覺得那是老師辛苦一生累積的退休與養老資金，希望她能留給自己使用。然而老師卻一再告訴我，她早已有完整規劃，不僅捐助臺北啟明，也持續捐助自己曾服務過的學校、學會與單位，希望將一生所得再回饋給教育。老師一生淡泊名利，樂善好施，總是在別人需要的時候默默伸出援手。她的善行，不只是金錢上的支持，更是一種教育精神的延續。

回首一路走來，我才深深體會，老師給予我的，遠遠超過課堂上的知識。第一次學習手語、第一次校外參觀、第一次教學實習，人生中許多重要的第一次，都有老師陪伴與引領。她一步一步帶著我們走進特殊教育的世界，點燃我們對特殊教育的熱情，也讓我們明白教育的真正價值，在於尊重每一位生命、相信每一個孩子都有無限可能。

老師為了改善學生的學習環境、推動特殊教育的發展，承擔了無數責任與壓力，日以繼夜、不辭辛勞地工作。她的付出，從來不是為了自己的成就，而是希望臺灣特殊教育能夠持續進步，希望每一位特殊需求學生都能獲得更好的教育與照顧。如今回頭看，老師當年的辛勞沒有白費。我們這群昔日的學生，如今都已在教育界各自努力、開枝散葉，在不同的崗位上服務孩子，也正是老師一生最大的安慰與成就。

老師用一生的時間照顧學生、培育人才、奉獻特殊教育，她的關懷與教誨早已深植在每一位學生心中。她無私奉獻的人格典範、溫暖堅毅的生命力量，以及凡事以學生為念的胸懷，讓所有接觸過她的人都由衷敬仰、深深愛戴。即使畢業多年，每次相見，老師依然像長輩一般細細詢問我們的工作、生活與家庭，總希望我們一切平安順遂。這份始終如一的關愛，是我們永難忘懷的恩情。

敬愛的寶貴老師，謝謝您成為我們人生與職涯中最重要的貴人。謝謝您給了我們無數珍貴的第一次，也給了我們一輩子受用不盡的信念與勇氣。您留下的不只是一本本著作、一項項教育成果，更是一種對教育永不放棄、對生命永遠尊重的精神。

願您在另一個世界安然自在、無病無痛，天之靈安詳無憂。

老師，我們永遠懷念您，也永遠感謝您。

悼林寶貴先生

文/李艷霞院長

(廣州城市職業學院特殊教育學院等人)

驚悉臺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系林寶貴先生溘然長逝，噩耗傳來，我輩從事特殊教育與言語康復事業的弟子同仁，皆心如錐刺，悲慟難平。先生乃兩岸特殊教育界之不朽宗師，以六十餘載光陰躬身聽障教育與言語康復領域，為兩岸三地特教事業傾注畢生心血，是我輩前行路上的學術燈塔、引航恩師。先生的離去，是特殊教育界的重大損失，更讓我們失去了一位可親可敬、亦師亦母的長輩，無盡的哀思與懷念，縈繞心頭，久久難散。

林寶貴先生是聽障教育與言語康復領域的泰斗先驅，其學術成就燦若星辰，照亮了無數特教人的求索之路。先生的一生，是為特殊教育事業燃盡自我、躬身篤行的一生。自十八歲踏上臺北盲啞學校的三尺講臺，至成為兩岸特教領域的學術燈塔，六十七載春秋流轉，先生始終立足教育一線，從未稍離。從聽障孩子的課堂教學，到特教體系的搭建完善，再到特教師資的培育傳承，先生燃燈引路、薪火相傳，為聽障教育撥開迷霧、點亮希望，讓無數聽障孩子擁有了被看見、被教育、被賦能的可能。

先生心繫兩岸三地特教事業的交流與發展，數十年如一日，跨越山海阻隔，摒棄地域隔閡，將國際前沿的學術新知、自身沉澱的寶貴經驗無私共享，為兩岸特教事業的發展架起堅實橋樑，讓特教的火種在一代又一代人手中薪火相傳。她的學術思想、教學理念，早已融入特教行業的血脈，成為每一位特教人前行的精神指引；她對特教事業的堅守與執著，更化作一種不朽的精神力量，滋養著整個行業，讓特殊教育的光芒，照進了更多無聲的角落。

於我輩而言，先生不僅是學術上的嚴師，更是前行路上的引路人與溫暖的陪伴者。我輩曾多受先生的恩澤與啟迪，諸多同仁自踏入特教領域起，便以先生的著作為圭臬，以先生的教學經驗為指引，從初入行業的

「新手」，到深耕聽障教育、言語康復訓練的實踐者，每一份科研成果、每一篇學術論文、每一次教學實踐的突破，都浸潤著先生的學術智慧與悉心教誨。

先生始終心繫後輩成長，為兩岸三地培育了大批優秀的特教教師，先生將畢生所學傾囊相授，耐心解答我輩在教學、科研中的困惑，以嚴謹的學術態度教會我們求真務實，以深耕不輟的堅守教會我們躬身力行。生活中的先生，更是慈藹可親，時刻關注著我們的工作與健康，縱使台海相隔，先生仍以線上聯絡的方式，與我們分享學術新知、叮囑我們保重自身，這份師者之愛，溫潤綿長，銘刻於心，成為我輩前行路上最堅實的力量。

先生一生，將世間最真摯、最厚重的愛，盡數給予了千千萬萬的聽障孩子與特教弟子。先生以「一生一事」的堅守，詮釋了師者的初心與擔當，以無私的奉獻，書寫了特教人的使命與榮光。先生雖逝，但其學術思想將永載特教史冊，其躬身實踐、無私奉獻的精神，將成為我輩前行的不竭動力；她為兩岸特教事業搭建的交流橋樑，將由我輩繼續守護，她未竟的特教事業，將由我輩接力傳承。

斯人已逝，音容宛在；宗師駕鶴，風範永存。我輩定將承先生之志，堅守特教初心，深耕聽障教育與言語康復領域，以更扎實的教學實踐、更豐碩的學術成果，告慰先生在天之靈。

願先生一路走好，千古流芳！

先生之德，山高水長；先生之恩，我輩永念！



追思文

文/翁素珍

以前念大學時，老師是我心中那種「能離多遠，就離多遠」的人。不是老師兇，而是老師太認真、太嚴謹了。年輕時的我，只想著不要被老師點到、不要被老師盯上就好。

進入中年，就讀博士班，老師成了我的指導教授之一。一直讓我記憶深刻的是，博士論文口試那一年，老師正接受癌症治療，沒想到為了配合我的口試時間，老師把自己的治療改期。當時的我，心裡既震驚又感動。老師總是把學生放在心上，處處照顧學生。

畢業後，最常「巧遇」老師的地方，不是在教室，也不是研究室，而是師大一樓的廁所外。老師明明退休了，卻還是天天到師大工作，好像校園早就是老師生活的一部分。每次遇見老師，我總是忍不住像個晚輩一樣碎念：「老師，要記得休息喔！」老師總是笑笑地拍拍我的屁股，然後回我一句：「這次開會都沒有看到妳耶！」

這就是老師，一點都不像大家想像中那位嚴肅的大教授。等我慢慢變老了，對老師可愛、溫暖的一面，感受愈深刻。

寶懷教澤、貴敬良師

文/黃榮真

2025 年 10 月 18 日適逢畢業校友回娘家的日子，當天跟著您手挽著手如母女般的拍起許多溫暖的照片。每次看到您，瞬間又回到從前當您學生的幸福感。近期有幸和您拍照之後，這段時間，自己也常看著和您的合照，時常懷念和您相處的每一分、每一秒，也常感受您關愛每一位學生的溫度和力量。

2026 年 3 月 21 日和家人到仁愛醫院探望您，當時看到您在護理站旁邊的病床，非常心疼，雖然您當時身體不適，仍聽到您溫暖的聲音，您的記憶力驚人，能如數家珍的和我談天，為了讓您多點休息，不敢太多打擾。很幸運的是加寶學姐的好友為仁愛醫院的醫師，許醫師也常代替我們來關懷您的身體近況。雖然您當時住院，感受到您常惦記著我們這群學生，偶爾會回覆訊息，讓我們覺得安心。

您提攜後進的精神，令人敬佩！您提供師大特教系弱勢學生獎助學金，相信您特教大愛精神，將會無限延伸，讓所有學子不斷發揚及傳承您對特教的愛和專業的精神。

您的桃李滿天下，能成為您的學生，真的非常幸福。相信您的教育愛將持續發揮最大的影響力，常常看到您擁有滿天下學生們對您表達內心最崇高的敬愛，同時也看到您的心靈，總是洋溢著師生間如親子般的滿滿幸福，和彼此珍惜之情誼。感謝您在我們每一位學子的生命中，綻放特教愛的光芒和模範，您的師恩浩瀚，我們永遠懷念！

春風拂我心，化雨潤無聲——憶寶貴老師

文/羅文吟

〈收送禮〉

對於收送禮物在傳統的思維上，大部分的人是基於儒家教育的禮尚往來，但對於一位曾在日本留學長達13年的寶貴老師而言，似乎是「天大的恩惠」，表現出來更是有別一般人高度的人情教養。

提到今年(2026年)3月7日開理監事會議前一天，我和杞教授與師母恰好要去探望寶貴老師。豈知在樓下鐵門一打開，便看見她獨自步履蹣跚，一手扶著樓梯的手把、一手撐著她那歪歪斜斜走不動的身體，準備要下階梯。我見狀連忙上前攙扶她，並問：「寶貴老師，您要去哪裡？外傭怎麼沒跟您呢？」寶貴老師說：「我要去買餅乾，好讓理監事們明天帶回去當伴手禮。」

這天是寶貴老師剛從仁愛醫院打標靶出院之後身體還處於非常虛弱的狀態，她未顧及自己出門可能發生的危險，心裡卻只有想到明天有人要來，沒伴手禮回送理監事們的失禮與不安。而這些理監事們各個都是寶貴老師一手栽培出來的學生，或深受寶貴老師培育的專家，但在她的心裡，他們都是無比重要的他人，也就是不可失禮相待的人。

回顧我們這群年過半百，回送禮物給寶貴老師，無非是經常收到她送給我們的伴手禮，以及更是來自內心對她的敬意，一份由衷疼愛與擔憂她那不能再瘦的營養不足狀態，又時常看到她隨意果腹的情形。所以心有疼惜，希望藉由這些能補充身體的營養食品，在寶貴老師果腹時，拿來食用。而我們帶來的食品，不外是豆漿、水果或高蛋白飲品。但對寶貴老師而言，卻視為莫大的恩惠，不是婉拒就是謹記在心。

有好幾回當我們將這些食品送給寶貴老師，她通常是難得收下的，即使收下她也會勉為其難地說：「實在不好意思！每次都要你破費，我心裡非常過意不去！感激不盡！」或說：「讓您昨天大破費了，我心裡很愧

疚！」……等等。相反地寶貴老師給我們的，又都是每一年的高檔貨，一桌萬元計算的台師大綜合大樓水粵香餐廳辦桌，是一年二次寶貴老師家人的餐敘，她總是不忘邀請我們過去參加。或則是杞教授自 2018 年去嶺南師範學院授課，老師便開始有了一年二次為杞教授餞行與接風。這樣一請，來來回回又是五年。寶貴老師都記在她的筆記本上面，不曾落過一次。

前年(2024 年)11 月我們 4 人約好要去露西小棧幫杞教授慶生，也約寶貴老師同去。寶貴老師無論如何都要搶著買單，然後會附加說：「我不必上班，每月還有退休金可領，平時除了給林清秀(外甥女)伙食費外，我也不需要花什麼錢！請不用掛心！」有一次，我為了搶先買單，只好一進去露西小棧就先拿錢給老闆，然後再編些理由請老闆配合我演出。事隔多日，我去寶貴老師家，她又覺得我要養家不應該付錢而內疚不已。

吃鰻魚飯，自從杞教授辭去嶺南師範學院授課回台之後，我們便經常去寶貴老師家吃鰻魚飯。老師訂的鰻魚飯來自羅斯福路三段的「福岡日式簡餐」，這家店的鰻魚飯一客要價 380 元是便當中最貴的。寶貴老師省吃儉用，但對我們的到來，她卻無視這麼貴的一盒，就是要訂鰻魚飯給我們吃，也像是在補償她留日時期，十三年間從未捨得善待自己的遺憾。

在寶貴老師請我們太多次之下，我不得不決心要支付鰻魚飯的錢，便告訴寶貴老師說：「寶貴老師，我吃您請的鰻魚飯已經 6 次多，也該我請一次了吧！」結果老師回我：「有嗎？您好會記帳啊！」這就是寶貴老師對於收送禮的高度修養，卻是我經常要與她推讓許久之處，也讓我聯想到「海明威的老人與海」。

在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之下，我們為避免與寶貴老師相互推讓，於是開始趁著她去洗手間的時候，就是我們開始「諜對諜」的時候。將我們要送給她的營養食品或水果等，偷偷放進冰箱，然後，趕緊將鐵門關上走人。這一招不僅是我在用，我也發現宋金滿老師、蔡明伶老師、黃玉枝院長和其他老師也都來這麼一招，然後寶貴老師便開始一個個詢問：「是誰？把牛

奶、水果、蛋糕、豆漿、優酪乳……放在我家冰箱裡，我一個人怎麼可能吃得下這麼多？」通常我就是寶貴教授第一個詢問的對象：「文吟老師，是你放的嗎？」。

前年年底寶貴老師要我到她家一趟，她看到我來，便拿出一只棗紅色的珠寶盒，當著我的面前掀開，只見那枚金戒指閃著金光，與我的表情形成相同的驚嚇亮點。寶貴老師說：「文吟老師這枚金戒指送給你，就當作是我給你的留念」我豈能收下！於是我使盡各種拒絕的理由，還是嚕不過寶貴教授的說詞，只好收下帶回。

今年(2026年)4月12日我從西藏回台後，趁著寶貴老師尚在民間習俗所謂的七七四十九天之內(註1)，將寶貴老師送我的金戒指拿去銀樓變現38,646元，捐獻給中華蓮花雨顯密佛學會做轉經輪步道屋瓦5,100元、印地藏菩薩本願經5,000元、基隆明月寺建寺5,000元、士林地藏悲願基金會6,000元、基隆和平島放生法會15,903元及新莊地藏庵1,800元，連同我抄寫地藏菩薩本願經上中下卷，這是我能為寶貴教授抵達彼岸的功德資糧，希望她不要生氣，諒解我微薄心意。



圖：左一寶貴老師送我的禮物/兩枚金戒變現捐贈各佛教團體功德金的收據

〈笑容〉

寶貴老師追思會之後，我和杞教授隨著玉枝院長、秀錦教授、乙明教授和金滿老師到國北師的 ComeBuy 餐廳用餐，接續聊寶貴老師的故事。

玉枝院長提到寶貴老師在彰師大任教時是非常嚴格的，嚴格到有學生在走廊遠遠看到寶貴老師迎面而來，便緊張到毫不猶豫往窗戶裏頭鑽進去，連頭都不敢抬高。我聽了竊笑一番，寶貴老師有這麼兇嗎？

有時寶貴老師難免因應場合身分是有那麼一點嚴肅，但她的哈哈兩聲笑聲及逗笑的舉動對我而言是常有的表情。憶起前年(2024 年)我們提前到寶貴老師家幫她慶生。為了揚起慶生的氣氛，我買了一副粉彩杯子蛋糕造形及結合 HAPPY BIRTHDAY 的眼鏡要寶貴老師戴上。老師不僅戴上，還露出搞笑的模樣，隨我們如何整她，隨我們取鏡頭拍她，她都來者不拒。

慶生開始，我們趁寶貴老師進去她寢室的浴室間，連忙把電燈關掉，端出一盒玫瑰花型的蛋糕插上蠟燭，等老師一出來，我們便在那熠熠閃閃的燭光下，將漆黑的房間飆升到最高亢嘹亮的狀態，大聲唱著：祝您生日快樂…，老師：哇！的一聲，受寵若驚的態狀，不僅我們更興奮起來，她也樂得雙手合掌說：謝謝你/妳們。

寶貴老師的笑，可說最甜的，她會先哈哈兩聲，然後將整個嘴型往上揚起，一排潔白的牙齒清晰可見，笑到連眼睛都會眯成月彎形。

有一年我們 4 個人(杞教授、何嫵、靜玲和我)趁著七夕帶著飲料、午餐及水果來到寶貴老師家。老師從冰箱裡拿出她已備好的杏仁果、盒裝的愛玉及水果出來，然後催促我們趁冰涼趕快吃。

這時杞教授逗寶貴老師的功夫就開始展開。杞教授說：老師(寶貴老師)尊重外貌到極點，有一次老師在彰師大食物中毒，學生們趕緊要她上救護車去醫院急診，等救護車來了，寶貴老師發現她沒穿玻璃絲襪，便堅持一定要穿上才肯上救護車。我們聽到此狀，彷彿看見寶貴老師與救護車人員拉鋸的場景，不由地大笑到前仰後翻。

杞教授接著說，當時台師大每每有學生要進辦公室見寶貴老師，都會不由地害怕，所以會先問助理(杞教授)：「今天的天氣怎麼樣？」(意思寶貴老師心情如何?)。杞教授提到這段往事時，寶貴老師一方面解釋當時她一人身兼三個主任的工作(註2)，如果臨時有學生進來找她，會中斷她批改公文或修改碩博士論文的思緒。當杞教授一說「今天的天氣怎麼樣？」又逗得寶貴老師及我們哈哈大笑起來。然而在此刻下，我看到寶貴老師的笑容猶如廣大無垠的湖面，閃著波光粼粼真是好看！

接著我們乘勝追擊繼續玩寶貴老師。我拿出龍眼要老師佯裝捧在手掌心的花束。老師二話不說，捧在手上，然後與我們一起做出最搞笑的模樣，這可是寶貴老師犧牲形象，根本不像大教授，簡直是有求必應的小學生。

去年聖誕節我帶著聖誕裝飾品，與杞教授、何嫻老師、靜玲老師、靜玲老師的母親及蔡明伶老師都到寶貴老師家裡歡慶聖誕節，此時，沒有比戲弄寶貴老師更歡樂的事情。於是我要每個人戴上聖誕頭飾耍寶拍照，然後轉身將掛在聖誕樹上的金蔥裝飾條往老師的脖子一掛，再要求老師伸出左右食指放在雙頰上裝可愛。未料寶貴老師不但擺出最Q版可愛的姿勢，還扭腰擺臀一番，笑到我們挺不直腰，簡直是小孩來了。





圖:2025 年聖誕節及七夕寶貴老師天真可愛逗趣的笑容

〈婚姻〉

我與寶貴老師聊天就像母女一樣，想到什麼就聊什麼。幾年前我常與她提起小犬與她的女朋友從國二交往到大學畢業到就職階段，感情都很穩定，但就是沒談婚嫁這檔事。之後寶貴老師三不五時想到就關心地問我，要不要她去女方家說媒？

提到說媒，寶貴老師談起她在日本求學當中也曾經當過媒人。她說：我在日本就讀博士班時，遇到一位從台灣到日本攻讀碩士班的盲生。當時，寶貴老師為協助這位盲生，每周固定時間義務抽空到圖書館報讀資料提供這位盲生蒐集書寫論文，或幫他整理上課的筆記。我聽到此竊笑，還以為這是寶貴老師的戀情，且是我第一手知道的人。

寶貴老師接續地說這位盲生的故事。寶貴老師說：這位盲生家裡住在台灣南部，所以回台搭火車好幾次會遇到一位與他同時搭火車下南部的小姐。日子久了，兩人便產生了感情。然而，女方家人不同意女兒嫁給盲人當妻子，於是這位盲生就來請求寶貴老師到女方家說媒。我急得問老師：結果有說成嗎？老師說：有，因為這位盲生很上進，不畏艱辛到日本讀書，還要翻譯成點字閱讀，將來取得學位回國或留在日本都會有好工作的（註:3）。於是女方的父母被寶貴老師說服，同意這段姻緣的婚姻。我問：之後這兩人婚姻如何？寶貴教授說應該很好。

有一回我與蔡明伶老師去探望寶貴老師，我們喝起寶貴老師從國外帶回來紀念的酒。寶貴老師要我們多喝，因為她只想要酒瓶，眼看酒瓶內的酒快蒸發，她又覺得捨不得。所以當天寶貴老師慫恿我們要多喝，而我倆也慫恿她一起喝。於是有了寶貴老師抿了幾口酒的神情。

蔡老師趁機提起她們在彰師大就讀時，有位教授很喜歡寶貴老師。我連忙問：是誰？蔡老師說：許澤銘老師。蔡老師接著說：許澤銘老師在班上也曾經被學生問起，是不是喜歡寶貴老師？連許老師自己都點頭默認。我看了寶貴老師的唇角牽動了一下，掛著一抹淡淡的弧度。

我聽到「許澤銘老師」三個字，忽然想到曾在寶貴老師《我的特教生涯》中讀過這個名字；那正是當年老師猶豫是否到臺師大任教時，推她一把的人（註4）。

我們又拿起酒杯喝了一口，也吆喝寶貴老師再喝一口。老師談起婚姻，說：「有一回我們家族聚餐，我的孀婆（我有點忘記稱謂）鼓吹我趕快結婚。當時我便對孀婆說：『只要有人第一個向我求婚，我就嫁給他。』」我忍不住說：「這太冒險了吧！」寶貴老師說：「我是說話算話的人」。

寶貴老師的書櫃總會放著一本《許信枝傳》，而這本是老師親自幫許校長校對書的人，當時寶貴老師已校對超過第14次了！寶貴老師不僅義不容辭幫忙校對還推書。而這位許校長屢屢到台北也會刻意去找寶貴老師，要老師陪她去醫院看診。事後，我才知道許校長也曾當過媒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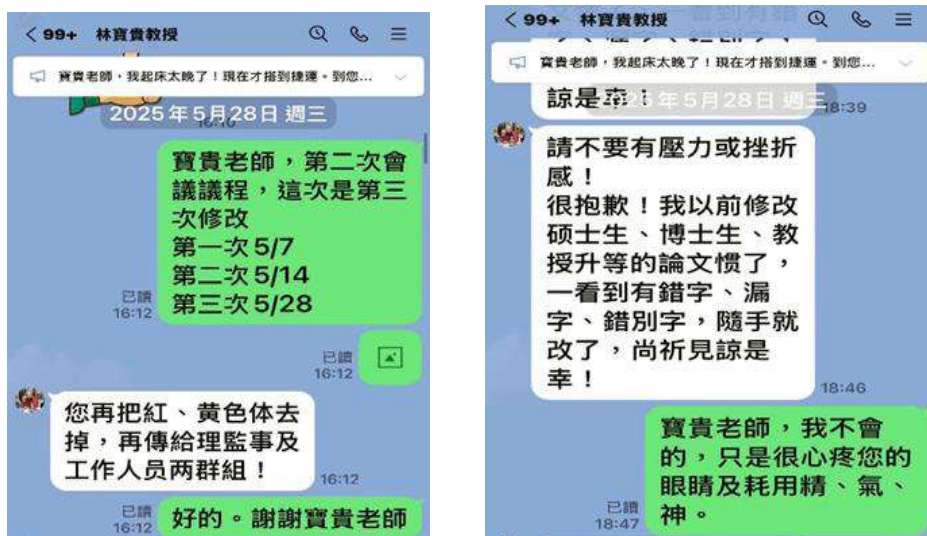


圖：(左)寶貴老師與這在日本認識的盲生合照/(右)寶貴老師幫許信枝校長校對的書

〈鏗而不捨與堅持〉

杞教授 2024 年從嶺南師範學院回台，被中華溝通障礙教育學會的理監事們簇擁當任第八屆理事長。杞教授沒有告訴我原因，直接找我當任秘書，杞教授說：沒有問妳(羅文吟)接不接，就是妳了！於是我就這麼接下秘書一職。

幾乎所有會議議程、計畫書等，都是杞教授先擬稿，然後要我放在第八屆理監事的群組上。接著，寶貴老師立即傳 Line 告訴我，要我先收回，因為她還沒審稿。寶貴老師對學會的各種文件內文非常重視，連標點符號、用字遣詞都要符合她的標準。有時，她會修一修、修二修、修三修、修四修……就這麼來來回回。我心想，連杞大教授寫的議程、計畫書都要修這麼多次，天啊！到底要修到什麼程度？到最後，我也不知道哪個版本才是最後上傳的那一版！心裡也嘀咕起來；反觀杞教授，卻覺得給寶貴教授有事做才好，管她修多少次。



圖：寶貴老師審閱學會會議議程、工作計畫書修改過程之對話

2022 年寶貴老師從台師大將資料書籍搬回家中，並且提前告訴邀請她授課的單位說：「我要關 mic，這是最後授課的一年，此後我就不再講課了！」。為此，寶貴老師開始製作《我的特教生涯》powerpoint 檔。授課

後，我再根據寶貴老師上課口述的音檔轉成文字檔。在製作過程如同寶貴老師說的：我們那時代沒電腦，有電腦是在 2000 年時，當時我是主任用手寫的，也不用我打字，打字的事情交給工讀生用電腦打出來。所以我不會電腦。抱歉！又要麻煩文吟老師過來幫我的忙。於是 I 有了更多知道什麼叫做林寶貴教授式的鍥而不捨的故事《我的特教生涯》。

去年 2025 年元月寶貴老師開始鍥而不捨推薦玉枝院長和我報名「星雲文教基金會優良教師典範獎」。從 2024 年過年前她開始遊說我報名，我到她家協助她修訂《我的特教生涯》，每去一次寶貴老師便提醒我一次。當場我也看到她打電話給玉枝院長，鍥而不捨的打。最後院長也被寶貴老師說服交了照片，其他老師幫院長完成。

而我並非不順從寶貴老師的意思，只是自認為沒有足夠的好去報名，並且這些名項（註 5）不在我人生的志向裡。由於推移不過寶貴老師如高廣過須彌山（註 6）的狀態，我只好在寶貴老師家裡，她說一句我打一句地完成表格的內容，寶貴老師見表格完成，趕緊一口氣簽了五張她的名字。此事，等寶貴老師已心繫照顧自己的身體，我也了然無事，很快忘記。未料這封安放在書櫃內未寄出去的郵件，如今卻成為壓在胸口的懺悔，無法彌補的過錯，與懊悔當時自己為何不通人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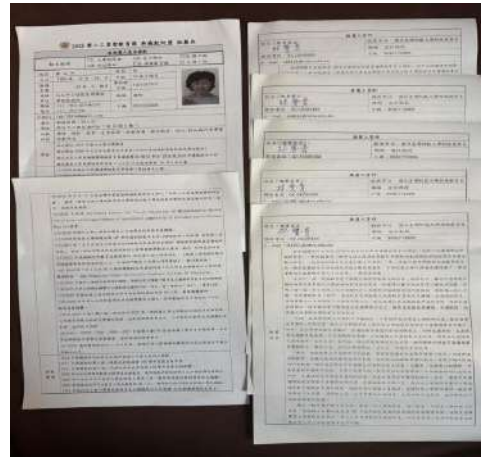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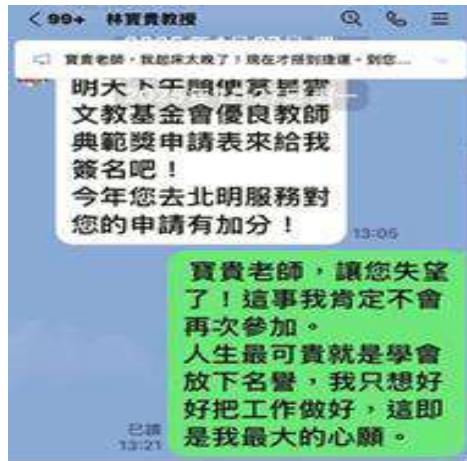


圖:寶貴老師於 2025 年元月來訊要我報名「星雲文教基金會優良教師典範獎」/(右下)寶貴老師連續為我報名表簽名

今年(2026)3月15日寶貴老師半夜在家裡浴室跌倒，隔天老師的家屬清秀姐恰好有事找我，於是也將老師在浴室跌倒緊急送醫的狀況告知。

聯繫杞教授之後，我們於3月16日前往台北市仁愛醫院探望寶貴老師的傷情。我們三人(杞教授、何嫵老師及我)偷偷摸摸彷彿犯錯的孩子，躲在門簾後面伸頭瞄看寶貴老師一眼，深怕沒事前與她「預約」，寶貴老師會頭頂冒煙，然後說：「為什麼事先不告訴我你們要來！」還好，這一天，寶貴老師沒生氣，她身穿一件滿是梅花花瓣滾邊蕾絲的典雅上衣，正安然挺直背桿，看著我們三個人頭正在看她。

寶貴老師忽然說話了：「昭安老師你們怎麼來了！」這句話宛如通關密碼，給了我們整個身體挺直站立出來的令牌。杞教授不改幽默地說：「老師我們來看您，沒先打電話預約，不要生氣喔！」其實杞教授比我們兩人更緊張，因為是他帶頭來的。

我們正視寶貴老師之後，清楚看到她鼻上戴著氧氣細管，床上架著小型餐板，餐板上擺放手機、半碗的稀飯、一盒還剩2/3的菜餚，顯然是自己正在動手進食。床的右邊也架著兩台烤燈（或稱紅外線烤燈）宛如煦日陽光照在寶貴教授的身上，是那麼溫和與柔暖。

我們問寶貴教授跌倒的狀況如何？寶貴教授回說：「骨盆粉碎性骨折」（註7）。這話宛若尖刀上的鋒利，一把插入我最軟的心膜，差點我就在寶貴教授的面前哭了出來！我的直覺：這不是疼痛指數達到滿分？為何寶貴教授還能坐得挺挺在床上用餐，這是什麼強壯、什麼堅強的意識力量，讓她有足夠的力氣與之抗衡-我不會被打敗的。

3月31日杞教授在第八屆理監事群組放一則昔日與寶貴教授的美好視頻，也放一則法院通過學會的證書。我點開來看，發現寶貴教授留言寫上：「謝謝昭安理事，謝謝昭安理事長」這時我人已在上海。見到這幾行如獲至寶的字，酷似瞬間喝上一杯甘甜消暑的甘蔗汁如此冰涼沁心。

4月2日西藏色季拉山口，氣溫零下5度，我查了台北的氣候23度宜人舒適。晚上我再度點開我們5人的「寶貴老師寶貝群」的群組，19:36分寶貴教授傳了一張「到家囉！」的貼圖，那張貼圖的人物正悠悠哉哉地躺在沙發上，張大眼睛端著前方，手持那微微發亮的遙控器。這顯然是一張報平安告知「我已經到家了」的意思。我看到下方已經有好幾個按讚的小圖，然後又看到杞教授立馬傳上特製的杞式按讚貼圖。哇！我趕緊去告知同去西藏的會計長祝娟這個天大的好消息，無疑吃下一顆定心丸。寶貴教授也太強了！太厲害了！居然連骨盆粉碎性骨折都難不倒她那堅強與鍥而不捨的毅力。如今想起，那豈不是寶貴教授太想回家，夢迴的毅力。

4月7日週二，這天我在西藏的日喀則及珠穆朗瑪峰大本營，氣候無比的寒風刺骨與凜冽。一早我點開杞教授在第八屆理監事群組，看到杞教授傳了一席話：「今日(4/7)凌晨2點寶貴老師安然離世，謝謝老師陪我們數十年…」的消息。此刻提筆書寫我與寶貴老師之間的點滴，一股暖流及悲戚交織如潮水般湧上，淚水不止。

我常掛在心裡，看見杞教授就說：我和寶貴老師也才認識沒幾年，怎麼寶貴老師就辭世了？我還有好多話都還沒跟她說完！都還沒說完！這一

天風起了！樹葉從高高的樹枝上緩緩地飄落了下來，我抬頭望向天際，望向台師大前方的大草坪，晴日暖風生麥氣，綠陰幽草勝花時（註8）。



圖：(左上及右下)到仁愛醫院探望寶貴老師，她挺直坐在病床回說：「骨盆粉碎性骨折」/(左下)4/2日寶貴老師在群組上傳「到家囉」的貼圖/(右上)3/31寶貴老師回應謝謝昭安理事長/(右下)。



寶貴老師謝謝您！我是好愛！好愛您的文吟謹上

【此文註解】

- 註 1:法鼓山關懷院刊訊:這四十九天的中陰身就是等待緣與業力的時間，在這重要的四十九天裡最好是能夠幫亡者做超度、布施供養，以及誦經、念佛等佛事。超過四十九天以後，亡者可能已經投生，我們幫他做的功德，效果還是有的，只是沒有四十九天以內的作用大。
- 註 2:取自寶貴教授手稿《我的特教生涯》之羅錄音 3-4 的逐字稿:「我成立彰化師大特殊教育中心，在台灣師大兼任三年的特教系系主任、特教研究所所長、特教中心主任，這一些都是行政工作，特教行政比教書更複雜，更繁重了」。
- 註 3:根據吳純純老師回覆黃玉枝院長的內容:「我也曾留這張照片，那時是他剛去日本學針灸時到我們住的公寓來拍的」。
- 註 4:寶貴教授《我的特教生涯》口述稿的羅錄音第 3-4 逐字稿:「許澤銘主任後來又聘請我進入台灣師大，他是我在台北盲啞學校時候的同事，他去日本也比我更早，他幫我找保證人」。
- 註 5:元·無名氏《博望燒屯》第四折:我今日當權，掌軍師名項，則不如我在那半坡裡養性。
- 註 6:蓮花生大師的《山淨煙供》(Riwo Sangchö)須彌山(妙高山)為佛教世界中的中心宇宙大山，體積極其巨大。
- 註 7:骨盆粉碎性骨折的疼痛指數在醫學的「視覺類比量表」(VAS)滿分 10 分中，通常高達 9 至 10 分，屬於最劇烈的極度疼痛等級，取自急診與麻醉醫學的臨床常規評估中，VAS/NRS 的 7 分以上即定義為「重度疼痛」。
- 註 8:北宋詩人王安石的《初夏即事》石梁茅屋有彎碕，流水濺濺度兩陂。晴日暖風生麥氣，綠陰幽草勝花時。

斯人如彩虹，遇上方知有——懷念敬愛的寶貴先生

文/平莉

（南京特殊教育師範學院）

4月7日上午十點，風和日麗。我正在學校上課，忽然在群裡看到寶貴老師離世的消息。震驚之下，連忙向袁東老師求證，得到確認的回復，還附了一張她病榻上的最後留影。眼淚瞬間奪眶而出，那幾日心緒總被哀思牽動，每每念及便濕了眼眶，久久沉在悲傷裡難以釋懷。直到杞教授發來消息：「老師一向樂觀，等你下次來臺北，我再同你講她生前的點點滴滴。」這句話像有溫柔的力量，漸漸撫平了我的心緒。我也忽然懂得，寶貴老師的一生，遠非尋常女性的人生尺度可以丈量。

記得2018年2月我初到臺北，正應了那句「冬季到臺北來看雨」。抵達後的頭半個月，雨勢或密或驟，幾乎沒有停歇的時候。我是在師大美術系訪學，經杞教授與袁東老師引薦，不知不覺間便融入了特教系的圈子，周遭滿是親切與暖意。到臺北的頭幾天，幾乎人人都問我：「你去見過寶貴老師了嗎？」那時我還未曾拜望。就這樣，在眾人的指引下，我終於見到了這位素聞其名的長者。

那日剛走進寶貴老師的辦公室，便見一位身形清瘦、鬢髮花白的長者迎面走來。她精神矍鑠，語態溫藹，讓人一見如故，只覺如沐春風。可那時的她，正飽受病痛侵擾。她每兩日便要去醫院針灸理療，卻仍每日到辦公室處理事務，偶爾也同大家小聚。雖已榮休多年，她始終在特殊教育領域默默耕耘，未曾停歇。

她的故事細碎又動人：曾因伏案工作到深夜忘了時間，年近八十的她，不願驚擾旁人，便獨自在辦公室守了一整夜；她的穿搭與居所佈置雅緻靈動，總讓我覺得她藏著一顆柔軟的少女心；最讓我感念的是，我發的每一條朋友圈，她都會留意點讚，偶有錯過也會一一補上；她還常同我微信敘談，耐心開解我彼時的困惑。或許正因這些細碎的暖意，儘管訪學已過去

八年，與她相處的點滴仍清晰如昨。那些零散的記憶，像被妥帖收存的星光，安放在心底深處，溫暖又熠熠生輝。

這便是我眼中煙火日常裡的寶貴老師：溫暖、謙和、樂觀、自律，又自帶一份鬆弛的通透。而在專業領域裡，她更是當之無愧的拓荒者。她一生深耕聽障與溝通障礙教育，是中國臺灣地區特殊教育界里程碑式的學者，更是推動兩岸特教交流的核心橋樑人物。

多年間，她多次主辦兩岸溝通障礙學術研討會，既邀請大陸特教專家赴台交流，也組織臺灣學者赴大陸考察聾教育、融合教育的實踐成果。她的研究成果被大陸特教界廣泛參考，其中關於聽障兒童語文教學、融合安置的論述，被多地聾校納入課程改革的借鑑方向，成為兩岸特教領域互學互鑑的重要紐帶。她兼具國際視野與本土實踐根基，既紮根聽障弱勢群體的真實需求，又主動打破兩岸學術壁壘。她的教育理念飽含人文關懷，始終重視身心障礙兒童平等溝通、融入社會的權利，對兩岸聽語康復教育的發展有著長遠的參考價值。

斯人如彩虹，遇上方知有。寶貴老師，我們永遠懷念您。

寶貴老師，真的好懷念您！

文/胡永崇

(屏東大學特教系)

今年（2026）四月初，在臉書上驟然看見寶貴老師辭世的消息，剎那間，我愣住了，久久無法相信自己的眼睛。震驚之餘，腦海裡立刻浮現的，是去年（2025）在杞昭安老師安排下，我與杞老師、劉錫吾老師一同前往老師住處拜訪的情景。那一天，老師雖然清瘦，但精神矍鑠，神采奕奕，步履穩健，談笑風生，笑容依舊那樣溫暖而親切。我怎麼也無法相信，不到一年的光陰，竟已天人永隔。

回首往事，我與老師的師生緣分已有四十餘載。民國六十九年，我進入臺灣教育學院（今彰化師範大學前身）進修部第一屆特殊教育學系就讀；民國七十二年，又至嘉義師專（今嘉義大學前身）第一屆國小啟聰師資培訓班進修；民國七十三年大學畢業後，再留校修讀第一屆特殊教育研究所碩士班。一路走來，我數度有幸成為寶貴老師的學生。

在我的記憶裡，老師授課極其認真，治學嚴謹；然而，對學生卻始終溫和慈愛，言語之間總帶著令人安心的溫度。老師不只是傳授知識，更用人格風範，潛移默化地影響著我們。

後來，我回到彰化師大進修博士學位時，老師已轉至臺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任教，而我的研究領域也逐漸轉向學習障礙，與老師專精的聽覺障礙領域已有漸行漸遠之感。雖然始終敬佩老師在特殊教育界的學術成就、豐碩的著述，以及令人景仰的聲望，但彼此相見的機會卻愈來愈少。歲月流轉，我心裡甚至曾默默想著：「老師一生桃李滿天下，教過的學生何止萬千，也許早已不記得我了。」

直到幾年前，一段幾乎被歲月沖淡的師生情誼，竟因臉書(Facebook)而重新牽起。

有一天，我驚喜地發現，老師不僅會為我的臉書貼文按讚，還會留下溫暖的回應。起初，我甚至懷疑是不是同名同姓的人；待確認真的是寶貴老師後，那份驚喜與感動，至今仍歷歷在目。從此，只要老師留言，我總是第一時間回覆，因為我珍惜每一次與老師跨越歲月的交流。

去年(2025)七月，與杞昭安老師、劉錫吾老師一同前往老師家中探望時，一進門，我故意笑著問老師：「老師，您還記得我是誰嗎？」

老師幾乎沒有絲毫停頓，立刻回答：「你是胡永崇，我怎麼會不知道。」

短短一句話，卻讓我的眼眶瞬間濕潤。

那一刻，我驚嘆的不只是老師驚人的記憶力，更深深感受到，在老師廣闊浩瀚而慈愛的心田裡，原來一直留著我的位置。對一位學生而言，那是何等的珍惜與感動啊！

正當我因重新與老師聯繫而感到欣喜，也常常期待著下次北上時，一定要再去看望老師，再陪老師聊聊天、話往昔，沒想到，等來的卻是老師已經遠行的消息。

人生最深的遺憾，莫過於此。

古人云：「子欲養，而親不待。」而今，我心中切切的感觸卻是：「生欲報，而師不待。」

曾經以為，來日方長；卻原來，人生最令人措手不及的，正是那一句「來不及」。

如今，老師的音容笑貌依然清晰如昨，老師上課時的神情、說話時溫厚的語氣，以及那慈祥的笑容，都還深深留存在我的記憶裡。然而，臉書上，再也等不到老師的一個按讚、一句留言；人生裡，也再沒有機會向老師請益、與老師敘舊。

師恩如山，潤物無聲；歲月雖逝，恩澤長存。

敬愛的寶貴老師，謝謝您一路以來的教誨與關愛。您留給學生的何只是知識，更是一份溫暖、一種典範、一生的感念。

寶貴老師，真的好懷念您！

書山之側，師恩長存——追思林寶貴教授

文／譚小猛

（華南師範大學特教系）

驚悉林寶貴教授辭世，心中久久不能平靜。對我而言，寶貴老師並非正式課堂上的授課教師，也不是我的論文指導教授；然而，在我從學生走向大學教師、從特殊教育學習者走向研究與教學工作者的歷程中，她以一位特教前輩的學養、風範與溫暖，給予我許多指引與鼓勵。如今追憶往事，許多畫面仍歷歷在目，令人感念不已。

2013年8月至2014年1月，我曾赴臺灣師範大學訪學一個學期。那時的我仍在學術成長的道路上摸索，帶著對臺灣特殊教育的好奇、敬仰與期待來到師大。也是在那段時間，我認識了林寶貴老師。因為杞昭安老師的辦公室就在寶貴老師辦公室隔壁，我常常經過那裡，也因此多次見到寶貴老師的辦公室。至今最難忘的，是她辦公室裡堆積如山的書籍與資料。那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書多」，而是幾乎讓人感到震撼的知識景觀：一摞摞書、一疊疊資料，彷彿都在訴說她一生對特殊教育、溝通障礙教育與學生培育的投入。

更令我感佩的是，在那樣的年紀與學術地位上，寶貴老師依然沒有停止閱讀、思考與工作。她仍在看書，仍在整理資料，仍在指導學生，仍在關心特殊教育的發展。對當時年輕的我而言，這是一種極大的震動。原來一位真正的學者，並不是因為已經擁有豐厚的學術成就而停下腳步；恰恰相反，越是站在學術與事業的高處，越能以謙遜、勤勉與持續學習的姿態面對專業。寶貴老師那間被書籍環繞的辦公室，後來在我的記憶中逐漸成為一種象徵：那是特殊教育人的精神書房，也是後學者應當仰望與追隨的學術高地。

在臺灣訪學期間，寶貴老師還曾特意請我吃飯。現在回想起來，我仍然深感受寵若驚。她是兩岸特殊教育界德高望重的前輩，是許多特教工作

者心中的泰斗；而我當時只是從大陸來臺訪學的一名年輕學生。她完全可以只是禮貌地寒暄幾句，卻願意撥出時間，像長輩一樣與我交談、用餐，關心我的學習與研究。那頓飯於我而言，不只是一次普通的餐敘，更是一位前輩對後學的接納、鼓勵與提攜。

席間，我趁機向寶貴老師請教了不少專業問題。她沒有因為我的問題稚嫩而敷衍，也沒有因為自己資歷深厚而居高臨下，而是耐心地回應，從臺灣特殊教育的發展、溝通障礙教育的實踐，到特殊兒童評量與教育支持，娓娓道來。她的話語中有豐富的經驗，也有對特殊兒童的深切關懷；有學術的嚴謹，也有教育者的溫度。那次交談使我真切感受到，所謂「大師」，不僅在於學術成就之高，更在於能否以寬厚之心扶持後學，以專業之力服務需要幫助的人。

2014年博士畢業後，我回到廣州，在華南師範大學特殊教育系工作。未曾想到，與寶貴老師的緣分並未因訪學結束而中斷。其後，寶貴老師曾來到我們專業，對我們的學科建設、人才培養與專業發展給予了許多指導。我們也有幸邀請她一起用餐，聆聽她對特殊教育發展的看法。她對專業的熟悉、對現場的了解、對後輩的關心，都讓我們深受啟發。

我還曾在廣州聽過寶貴老師的培訓講座，主題是特殊兒童語言評估。那場講座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她講評估，並不是單純講工具、量表或程序，而是始終將評估放在理解兒童、支持兒童和改善教育的脈絡中。她提醒我們，特殊兒童語言評估不能只是為了得到一個分數或結論，更重要的是看見兒童的溝通需要、發展可能與教育支持方向。直到今天，我們華南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實驗室仍然保存著臺灣版本的特殊兒童語言評估手冊。每當看到這些資料，我都會想起寶貴老師當年在講座中嚴謹而清晰的講授，也會想起她對溝通障礙教育長期而深厚的投入。

工作之後，有時我也會就一些專業問題向寶貴老師請教。她總是耐心回覆，從不因為自己是前輩、名家而怠慢後學。她的回覆有時是具體的資

料建議，有時是研究與實踐思路的點撥，有時則是對特殊教育專業發展的提醒。這些幫助看似點滴，卻對我這樣的後輩意義重大。它讓我感受到，真正的學術傳承並不只發生在正式課堂和學位論文中，也發生在一次次請教、一段段回覆、一場場交流、一份份無私分享的資料之中。

後來，我們華南師範大學特殊教育系教師赴臺灣參訪時，寶貴老師也親自出來接待，並為我們授課。她以自己長期深耕臺灣特殊教育、溝通障礙教育與專業組織建設的經驗，向我們介紹相關工作。那不僅是一場專業交流，更是一種跨越地域與世代的精神傳遞。她使我們看到，特殊教育不是封閉的學科領域，而是一項需要專業共同體長期合作、彼此支持、持續推進的事業。正如追思文集序言中所言，寶貴老師創立中華溝通障礙教育學會，並使其成為兩岸特殊教育人員交流的重要平台，對兩岸特殊教育發展影響深遠。我個人的求學、工作與交流經歷，也正是這一平台與這份情誼的受益者。

回望與寶貴老師相識相交的這些年，我最深的感受是：她把特殊教育真正做成了一生的志業。她不是把特殊教育僅僅當作一份工作、一個學科或一項研究領域，而是以全部生命投入其中。無論是書山之中的持續閱讀，還是對學生與後輩的耐心指導；無論是專業講座中的嚴謹闡釋，還是兩岸交流中的熱情接待；無論是對溝通障礙兒童的長期關懷，還是對特殊教育事業的無私奉獻，都讓我深受感動，也深感敬佩。

寶貴老師，感謝您曾經給予我的專業幫助與精神引領。作為後輩，我將銘記您的教誨，繼續在特殊教育研究、教學與服務的道路上努力前行，並把您對特殊教育的熱忱、對後學的扶持、對特殊兒童的關愛，傳遞給更多學生與同行。

願寶貴老師安息。

師恩長存，風範永在。

追思敬愛的林寶貴老師

文/饒舞林

（貴州省貴陽市原貴陽盲聾啞學校）

今年4月7日，驚悉敬愛的寶貴老師仙逝，心情十分悲痛。

我與寶貴老師的緣分，來自於進入特殊教育行業。2001年，我進入貴陽盲聾啞學校，從事聽障、視障特殊教育工作。在長達20多年的特殊教育工作中，在國內各種特殊教育學會的會議上，多次見過寶貴老師。一直景仰畢生都在投身特殊教育相關事業，深受兩岸特教領域從業者敬重的林寶貴老師。

寶貴老師是臺灣特殊教育領域的拓荒者，2022年獲第九屆星雲教育獎「終身教育典範獎」，投身特教事業逾65年，是臺灣特殊教育界泰斗和領軍人物。

寶貴老師不僅在臺灣有著極其深遠的影響，對兩岸特殊教育交流也做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我一直把寶貴老師當做偶像，一直努力向寶貴老師學習。

2019年7月，我有幸到台師大參加「海峽兩岸視障教育研討會」，見到了敬愛的寶貴老師。老師親切和藹，德高望重，平易近人。她主動加我微信，「謝謝您專程從貴州來台參加視障教育研討會」親切的話語沁潤心田。晚宴後，微信告知：「晚宴看到那麼多老朋友，真是喜出望外。謝謝您送我好多件珍貴的禮物。真實過意不去！恭喜您又擔任新的要職（退休後到貴州盛華職業學院盲人學院院長）！希望今年9\21兩岸溝通障礙學術研討時，您能再來參會獲發表論文。」這些話語至今仍縈繞耳邊，難以忘懷。

之後，寶貴老師不斷指導和支援我的工作，讓我踴躍投稿期刊論文，並指示不限於聽障論文。她將臺灣英才教育先驅許信的校長傳記傳送給我，讓我學習之。

在寶貴老師的關心支持下，2021 年，我的關於視障高等職業教育的論文被寶貴老師選入《2021 溝通障礙教育期刊第八卷》。老師陸續發來《中華溝通障礙教育學會 2023 年論文集》，《中華溝通障礙教育學會 20 周年研討會活動錄影》等等材料，讓我得以學習和借鑑。

最令人動容的是寶貴老師的《我的特教生涯》，讀之，感人至深。鄙人雖然經常自認為已經廉頗老矣，但讀了老師的特教人生後，自感羞愧難當。

2024 年，杞昭安教授結束國內工作臨返台前，到了貴州，我特地拜託他給寶貴老師捎去點點心意，而寶貴老師回復「尊敬的饒院長，您託杞昭安教授送我兩瓶名貴的盛華情茅臺酒，不知怎麼回報您？期待您再來臺灣指導與交流。」

這些年，一直與寶貴老師保持聯繫與交流，今年年初，我與老師還互相祝福新年快樂！

殊不知，寶貴老師 4 月就悄然離去！斯人已去，但英名長留，精神永在。寶貴老師敬業一生，厚愛我等晚輩，可敬可佩！

嗚呼哀哉！特教界失去了一位優秀的領軍人物，願寶貴老師天堂再續特殊教育情緣！

圖:2019 年 7 月參加台師大「海峽兩岸視障教育研討會」





貴州省貴陽市原貴陽盲聾啞學校退休校長
饒舞林（72歲）2026年7月4日星期六凌晨

我敬仰林寶貴教授，她對我的幫助銘記在心

文/孟繁玲

(鄭州工程技術學院特殊教育學院)

孟繁玲院長的心聲

敬愛的杞教授好！感謝您對我的信任，你們做得太好了，這是對林教授最好的追思。我敬仰林教授，她對我的幫助銘記在心，有這麼多的同道人愛她，相信她會永遠含笑天堂。最近我的身體也有些問題，正在接受中醫治療，怕是難以完成您的期望，深表歉意。[抱拳]

忽聞噩耗！悲痛萬分。[流淚][流淚][流淚]與寶貴教授的交流，彷彿就在昨天，歷歷在目。她不僅是特教楷模，為兩岸特教事業嘔心瀝血，鞠躬盡瘁；更對我們學校手語翻譯專業發展更是鼎力相助，2008、2010、2012、2013 年多次來校講座指導，為手語考級提供了大量書籍和理論指導……在我的心目中，她是我的導師、朋友、親人、更是心中的榜樣。我是多麼捨不得她離開我們，又深感無能為力。願最敬愛的林教授一路走好，在天堂安息。[合十][合十][合十]

眼前很快浮現出當年我們在一起的時光，她的音容笑貌即刻浮現在眼前。我有幸參與創辦大陸高校第一個手語翻譯專業，因此，在張寧生教授的引見下，幸運地與林教授成了「忘年交」，林教授對我們幫助很多，我們之間的情誼很深。其實我們之間也有很多故事。最難忘的是：2008 年 5 月 12 日，汶川大地震時刻，我和林教授在一起，那天下午，我陪她去了鄭州盲啞學校參觀，晚上又趕回來，在我們實驗樓五樓進行了學校舉行的「2012 年手語大賽」，林教授在現場堅持到底。



參會人員、校領導一起合影留念



在林教授的支持下，2008年，中國大陸高校，成功舉辦了手語翻譯專業研討會。



學校安排了聾生們參與表演的文藝晚會，大家都很开心。



學校安排了聾生們參與表演的文藝晚會



2008年5月12日下午，汶川地震之後，我陪同林教授到鄭州盲聾啞學校參觀。



會議之後，我和張寧生教授、龔群虎教授一起去參觀黃河。



去機場參觀聾生創業基地，一起合影留念



會議之後和張寧生教授合了影



我和林教授在炎黃二帝塑像前合了影

您只是走出了時光——謹以此文，寄託哀思

文/朱紫橋

（貴州師範學院教育科學學院）

2015年下半年正式入職，成了一名大學教師。同年年底，收到同學院楊娟老師的邀請，讓我與田婧老師一同赴臺訪學，心情激動不已。

2016年1月抵達臺北，見到了杞昭安老師，一位和藹可親，親切隨和又不失幽默風趣的「男神」，與我們亦師亦友。帶著我們三人參觀、學習了很多，有幸結識了特教圈各個專家、校長、教師等，其中，令我們印象深刻的，便是林寶貴老師。

印象中，達到某個領域的專家的人，一定略帶威嚴或者與人有距離感。可寶貴老師慈祥且溫和，聽到杞老師介紹我們從貴州遠道而來，更是給予我們鼓勵和支持，讓我們備受鼓舞！那時的寶貴老師已然退休，可是每天還堅持上班，繼續工作，這份敬業精神很是讓人欽佩。

2017年9月，有幸接到杞老師的邀請，赴臺參加「兩岸溝通障礙學術研討會」，在會上聽到寶貴老師發言，時隔一年再次相見，倍感親切。會後與大陸其他特殊教育同行一起聚餐，感受到了特教同仁們的熱情。用餐席間，寶貴老師聽聞我們三人是第二次自費來臺，立刻起身發言，表示對我們的認可和關切，也有了上臺表演的一次珍貴的機會。您總能敏銳的感受到別人情緒中的細枝末節，也從不吝嗇給予晚輩鼓勵與幫助。

此後，在漫長的近9年時間裡，再未有機會親自見到寶貴老師本人。但是，總能從杞老師的微信朋友圈中時常看到大家與寶貴老師的各種見面、聚會留影的動態。每每滑到，都會忍不住停留，每張照片點開，一一翻閱，看看大家都在做什麼，餐敘時又吃了什麼美食，如同我本人也在場參與一般開心。

時隔多年，記憶也許會模糊，但情感不會。有幸在工作的第一年就認識寶貴老師，為我職業生涯樹立了榜樣，也給了我源源不斷的前進動力。

願您在另一個世界，一切安好，看到我們的文字時，知道仍有非常多的人，受惠於您，對您日夜思念。

2026 年 7 月 4 日

懷念寶貴老師

文/湯劍文

(廣東省中山陽光學校)

那天聽到您離開的消息，晴朗的天空瞬間蒙上一層薄薄的水霧。之後的幾個小時，腦子轉個不停，心卻無處安放！我該做什麼？我又能做些什麼？雖沒有遠隔千山，這一水卻也讓我無緣見您最後一面！尊敬的寶貴老師！

忘不了我們赴台學習，您一次又一次地親自為我們辦理手續，讓我們順利往返、滿載而歸！

忘不了您一次又一次應邀來中山，為中山培訓了一批又一批優秀特教教師，為中山特殊教育的騰飛儲備了大批人才！

印象中，我從來沒有稱呼過您「教授」，「寶貴老師」是我對您唯一的稱呼。我知道，往後的日子，我再也沒有機會在節日裡向您問好！我也知道，我該長大，不能再像個孩子一樣地依賴您！但是，我是真的捨不得、放不下！

還記得，那次您與簡老師一起來中山，彼時中山特校剛建了一個職訓場所，正缺一個題字，您的到來恰逢其時，我斗膽請您題字，您欣然應允，凝神細思，「茗軒」就此成了您留在中山特校的真跡。哦，我知道，我該做什麼，我可以做什麼了！

我委託特校同事在「茗軒」門前的椅子上放一朵校園的小花。當同事把照片發給我時，我的心放下了。

離開特校有幾年了，但我時時記著向您學習請教的情景。從您身上，我看到了超越特殊教育、甚至超越教育的東西。我覺得，這應該就是大家常說的人格魅力吧！



寶貴老師，永遠愛您！

斯人已逝，風範長存

文/戴東紅

(廣州市啓聰學校)

多年來，我每週和寶貴老師都有一個不約而同的約定：彼此問候，恭祝安康。3月31日上午10時16分，我還收到她充滿童趣的問候，然而4月7日就驚聞噩耗，令我悲痛難抑。

我與寶貴老師是通過鮑瑞美校長在九十年代認識，當時我擔任廣州市聾人學校校長，兼中國教育學會特教分會副秘書長、聾教育研究會主任。1997年通過鮑校長的牽線，由前任校長何靜賢率領廣州聾校六人團隊，參加在臺北舉辦的手語大會，得到寶貴老師的熱情接待，從此開啟了海峽兩岸特殊教育交流活動。從1998年開始，每一年寶貴老師都把「中華溝通障礙學會研討會」的邀請函發給我，由我轉發給各地，開始幾年都由廣州組團參會。幾年後，大家都和寶貴老師建立了聯繫，各省自己組團參會，無論哪個省市組織特教教師去臺灣交流，都得到寶貴老師的熱情接待。大陸每年聽障教育研討會，我們也是通過寶貴老師組團回國參加，促進了兩岸特殊教育的交流。我雖不能每年都赴臺參會，但每年研討會的論文集寶貴老師都親自寄給我，讓我感動不已，決心以寶貴老師為榜樣堅守初心、為兩岸特殊教育交流貢獻自己的力量。

2007年，廣州大學開辦聾人高等教育，我剛好在廣州聾校退休，受廣州大學市政技術學院聘請，我不負重托開拓廣東省聽障高等教育。寶貴老師得知後，十分高興，為支持廣東新開辦的聽障高等教育，她親臨市政技術學院，到課堂聽課、和學生交談，對老師進行培訓，激勵特教教師辦最好的聽障高等教育。她時時關注市政技術學院特教教師教育教學情況，直到她去世前，我還看到她在微信朋友圈為市政技術學院的老師取得的每一點成績給予點讚，讓老師們感動萬分。為充實市政技術學院特殊教育資源，寶貴老師還向學校贈送臺灣教育部特殊教育工作小組出版的《常用手

語辭典》、《特殊教育辭典》、《中華溝通障礙學會研討會論文集》、《我的特教生涯》等等特殊教育書刊給學院，她這種「特教無邊界」的大愛，激勵每一個特教教師砥礪前行，使市政技術學院獲得了「廣東省特殊教育先進單位」的殊榮，這榮譽也承載了寶貴老師大愛。

1998—2008 年，中國教育學會特殊教育分會、香港英華漁人協會經教育部同意，為促進內地聾校辦學水平的提高，開展了「內地實驗聾校項目」，並在上海、廣州設立英華特教師資培訓中心，寶貴老師每年都到培訓中心授課，她的弟子遍及華夏大地，惠澤大陸特殊教育，寶貴老師的精神激勵特殊教育工作者，用專業與愛心守護特殊孩子，做有溫度的特教人。

2015 年，香港漁人協會資助的「中國特殊教育在職師資實地培訓專業委員會」成立，我擔任司庫工作。培訓工作在 2015-2016 兩年時間內，在吉林、江西、湖北、安徽、廣東舉辦五期在職教師培訓，年邁瘦弱的寶貴老師帶領臺灣特教精英長途跋涉，不辭勞苦奔赴五省為 500 多名學員授課，我們勸她歇歇她都不肯，一定要把授課任務完成，她的敬業精神成了大陸特教人的楷模，閃閃發光。

寶貴老師是海峽兩岸特殊教育交流的橋梁，是我們特教路上的燈塔，永遠照亮我們前行的方向。三十多年來，寶貴老師把臺灣先進的特教理念帶到大陸，又把大陸特教的經驗帶回臺灣，為兩岸多所特殊教育學校牽線締結友好學校，促進兩岸特教共發展，她是中華民族特殊教育的大先生，她的離去，是世界特殊教育巨大損失。

斯人已逝，風範長存。敬愛的寶貴老師，您永遠活在我們心中！



圖：廣州大學市政技術學院
每年派老師參加在臺灣舉辦的兩岸溝通障礙研討會，
都得到寶貴老師熱情接待。



圖：林寶貴教授到廣州大學市政技術學院課堂
指導，與聽障大學生交流。



圖：2012年10月23-28日林寶貴教授在廣州作
專題講座。全市特教教師以及各類殘疾學生家長
代表聆聽了林教授的講座。

廣州市啓聰學校（原廣州市聾人學校）
戴東紅 泣上

大師風範，溫潤如初 ——追思臺灣特教泰斗林寶貴先生

文/莫富堯

（中科樂聽智慧技術有限公司）

2026年4月7日，一個尋常的日子，卻因一則消息而變得無比沉重。驚悉那位對後輩關愛有加的教授——林寶貴先生永遠地離開了我們。那一刻，手機螢幕上的文字變得模糊，心中湧起難以言說的悵然與不舍。

回想起初入特教服務行業的那些年，我還是一個懷揣熱情卻懵懂的新人。懷著對行業前輩的崇敬，我曾給幾位知名教授發E-mail請教，但大多石沉大海。唯有她，不僅親自回覆了我的信，還主動約定了見面時間。

那是在一場行業展會上，我第一次見到了這位被後輩仰望的學界前輩。她沒有半點架子，而是耐心地詢問：「我可以給你提供什麼幫助？」那一刻的溫暖，我至今記憶猶新。她讓我感受到：在她眼裡，一個默默無聞的後輩，也值得被認真對待。我鼓起勇氣，提出了許多專業和行業相關的問題。她一一解答，細緻入微，毫無保留。末了還邀請我到臺灣訪學。臨別前，她輕聲問了一句：「今天的接見，能讓你回去跟公司交差嗎？」這個細節讓我心頭一顫，她不僅關心我的專業成長，連我在職場中的處境與壓力都細心體察。這種為他人考慮的細膩程度，真是讓人動容。後來跟她的很多學生以及受過她照顧的人溝通得知，她的這份細膩體貼並非偶然，而是她早已融入骨子裡的習慣——像呼吸一樣自然，隨時流露。

後來，我有機會到臺灣參加由她的學生杞老師主辦的兩岸視障交流會議。她不僅熱情地請我吃飯，還盛情邀我到她家中小聚。那次聚會中，我聽她講述自己一路走來的歷程。原來，她並非一開始就立志投身特教——這個行業最初對她而言，是一個無奈的選擇。但既然選了，就要兢兢業業做好；做好了，自然就成了事業；事業做好了，人生的價值也就隨之而來。那一晚，她給我上了人生中重要的一課：不是所有的偉大都源於天賦

的召喚，更多的偉大，源於對平凡選擇的堅守與深耕。她讓我領悟到，不管起點高低，只要日復一日地在平凡中，把小事做到極致，生命便自有其分量。

此後，我們一直保持聯繫。當我開始探索特殊教育的智慧化方向，萌生了做評估量表智慧化研究的想法時，我忐忑地向她請教。沒想到，她不僅慷慨地將她自己的紙品質表授權給我們使用，還親自進行了悉心指導。有時為了一個評估條目的設置，我們的通話能持續兩個小時。她會詳細講解這個條目前因後果——為什麼這樣設置、歷史上有哪些爭議、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應該如何調整。她甚至多次邀請我帶團隊到臺灣，由她親自為團隊進行系統培訓。然而，由於赴台手續等諸多現實問題，這次培訓始終未能成行，每每想起，心中總有些遺憾。更讓我慚愧的是，那些珍貴的授權研究，由於種種原因至今還未得到充分推廣和應用。

她一直鼓勵我把一線的實踐經驗寫成文章，讓更多的同行看到。她說，在一線工作中要保持研究的思維，把實踐中的困惑變成研究的問題，再把研究的結果反哺到一線中去——這樣，工作才會越做越專業，越做越有深度。她讓我明白，不要因為身處一線就放棄對研究的追求，研究不是高高在上的學術，是對日常工作保持思考的習慣，是把困惑變成問題、再把答案帶回實踐的能力。真正的專業成長，不是離開一線去追求高深的理論，而是在一線中保持觀察、反思與提煉。

其實我不是先生的直系學生，也無法在學術上給她任何回饋。她的指導和關照，無關職務、無關利益、無關地域，甚至無關任何世俗意義上的「關係」，跨越了身份、跨越了利益、跨越了海峽。她對我這個「無關」的人傾盡所能的幫助，讓我真正理解了「老師」兩個字的分量。她是我心目中的大師——大師之大，不在位置，而在那份對知識傳承的無私，與對每個渴望成長之人的平等以待。

2026年4月7日，她走了。走的前幾天，她還在群裡向大家問好，像每一個平凡的日子。沒有人意識到，那是她最後的問候。她這一生，把每一天都活出了溫度——認真對待每一個人、每一個問題，溫柔地對待這個世界，直到最後一刻。在她身上，我看到了生命的長度，也看到了生命的厚度。

感謝杞昭安老師組織這次追思活動，讓我有機會將這些深埋心底的往事和感悟重新梳理，在整理的過程中重溫了那些溫暖的點滴。

親愛的寶貴老師，您讓我明白：有些光，雖不耀眼，卻能照亮最容易被遺忘的角落；有些愛，雖不喧嘩，卻足以支撐起一個個原本黯淡的人生。

「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您沒有真的離開，因為您留下的，是漫山遍野的迴響。

願您在天國安息，無病無痛。我們永遠懷念您。

感謝先生！ 懷念先生！

文/劉錫吾

(嶺南師院特教系)

您是我心目中對台灣特殊教育貢獻巨多的學者。初次見面，在您面前顯得侷促，您用明朗爽快的笑聲，告訴我原來「大咖」級的學者，可以如此平易近人，和藹可親！您的著作等身，讓我景仰不已！您用做學問的熱忱，告訴我「大咖」級別的學者所涵養的知識和學問是透過平常的努力和用心所砌成的！不是一蹴可幾！往日您透過「line」訊息關心晚輩之熱忱，暖透我們的心，感受到您如同家人般的對待，那份說不出的感受，長駐晚輩之心。初次拜訪您，您拿出珍藏多年的珍貴好酒，準備招待我們，拿出後發現磁瓶中的美酒早已經蒸發掉了，您用淡然的笑容，告訴我們酒蒸發掉了，美麗的酒瓶仍完好如初，那種童氣般的笑聲，告知我們美好的事物曾經擁有即可，不用執著。再次拜訪您，您拿出預備的點心招待我們，怕我們客氣，您逐一分配點心，要我們吃完，那份招待的熱情，仍然清晰可見，令人難忘！您對學生們而言是寶藏般的珍貴！感謝先生！懷念先生！

學生 劉錫吾敬上



「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人生走到某一段落，時間的流逝，便恍若沐浴時那些掉落的髮絲，單位是把，一轉瞬就一把一把地被流水席捲，了無影蹤。年歲漸長，隨之亦日漸「習慣」身邊長者的驟然離去，也總感傷更濃，祝福更加深重。

猶記今年四月初，一則通知，我有幸趕赴醫院跟寶貴老師告別。從大學進入特教系至今，與老師緣分似淺實深，像是一條隱形棉線牢牢牽引了四十年，待到那日病床前，終究還是逕自輕輕地、無聲無息地鬆開了。所幸指尖停格，隨侍在側的我們幾人，和老師堅定地互比了👉手勢——珍重、真切、沉甸甸、暖烘烘。

四十年的光陰能摺疊成什麼模樣？不過是當年那個初入特教的年輕人，一轉身早已白雪茫茫一片。而在這段漫長的日子裡，老師一直像是一盞熾熱的燈，亮在我們毋須回頭就能想望見的地方。老師也一直是響在我腦海中的醒示聲，畢竟我是開學第一週就被叫到系主任辦公室訓話的人，原是開學前，學長帶我去車棚挑選無主單車，而我相中的偏偏是主任的愛車。因此老師認識我的第一句話就是：「你好大的膽子，剛入學就偷走主任的車！」自此，我不但被老師記住了，爾後每每見我，老師的聲音也必定特別洪亮，表情永遠寵溺無奈。

老師用一輩子的時間，聲音洪亮地把自己融入成一部臺灣的特殊教育史。步伐堅定、總是不肯稍事休憩。我們也從不曾以為那是永遠不會改變的風景，畢竟萬物自在枯榮，人人各在其中自我修煉、短暫停留。四月那日走出醫院，風吹過街道，帶點微涼。或許，生命裡的告別，並不全然是失去。那些被歲月沖走的，其實都換了一種模樣，融進了我們往後的呼吸

裡。老師沒有真正離開，只是率先走進了悠長的時光中，化作我們日後，每一次面對生命幽谷時，溫柔而堅定的寄託。

晚安，最親愛寶貴老師。有生之年，我們都會謹記您的教誨與範典。您親手播下的種子，已經散布得很廣、很遠了。

寶貴老師就像特教人的一根脊梁

文/田婧(貴州師範學院)

2016 年 2 月我跟紫橋、楊娟第一次到臺灣參訪，三個初出茅廬年輕老師在「人生地不熟」的寶島，短短 10 來天收穫了滿滿的善意、熱情、關懷和友誼，在杞老師的「周密」安排下我們一路南下，臺北、臺中、花蓮、嘉義、彰化……當時開玩笑說就差基隆就完成滿收集了呢~遇到的每一位師長友人都讓我們無比開心和感動，現在想起來都覺得太溫暖太幸福了！離開臺灣前一晚我們跟隨杞老師到臺師大特教系拿東西，當時已經八點多，一樓黑漆漆的走廊只有一間辦公室還亮著黃燈，一個消瘦的身影正在門口準備關門離開，杞老師開心地打招呼：「誒！寶貴老師，這三位是貴州遠道而來的教授哦！」寶貴老師緩緩轉身，笑眼彎彎看著我們：「哇！貴州來的朋友啊，歡迎哦！」在臺灣「遊學」了一圈，從不同老師們嘴裡聽到過「林寶貴老師」的名字，我們當時 25、26 的年紀，沒見過什麼「大佬」，沒想到在離開臺灣的前一晚卻見到了這位傳說中的「大佬」，更沒想到「大佬」是如此平易近人、可愛可親！寶貴老師頭髮花白、身形瘦削，但是精神矍鑠、神采奕奕，早聽聞老師是臺灣特教奠基人之一，我們還以為她早已退休，杞老師卻說寶貴老師一直在堅持工作，每天雷打不動六七點到學校報導~那是我們第一次見到寶貴老師。



幸福來臨的很快！第二年，杞老師邀請我們參加第四屆中華溝通障礙教育學會年會，哇！又有機會跟這群可愛的朋友見面了！當時寶貴老師當時近 80 高齡了，每一場討論會她都親臨參與，不是作為大人物去「站台」，而是真切地輸出、真誠的交流，當時交流會的氛圍好極了，不同論壇學者老師的分享也言之有物，雖然我本身不是做視聽障教育的，但那次參會收穫頗豐，因為那不止是聽障礙的溝通、也是兩岸同胞的溝通、是幾代特教人的溝通、是一群熱情善良的理想主義者的溝通……



會後寶貴老師代表中華溝通學會邀請大家聚餐，場地是有點復古的禮堂，前方甚至有個舞臺，人很多大家都很輕鬆，由於我們是從最內陸的貴州自費過來參會的，寶貴老師還專門向大家介紹了下我們，最後不知怎麼演變到要上臺「獻唱一曲」（於是大家就在老師的身後鬼吼鬼叫）。





17 年之後我們再沒機會見到寶貴老師，但有幸從「臺灣之窗」——杞老師的朋友圈經常看到她的動態，還是跟我們記憶中一樣，笑臉盈盈、神采奕奕，永遠在熱情快樂地投入工作。

26 年 4 月 7 日，微信上看到寶貴老師離世的資訊，非常錯愕，因為一直都看到老師精神抖擻投入工作的一面，不敢相信看起來那麼健康快樂的老師居然離世了……

跟寶貴老師只有短短數面之緣，但是她的敬業、熱情、善良、淵博、幽默、豁達等等所有堅韌美好的品格一直影響著我，她就像特教人的一根脊梁，她的品格她的精神她的思想永遠都會支撐我們，有那股精氣神在，「人」就可以一直昂首走下去。

先生於我，既是高山，亦是明燈

文/楊娟(貴州師範學院)

驚聞寶貴老師與世長辭，霎時淚湧如潮。恍惚間，還像坐在她家中閒聊的那個下午，茶煙未散，笑語猶溫。而今回頭，最痛的是沒能帶著我的幼崽再去見她一面，也沒能讓她親眼看看我穿上博士服、捧著畢業照的模樣——這兩樁憾事，怕是再也無從補上了。

先生於我，既是高山，亦是明燈。

初識她，是我單方面的仰望。二十年前，聽張文京老師講述臺灣特教專家的奉獻與情懷——如何躬身於兒童，如何忘我於專業，而「林寶貴」這三個字，是出現得最多的名字。後來在專著間一次次遇見她的姓名，我常常想：那該是怎樣一位高山仰止的大學者啊！從未料想，有一天我竟能叩響她辦公室的門扉。

第一次獨自赴臺開會，杞昭安老師引我去見她。一路上我忐忑不安，怕驚擾，怕冒昧，卻又掩不住心底的雀躍——我就要見到我的偶像了。可當她真的站在我面前，那份不安霎時煙消雲散。沒有專家的距離，沒有長者的訓導，只有前輩對後輩的溫煦，如春風拂面。

第二次與第三次見，是和紫橋、田婧一起，我們三個「小青椒」自費去臺灣參會，還被杞老師他們笑稱「感動臺灣特教」。而寶貴老師，竟悄悄把補貼塞進我的包裡，不動聲色，卻重若千鈞。

第四次，是與先生同行，以旅遊為名，特意去她家裡拜訪。她領我們參觀，一件件細數收藏，每一樣物件背後都藏著一段光陰的故事。臨別

時我握著她的手說：「寶貴老師，請多保重，下一次，我會帶一個小傢伙一起來。」——不想，這竟成了再無法兌現的約定。

2020 年，我斗膽請她為我的博士申請寫推薦信，她一口應下。待收到信時，我恍然發現，在她眼中，我居然如此值得期許。那封信，是認可，更是厚望。

而今，老師遠行，世間少了一位溫暖的長者，我心中空了一角明燈。她不曾走遠——她的叮嚀仍在耳邊，她的目光仍在我前行的路上。我惟願不負她曾那般鄭重相待，將她給予的光，一點點傳下去，給更多的孩子，給更多像我當年一樣的年輕人。

寶貴老師，安息。您的溫度，我們會一直記得，也會一直帶著。

仁智勇達的大先生林寶貴

文/馬建強

(南京特殊教育師範學院/中國特殊教育博物館)

林寶貴先生，2026年4月7日因病在臺北逝世。她生於1938年12月2日，享年88歲。古人講三十年為一世，也講一個人五十為知天命，七十為古稀，八十以上為耄耋。林先生耄耋之年壽終正寢，也可謂樂歸彼岸。我生亦晚，與林先生相識更晚，只是2012年9月在南京、2019年7月在臺北拜訪過兩次。對她所從事的事業，我不具備從專業從學術上來進行認識評價的能力。現在是7月，林先生離開我們已經兩個多月了。林先生的逝世，我卻如喪考妣而悲痛難抑，有些奇怪。我心裡覺得，她應該不逝世；她不應該逝世；她至少應該活得更長。這種想法確實奇怪，我給自己的解釋是，林寶貴先生是一位大先生，她集仁、智、勇、達於一身，令人「遠之則有望（望之儼然），近之則不厭（即之也溫）」，真是「仰之彌高，鑽之彌堅」。

一

我原先的工作是媒體人，曾擔任過一家綜合性生活類文化期刊的總編輯，成天就是採訪編輯、約稿審稿、編印發行，與特殊教育沒有一點關聯。2010年，我的工作換了賽道，來到南京特殊教育師範學院，負責籌建一所特殊教育博物館。這是個全新的工作，無論是特殊教育，還是博物館，我都是零基礎零經驗零儲備。那時我四十多歲，標準中年男，但自己還以為依舊是青年，青年多情而寡愁，青年才疏而志大，青年天真而昂揚。一位博物館老館長跟我說，你要籌建博物館，先看一百所博物館。一位特教前輩跟我說，你要瞭解特殊教育，先拜訪一百位老特教人。我自己則對自己說，讀萬卷書，行萬里路，訪百千師友，看百千器物。青年最寶貴的就是心氣，不成熟才會創新，不疲倦才會熱愛，不滿足才會精進。你說無知無畏也可，你說純粹執著也行，你說樂此不疲也對，在社會各界的

大力支持下，博物館建成開放，特教史研究專著出版，也算是功不唐捐。當然現在回首往日，籌建博物館、研究特教史，從來不是一個人在戰鬥，許多高人、貴人、好人給了我無私的支持與幫助。林先生就是其中之一。

二

我2010年1月到南京特師工作不久，就知道林寶貴的大名。中國特殊教育的本土化發展，路徑是非常清晰的：晚清時期西學東漸，外國傳教士把西方特殊教育思想與實踐帶入了古老中國，1835年在澳門女塾出現了女盲童入學的特殊教育活動，1874年在北京出現了學校化制度化的特殊教育機構也可稱為特殊教育學校——瞽叟通文館（即今北京盲人學校前身）。繼而在武漢、煙臺、臺南、泉州、福州、上海等地陸續由外國傳教士創辦的特殊教育學校——盲校、聾校。這些學校，大多規模較小，規範較少，師資缺乏，更多帶有慈善救濟性質，但中國的特殊教育由此濫觴。進入民國後，一批本土教育家勇於開拓，特殊教育學校由之前幾乎全為外國傳教士創辦而逐步過渡到華人自辦為主。筚路藍縷以啟山林，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特殊教育的思想與實踐，漸次在中國大地上艱難而頑強地生根開花。1949年一批大陸的特殊教育工作者來到臺灣，與當地為數不多的特教工作者一起共同努力，促進和加快了臺灣地區的特殊教育事業發展。上世紀八十年代大陸改革開放後，臺灣地區的一批特殊教育工作者來到大陸，通過互訪合作、學術交流等方式促進了大陸地區的特殊教育事業發展。這一時期，以吳武典、張訓誥、林寶貴、杞昭安等為代表的特殊教育專家，不辭辛勞殫精竭慮，成為兩岸特教交流的橋樑與紐帶，成為兩岸特教合作的先導與關鍵。我到南京特師工作以後，便從學校老師口中多次聽到林寶貴的大名。大家都說她是臺灣特教界的泰斗之一，是臺灣聽障教育與溝通障礙研究的奠基人，她被包括南京特師在內的大陸多所高校聘為特聘或客座教授。未見其人，先聞其名，這自然讓我對她有了很多期待。2011年，時任學校領導的丁勇啟動國家重大出版項目「特殊兒童教育與康

復文庫」編寫工作，因為我曾經在江蘇教育出版社工作過，學校指派我參與這套文庫編寫的前期工作。我查找了我當年的日記，相關文字抄錄如下：

2011 年 11 月 22 日，在學校主持國家重大出版專案「特殊兒童教育與康復文庫」編寫研討會，臺灣師範大學教授林寶貴、高雄師範大學陳曉娟及方武等參加……會議期間，專門拜訪林寶貴先生，專門請她為博物館題詞「一花一世界」。林先生在緊張的會議間隙專門用毛筆在宣紙上書寫了幾幅供我選用，非常感謝。

這是我第一次見到林寶貴。她面目清臞，淺淺的微笑，靜靜的說話，但神態堅定，不怒而威。我現在還清晰地記得，她談對這套書的總體設計，這套書一共二十本，特殊兒童教育十本，特殊兒童康復十本。書名分別為：殘疾兒童權利與保障，特殊兒童教育導論，特殊兒童教育評估，特殊兒童早期發展支持，特殊兒童溝通與交往，特殊兒童認知訓練，特殊兒童行為管理，特殊兒童生活教育，特殊兒童體育與運動，特殊兒童生涯發展與轉銜教育，特殊兒童康復概論，特殊兒童物理治療，特殊兒童作業治療，特殊兒童語言與言語治療，特殊兒童心理治療，特殊兒童藝術治療，特殊兒童舞動治療，特殊兒童功能性視力訓練，特殊兒童定向行走訓練，特殊兒童輔助技術。

這套書的編寫出版，當時是填補大陸學術界、出版界的歷史空白，中國教育學會名譽會長顧明遠、中國殘聯主席張海迪親自出任總顧問，林寶貴受聘與中國高等教育學會特殊教育研究分會名譽理事長朴永馨共同出任叢書的學術委員會負責人。這套叢書，當年遴選的作者，以南京特師為主，但當時學校剛從中專升格專科不足十年，這些作者大多從未有過編寫專著的經歷，學校是花了吃奶的力氣，勉強湊齊了作者隊伍。但如何統一思想、規範體系、明確重點、寫出特色、確保品質，存在很多難題，需要一一過堂。林先生那幾天在南京，真是拼命三郎一樣，上午、下午、晚上時間都安排得很滿。那年先生已經 73 歲，古稀之年。丁勇和我都顧及先

生的身體，建議減少工作時間。同行的臺灣特教專家方武那年五十多歲，但他說，你們放心，她比我們年紀大，但精力比我們還旺盛，她不要休息的。

儘管那次林先生工作任務重，事情多，時間緊，但我還是抓住難得機會，提出想請她給我們正在籌建中的博物館題詞鼓勵。她答應了，但她要麼在會場召集開會，要麼在酒店食宿，沒有專門時間到學校來，我只好準備好宣紙、筆墨，帶到酒店，但她房間裡沒有可以鋪開宣紙的桌子，我便請酒店保安在大廳臨時找了一張桌子，鋪開宣紙恭候林先生惠賜墨寶。

「一花一世界」，林先生揮毫落筆，筆力道勁灑脫，近乎專業書家氣度。如今此幅作品懸掛在我們博物館的長廊裡，此句頗有禪意的題詞，常常讓參觀者讚不絕口，更讓我睹物思人信心倍增。

我第二次見林先生是2019年7月12日。那時我去臺灣參加海峽兩岸視障教育年會。13日晚，師大宴請大陸與會專家學者一起吃飯，林先生聽說後趕過來參加，當時我和杞昭安教授一起去迎候，遠遠地，只看到林先生肩挎布袋，逡巡而來，款款而來，氣質很好，只是比幾年前更加清瘦了。7月13日我的日記是這樣記錄的：

晚，會議聚餐，主辦方宴請大陸參會代表，林寶貴教授專門趕來參加，我與她相鄰而坐，她聽我說正在編寫大陸的特殊教育學科史，立即決定要送幾本她寫的專著，供我參考。這對我來說，真是及時雨。

我在寫作此文的時候，很想找一找當年林先生送給我的這幾本書，可惜我在我雜亂無章的書房找了又找，一本也沒有找到。冷靜下來我依稀記得，當年這幾本書我認真學習並做了筆記，但後來被同校的李澤慧老師借走了，應該是此後她就一直沒有還。我寫的這本特殊教育學科史，回顧了特殊教育學科從萌芽到醞釀到發展到基本成熟的發展歷史，因為此書也算是填補空白之作，所以去年被評為我們省的哲學社會科學二等獎，我對特殊教育學科研究，學養不夠，學力不足，此書能夠得獎，那是集思廣益

轉益多師博采他山之石的結果，這裡面自然更有林寶貴先生的指導與鼓勵。

2019 年後，因為新冠等原因，海峽兩岸正常學術交往有所減少，這些年我與林先生便再也沒有直接交往。但現在因為微信聯繫方便，我在杞昭安老師、羅文吟老師的朋友圈裡，經常可以看到林老師的活動，她依舊忙碌，她始終微笑，她總在操勞。

三

林先生是 1938 年生人，從小聰慧刻苦的她 1957 年畢業於臺北女子師範學校，她的第一份工作就是臺北市盲啞學校，由此開啟她長達半個多世紀的特教生涯。她的學歷完整：臺北女子師範——臺灣師範大學（本科）——日本筑波大學（碩士、博士）——日本國立學藝大學（博士後）。她的經歷豐富：特教學校、普通小學、中學、大專、大學、研究所。她桃李滿天下：培養的本科生不計其數，碩士生、博士生二十多人。她著作等身：發表期刊論文 129 篇、出版專著 160 本。她特教涉及面廣（視障、聽障、語障、溝通障礙、特教課程、教學、教材、教法、鑑定、評估等）、成果類型多（教學、科研、推廣、輔導、研發；專案、專題研究計畫、專書、學刊論文、專題論述等）。林先生從 1992 年起，足跡幾乎遍佈大陸東南西北：黑龍江綏化，北京、上海、中山、廣州、重慶、南京、杭州、蘇州、泉州、鄭州、西安、宜昌、廈門、珠海、呼倫貝爾、煙臺、大連、南昌、佛山、長春、香港、深圳等，為海峽兩岸的特教合作親歷親為鞠躬盡瘁。此外，林先生晚年陸續捐出她畢生幾乎所有積蓄，累計近 400 萬台幣，用於特教研究、師資培訓、助殘公益等。

縱觀林先生一生，她把自己的所有青春、才華、智慧、勇氣、財富都奉獻給了特教事業，實現了她的人生期許：我愛特教，我信特教，我終身服務特教。她說，我的幸福就是看到特殊孩子的笑容。她還說，從事特教要有忘我的精神，不是為了一己的私利，而是為了弱勢族群謀福利。在我

心目中，她是一位仁者、智者、勇者、達者，她是「捧著一顆心來，不帶半根草去」的人，她是一位大先生。

她平凡而偉大，她樸實而繁盛，她素淨而剛強。先生遠去，原本高山仰止，而今杳不可及，謹以此小文，遙寄心香一瓣。

（馬建強，男，1967 年生。南京特殊教育師範學院教授，中國特殊教育博物館館長。）



一花一世界——記我們永遠敬愛的林寶貴教授

文/袁 東

（寧波市特殊教育中心學校）

一、初次見面

1995 年，在山東泰安的一次學術研討會上，青澀的我認識了來自臺灣的張訓誥教授，也見到了被臺灣同行認為年輕的學者杞昭安博士，此後在中國大陸各地我又多次見到杞博士，大家很開心。2009 年 7 月，我隨中國大陸代表團首次赴臺灣師範大學參加 2009 年海峽兩岸視障教育學術研討會，並宣讀論文。2010 年 7 月又受邀參會。2013 年和 2014 年，我以赴臺自由行的名義分別直飛臺北、高雄，遊覽西邊各個城市，飽覽東海岸美景。2015 年 7 月，我受邀到臺師大參會，在杞教授介紹下，在特教系 101 研究室拜見了林寶貴教授，因為她很忙，正在工作，旁邊還有工讀生在協助，我不忍打擾，只問候 5 分鐘。2016 年 7 月，我在臺師大又拜見了寶貴教授，這一次見面時間稍長，那天中午在杞教授的邀請下，我們共進午餐。與寶貴教授初次見面，感覺她雖然是 70 多歲老人，但儒雅、慈祥，說話緩慢、清楚，思維敏捷，熱情友好，是一位我喜歡的學識淵博、溫和可親的老教授。當時我還帶女兒（當時 12 歲）赴臺，寶貴教授還時時與我小女說話。



圖：我們永遠的赴臺第一站，打卡聖地，心靈樂園

作為一名研究型的特殊教育學校資深教師，我當然知道寶貴教授的盛

名。我學習特殊教育時間較早，1986 至 1990 在南京求學，主修盲教育、輔修聾教育。其實，我暗暗地搜集了很多臺灣出版的特殊教育書籍，寶貴教授早期翻譯和撰寫的書，我可搜索了不少。晚年時期的寶貴教授，足跡遍佈中國大陸許多省份，她培訓班的學生和上海英華碩士課程班的學員早已是各地特殊教育骨幹、聾教育精英，她的特教大愛種子已撒滿中華大地，正在開花、結果……

二、多次見面

2018 年 2 月，杞教授在臺師大榮退了，大弟子何世芸博士事先有吩咐，「袁東，你要來噢，代表對岸特教人物，要發言。」我遵旨，及早申請入臺證，在臺北參加杞教授榮退活動之後，我又拜見了寶貴教授。又去各地遊玩、會見朋友。我要返回了，寶貴教授得知後，執意請我們到羅斯福路的西堤餐廳吃西餐，因為長輩大愛的溫暖，讓我在冬天覺得穿厚衣服很熱，竟然要穿短袖。愛的暖流在我身上不斷流淌，特教長輩的真誠和摯愛，讓我們充滿夏日的熾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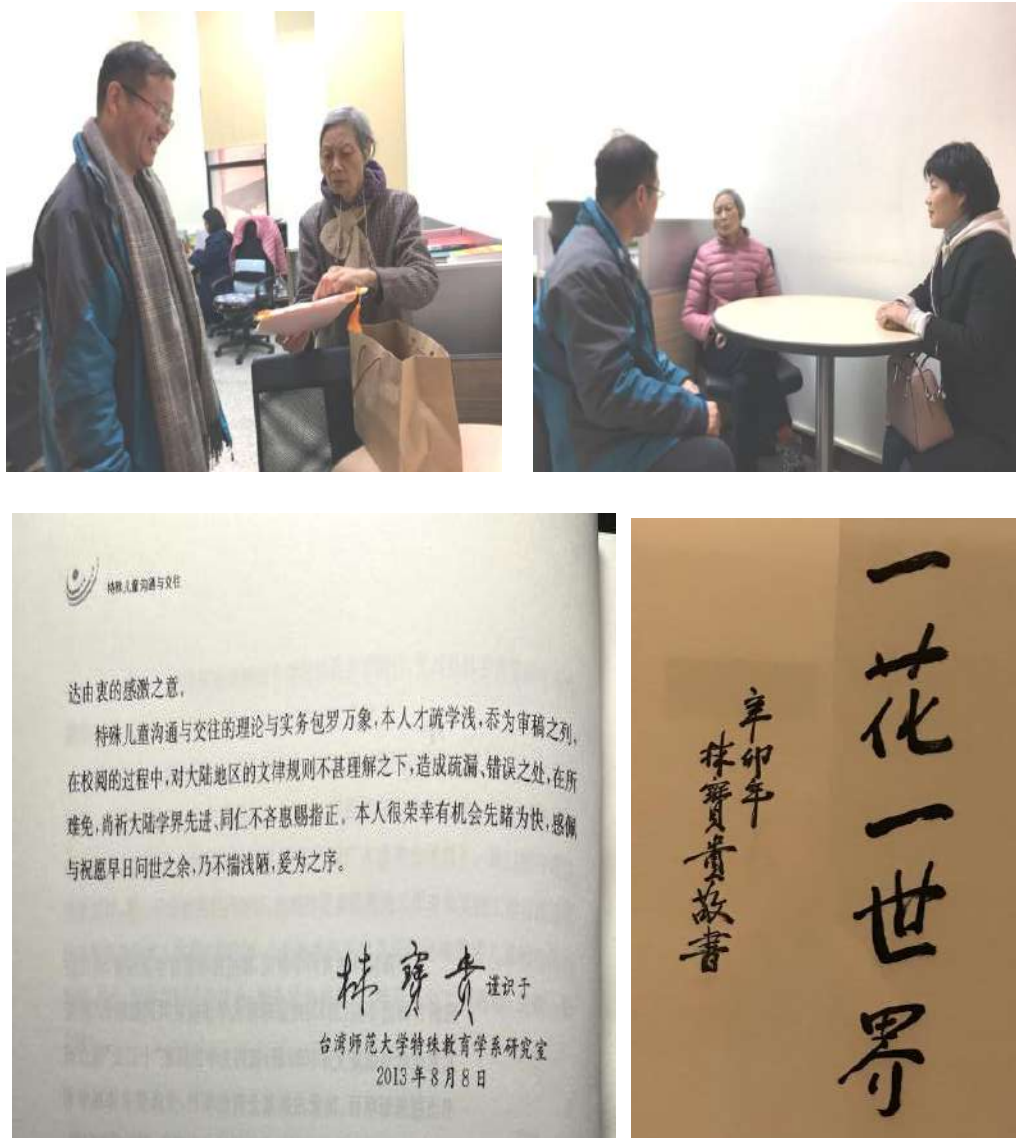


我每次赴臺，到達臺北和離開臺北，都要拜見寶貴教授，再小聚，已成為慣例。我怕打擾寶貴教授，杞教授說，「不要擔心，寶貴老師喜歡與大家見面，何況你又是大陸來的年輕教師！」我有4次順帶女兒赴臺旅行，寶貴教授每次都拉著小女的手，親切地詢問，「幾歲了，讀幾年級了，去了臺灣什麼地方……」有時，寶貴教授很可愛，還會說：「袁東老師，你這樣喜歡來臺北，可以考慮移民臺北生活。」她忘記了，對於我們中國大陸人來說，臺灣是境外地區，允許個人自由行是一種奢侈，這扇門什麼時候被關閉，都無法預料。我只是笑著說：「很方便，寧波到臺北，飛機直航只有1小時40分鐘。早上出門，中午可以與您一起吃飯，目前每年都可以來。」事實上，飛機直線距離只有1小時而已。還有幾次，杞教授和我一起去她家探望，寶貴教授會拉著我的手，說：「袁東老師，你看，我家很大，還有2個房間空著，你和女兒可以來我家住，一人一個房間，我都有被子的。」我知道，寶貴教授是日式生活的人，家裏乾淨、整潔，我確實很喜歡，我把她當作自己的長輩，但若是我們真的去住幾天，離開臺北，她則需要好幾天打掃和清洗，畢竟是80歲的老人，我不忍心麻煩她。我笑著說，「感謝感謝，我們會來住的，會來的。」有時，我故意住在師大路中間小巷子的一家民宿，離她家走路只有6分鐘，讓寶貴教授造成一個錯覺，認為我們就在她的身邊，她撥LINE給我，我可以很快到她家。寶貴教授總是那樣熱情、善良、可愛、細緻，替別人著想。我們認為她就是我們特教人的家人、親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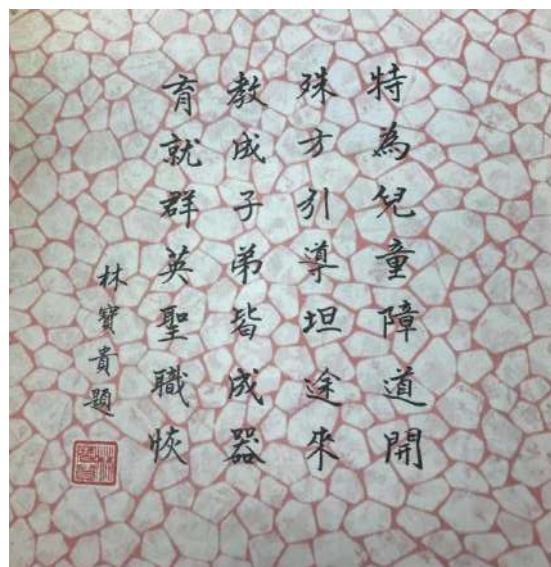
當然，寶貴教授不僅僅對我，她對每一個人，無論臺灣本島，還是中國大陸，她都是這樣的熱情、友好，她忘記了自己是 80 歲的老人，患有多種疾病。「為什麼我的眼裡常含淚水？因為我對她愛得深沉……」我不是一個能說甜言蜜語的男生，但我卻偷偷地含著淚水，也不敢讓寶貴教授看到。寶貴教授說過，「我年紀大了，年輕時認識過宗教，但我一生只信一種教，那就是特教。」樸素的話語，讓我們體會到寶貴教授的執著、堅韌和毅力，偉大的學者，內心是有堅強意志。我非常反感有些人不自覺，經常請寶貴教授查這個資料，詢問那個事情，那些人覺得自己的事情很重要，要請長輩協助，卻不知道寶貴教授二次患有癌症，反覆接受手術與化療，又罹患肌無力症，寶貴教授卻以「不拒絕別人」為準則。我如何去勸說她呢？她曾應邀幫助南京特師撰寫和出版一套特教叢書，到南京參加叢書大綱討論會，親自邀請寶島多位學者撰寫，親自審稿和潤色，反覆修

改，親寫序言，奔走、聯絡、準備書面文案，她甘為人梯，費勁心思，順利完成著作撰寫，造就了更多的人輕鬆獲得了教授職稱或更高的榮譽。寶貴教授，做事認真、淡泊名利、默默無聞，真的是「一花一世界」，微光
照亮夜行者！



2018 年 8 月，我專程去新北三峡的國立教育研究院查找早期臺灣特教史資料，查閱了一天，偶然發現在臺灣教育學院（彰化師大前身）任教的中年時期的寶貴教授，諄諄教導，寫下許多感人的文章。





2019 年 7 月，我和女兒的這次臺灣自由行，除了參會之外，更多地去東海岸旅行，回到臺北，與寶貴教授見面，她很開心，認為我們飽覽了最美的風光，因為我們是小眾遊，去了綠島，去了鹿野高臺看熱氣球，還包車去了池上、玉里，車覽玉長公路和隧道，到長濱和三仙臺，花東縱谷繞半圈，回到臺東，再回高雄，回臺北。我認為臺灣最美的風景就是普通的臺灣民眾，他們熱情、善良、樸實。兩岸一家親，和則雙贏，不和則皆輸。寶貴教授也認為兩岸特教一家人。每次到臺北，師大就是我們的大本營，博愛樓、特教系，我心中的聖地！愛師大、愛特教、愛寶貴教授、愛杞教授，必須到特教系打卡！沒有一個大陸的特教工作者有如此密集的 10 次臺灣之行，而臺師大是我的必到之地！因為我們必見這些偉大的特教人、談特教事、續特教情！





三、無法見面

兩岸政治關係有變化。2019 年 8 月 1 日開始，大陸暫停試點城市的臺灣自由行。繼而爆發新冠疫情，2022 年 12 月 15 日，大陸宣佈解除疫情時期人員外出管制。但臺灣地區至今也沒恢復陸客自由行，文教交流幾乎全停，兩岸又回到了之前的隔絕狀態。儘管如此，寶貴教授堅持召開一年一次的兩岸溝通障礙教育學術研討會，即使疫情持續三年，通過線上視訊的方式，依然每年有研討會。我也通過線上參會，發表論文《初中視障學生點字讀寫速度追蹤研究》（2020 年研討會），專題演講《視多障幼兒溝通策略初步研究》（2021 年研討會），發表論文《自閉症視障幼兒個案評估》（2022 研討會）。寶貴教授竟然用了一天時間仔細潤色，又請另一位教授審核。全文刊登在《溝通障礙教育期刊》第 9 卷（P91-97）（2022 年 9 月），發表論文《聽障融合班級課堂教學效果質性研究》（2023 年研討會）、發表論文《聽障融合班級三師協同教學質性研究》（2024 年研討會）、發表論文《學前孤獨症兒童入學適應觀察研究》（2025 年研討會），並不是我的研究水準有多高，而是寶貴教授的寬容和厚愛，甚至特別優待，她有心架設平臺，讓我們這些後輩每年要寫作業，有一個發表的地方，從而逐漸提升我們的專業學術水準。寶貴教授良苦用心，我們感受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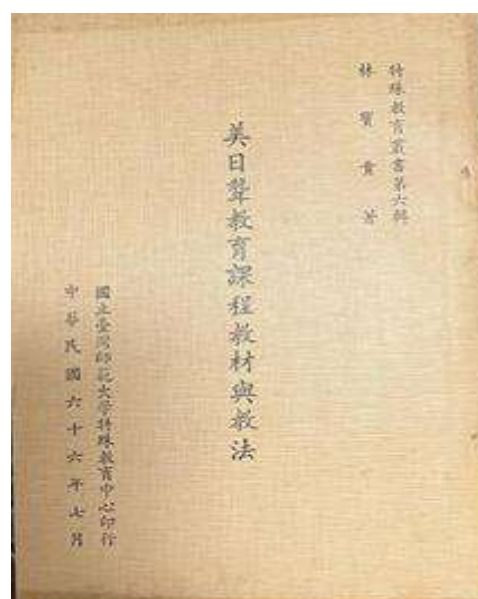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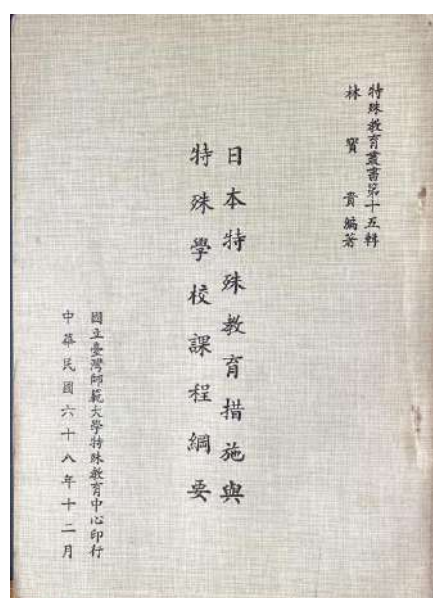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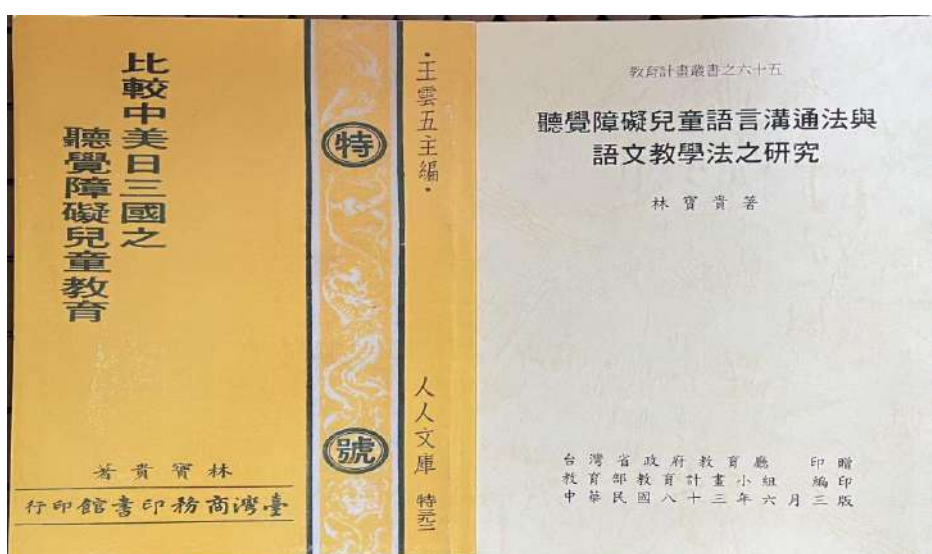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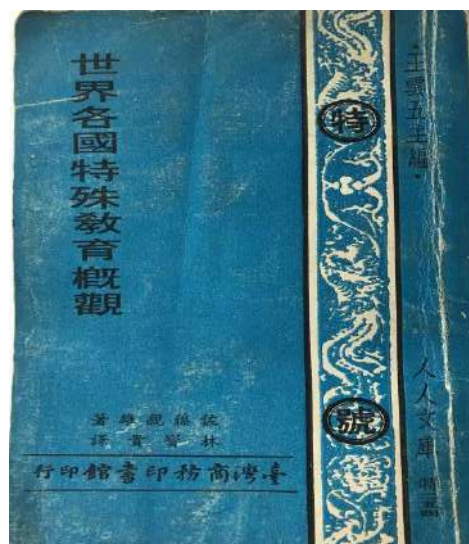
有一次，我的投稿論文已超過了規定截止時間一周，被退回，寶貴教授得知後，還與熾康理事長說明，希望允許我的論文進入審核環節。她是縱容我，但她也是為了一位大陸特殊教育教師有新作而高興，特別照顧，我的論文並不嚴謹，又何德何能，讓寶貴教授費心費力？我不是她的學生，也沒有在彰化師大、臺灣師大讀過書，又不是上海英華班學員，而她的心胸是如此的寬廣，她沒有門派之爭，沒有林氏弟子的圈子，她的內心只有大愛，她真的是我們的特殊教育的大家長！我的聽障教育（溝通教育）實踐並不長，但她總是勉勵我，給我機會。記得 2021 年 9 月的研討會，需要線上同步視訊，寶貴教授吩咐家楠主任和玉霞教授透過微信與我通話，前一天進行線上測試，確保第二天的視訊會議成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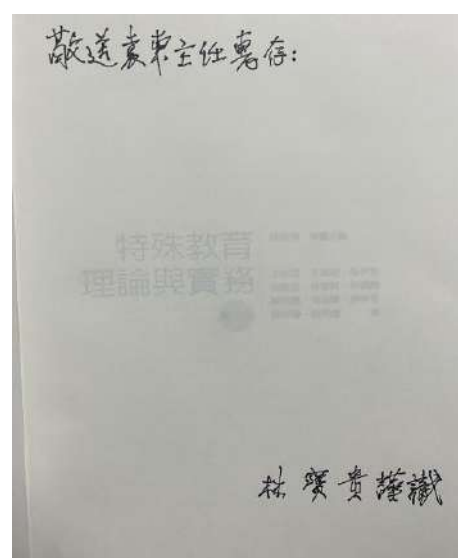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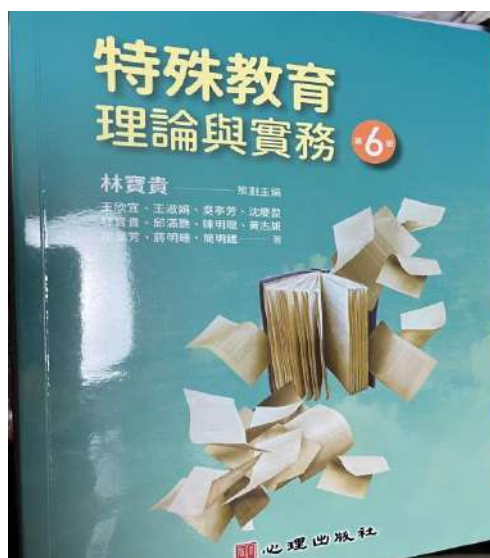
我較少有恭維之語，但我的內心知道。寶貴教授是有日式工作和日式生活習慣的學者。她總是以「不麻煩別人」為準則，疾病的折磨讓她非常消瘦，我很擔心她的健康，我經常和文吟老師商量，如何讓寶貴教授多吃食物，還專門請文吟老師幫我訂購一些營養食品送給寶貴教授。我有 7 年沒有來臺灣了。說方便，寧波直飛臺北，真的只有 1 小時多；說艱難，真的很難，目前兩邊都卡，「一彎淺淺的海峽，臺灣在這頭，大陸在那頭。」我知道，一位 80 多歲的老人在等待我們，而且她的身體和年齡，等不起！每次辦會之前，她總是問我們，「袁東老師，疫情結束了，可以過來參會嗎？」我知道她也無法理解兩岸的目前狀況，但這不是我們可以簡單敘說的。彷彿等待就是最好的辦法。我記得寶貴教授有二次撥微信電話，詳細詢問我為什麼不來臺北？我只好實話實說，以目前的兩岸關係，我們申請不到入臺證。寶貴教授聽完之後連連嘆息。這個辦了 20 多年的會議，她多麼希望像之前那樣每年有 100 名大陸同仁參會、參訪，共享兩岸溝通教育學術新成果。

四、我心永遠

我人不能來，寶貴教授的生日禮物，還是要寄出，有時是一個小音樂盒，有時是一套日式瓷器。寶貴教授的生日很好記，每年的12月2日，也是南京特師的成立日，真是巧合，寶貴教授很高興，特教人的緣分！每次收到我的小禮物，寶貴教授總是請杞老師錄製視頻傳給我，總是反覆道謝！「袁東老師，你又寄禮物給我，感謝你，讓你破費了。」我心依舊，牽掛長輩！臺灣不能去，我就去日本吧，我去日本4次，走了幾個好地方，剩下東京還沒有去。我有時在念想，沿著當年寶貴小姐赴日留學路線走一圈，那是多麼美好的事！當年的東京教育大學就是如今的筑波大學，在東京遠郊茨城。筑波大學人間科學院身心障礙域系多位教授與寧波特教合作，我熟悉的寧波籍裴虹研究員，在那裡任教多年。我也要去九州鹿兒島，聽說寶貴教授曾在那裡短暫居住過，修改論文。還有，學界應該要有寶貴教授的一本傳記，這也是臺灣特教史的重要組成部分。想法很多，一一去實現卻不易！寶貴教授的一生是傳奇的人生，從北一女中到臺北女子師範學校就學，到臺北盲聾學校任教，到大龍國小交換任教，到臺灣師大英語系就讀，到古亭女中夜間部任教，到東京教育大學留學，在日13年，獲得博士學位之後，返回臺灣，先後在彰化和臺北任教。見證、參與和推動了臺灣特殊教育發展，培養大學部和研究所學生難以計數，桃李全臺，溢至大陸和全世界。

作為寶貴教授的粉絲，我喜歡搜集她的著作，有早期的，也有現今的。





圖：2023 年 12 月 22 日收到寶貴教授贈書

寶貴教授目前已乘鶴西去，但她的精神長存。作為專業的特殊教育工作者，唯有繼承和發揚她的遺志，才是最重要的。我們需要辦理要事和大事，希望學會存在、年會繼續、期刊繼續，研究持續，新人繼出，希望兩岸特教同仁攜手合作，共創中華特殊教育美好未來！

我心永遠，銘記大愛！願寶貴教授在那裡平安、快樂！那裡沒有病痛，沒有雜音，只有安寧和開心！

最後，讓我們瞭解不同時期寶貴教授的風采！



圖：在臺灣省立臺北女子師範學校時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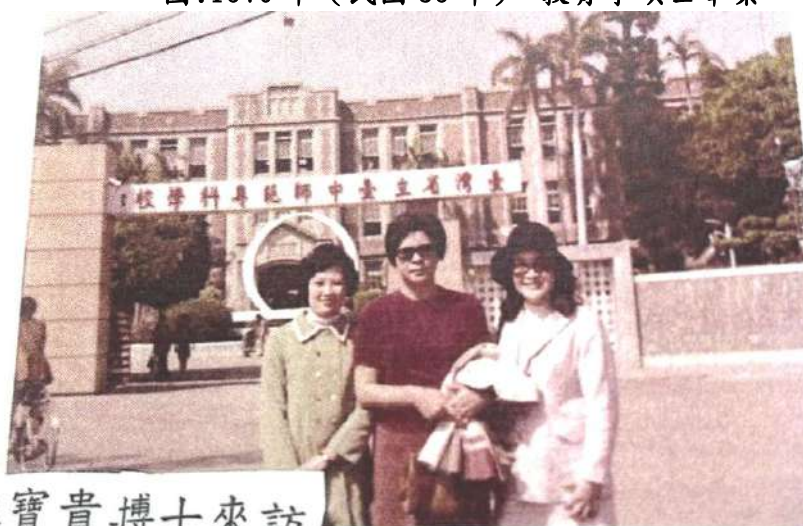
圖：在臺灣師範大學時期在中橫公路旅行



1970

考取教育廳特種教育基金會公費赴日進修
東京教育大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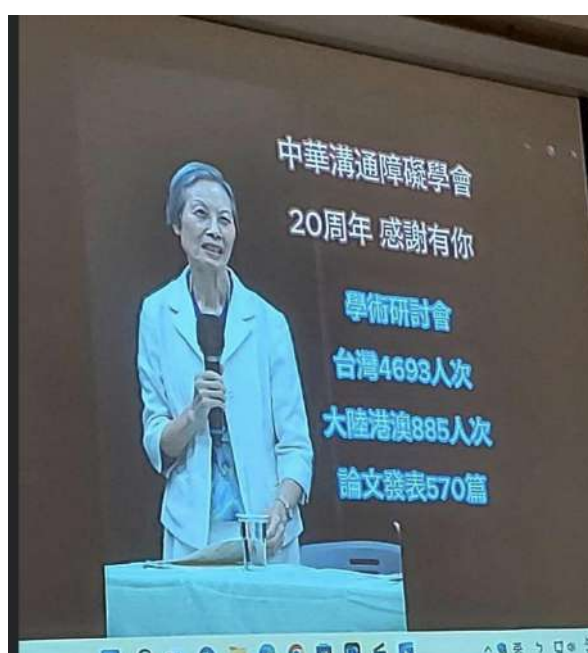
圖：1970 年（民國 59 年），教育學碩士畢業



林寶貴博士來訪







根据本人追記改寫的駢文如下：

一、初逢

岱宗論道，初識寶島。
隔海相望，神交已久。
癸巳赴臺，始謁尊顏。
銀髮慈容，溫雅謙謙。
雖已古稀，思維敏健。
特教泰斗，盛名早傳。

二、再晤

榮退之宴，執手相邀。
西堤共進，暖意如燎。
冬衣盡褪，大愛如潮。
十度赴臺，師大為錨。
博愛樓下，特教系寮。
視若子侄，關懷備勞。
常邀小住，恐添煩擾。
甘為人梯，潤物無息。
身罹沉疴，二次癌擾。
肌力雖衰，仁心未老。
有求必應，從不推諉。
特教為教，此志皎皎。

三、睽隔

海峽波生，疫癘阻隔。
雲會議開，文脈未墮。
年年審稿，字字斟酌。
潤色斧正，提攜後學。
非徒門生，亦蒙垂顧。
寬厚胸襟，無分你我。
欲赴無由，空歎奈何。
一灣淺淺，思念成河。
遙寄薄禮，聊表心魄。
願循舊跡，東瀛求索。

四、永懷

先生已去，駕鶴西歸。
精神不朽，風範長垂。

桃李天下，碩果累累。
遺志當承，後輩莫違。
兩岸攜手，共築心碑。
特教之路，永沐餘暉。
我心永恆，大愛不移。
一花一界，微光永熠。
袁東涕零，丙午甬城。

悼林寶貴教授

文/麥田與珠海特教學子

今日珠海海風嗚咽，碧海含悲。我們一眾曾親聆教誨、深受林寶貴教授提攜的珠海特教學子，齊聚海濱遙寄哀思，沉痛追念被譽為「溝通障礙教育之母」的一代宗師。

海峽漫漫，隔不住千里師恩；山海迢迢，折不斷心中追思。林寶貴教授窮七十餘載光陰紮根特殊教育，一手搭建兩岸特教互通的橋樑，更託付杞昭安、錡寶香等門下名師遠赴珠海開辦初、中級溝通教學評估系統化培訓，手把手傳授孤獨症語言干預實操。我們依循著先生搭建的學術平臺赴臺研學，求學於寶島著名的特教院校、康復機構；先生始終秉持「特教無邊界」的初心，將數十年研究資料、評估手冊毫無保留相贈，線上線下耐心解答我們在溝通輔具、兒童言語康復中的重重困惑，為珠海本土障礙教育的發展撥開迷霧、點亮前路。

先生是為弱勢奔走一生的特教女戰士，胸懷大愛，風骨堅韌。常年病痛纏身，依舊不肯停下育人腳步，高齡登臺開設專題講座，常年籌辦兩岸學術研討會；傾個人積蓄捐助特教院校與行業協會，傾畢生心力為身心障礙群體爭取平等溝通的權利。她通透從容，早早妥善安排身後事宜，叮囑後人不辦公祭、不鋪張追思，一生儉樸，所有熱忱與積蓄全然奉獻給特殊孩童。直至彌留臥病、身戴氧罩之時，望見孩童仍艱難抬手比出手語「我愛你」，將「笑臉看兒童」的畢生信念堅守到生命最後一刻。

如今宗師遠去，珠海、大灣區所有特教學子痛失引路明燈。遵照先生遺願，我們不設隆重追思儀式，只借這片海濱向先生遙寄寸心。往後我輩必承接先生未竟之志，深耕珠海孤獨症言語康復一線，持續推動兩岸特教學術交流互鑑，以專業、溫柔守護每一位特殊孩子，將先生無私、包容、薪火相傳的特教精神，長久紮根珠海水畔。

海風傳思念，筆墨寄深情。敬愛的林寶貴教授，跨越海峽的師恩我們

永世銘記。願您於彼岸清淨無憂，喜樂安然。先生千古，風範永留粵港澳灣區！

麥田 率全體受教于林寶貴教授的珠海特教學子 謹悼

二〇二六年七月

永遠的 Advisor

文/胡心慈

很多人不知道寶貴老師是我博士論文的指導教授！

因為碩班時做自閉症的研究，便請宋維村教授擔任我的指導教授，博士班時繼續延伸故仍請宋老師擔任指導教授，但所裡多了條規定，若請校外教授任指導教授，需再請一名本所教授共同掛名。

因此拜託當時的所長寶貴老師，她也一口答應。

在大家的心目中，她是名刀子口豆腐心的人，是名永遠站在舞台中央發光的巨人，但沒想到她也願意屈居陪伴角色，只為成全學生的學位論文。

那段「八年抗戰」的日子，多虧老師的陪伴度過，因為宋老師不是在哪家醫院當院長就是在哪個會當執行長，忙得不得了，常論文過去三個月後才會回來。寶貴老師從沒對我「刀子口」，她永遠只是幫我打氣、關心我的生活起居，還記得我的每一個孩子……陪我一起面對宋老師送來的一切挫折……

記得最後一個學期剛超過辦休學的第一天，隨著宋老師送回的論文和一句話「你還沒準備好，下學期再提論文口試」——可是我已經沒有下學期了！雖然還有兩次休學機會，但當時已超過學校辦理休學的期限，眼看眼前只剩「自動退學」這條路可走，沒想到寶貴老師自己彎下身段、低聲下氣去求宋老師「就先口試啦！口試完再慢慢修。」就這樣，我在那年7/31 下午完成口試也順利修改完畢拿到學位。

寶貴老師的大恩大德絕對無法忘懷，我也一直記在心中，但非常拙口笨舌沒能常在人前訴說她的「真面目」，讓很多人只記得她刀子口豆腐心的一面，真是過意不去。她一生似乎一直在為別人而活——她的學生、她的家人、她信仰的特教。還好最後幾年有像昭安、玉枝、寶香、秀錦等人陪伴她，看她難得笑得暢懷，很替她高興！也相信脫離病痛安返天家是她最好的歸宿，終於，可以好好為自己而活。

寶貴老師，想妳。

註：特教中心在寶貴老師最大的支持-----精神與金錢-----下創建的台灣特教館，保留了寶貴老師的點點滴滴，願後人仍有學習的榜樣。

斯人已逝，精神長存——追憶林寶貴教授

文/陳秀敏

(綏化學院教育學院)

與寶貴教授相識於 2013 年 7 月。那年我校舉辦特殊教育學術會議，寶貴教授受邀在會上作演講，我負責寶貴教授的接待工作。2014 年我與同事到臺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訪學（同事到另外一所大學），是寶貴教授幫助聯繫的，訪學這一年我們有了更多的接觸。

寶貴教授是一位充滿慈愛的長者。初到臺灣時，寶貴教授不辭辛苦帶我們看租住房屋；假日帶我們去景點遊玩，領略臺灣的自然景觀，比如淡水、陽明山。大約 2014 年 11 月左右，臺北突遇寒潮，室內溫度 11、12 度，甚是寒冷，寶貴教授給我們送來禦寒毛毯，讓我們非常感動，使我們雖然身在臺灣，但感受到家的溫暖。

寶貴教授是一位關心後輩專業成長的師者。2014 年兩岸溝通障礙學術研討會召開前，寶貴教授邀我在會上作主題演講，因我是「半路出家」特教專業，對於這個演講雖感機會難得，但也有所顧慮，是在寶貴教授鼓勵下，我才有信心接受並較好地完成會上演講。訪學期間，寶貴教授還主動為我們聯繫了臺北教育大學、國立東華大學特殊教育學系、彰化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國立臺南大學特殊教育學系、臺中特殊教育學校、彰化特殊教育學校、臺南大學附屬啟聰學校等大中學校進行參訪，透過這些參訪活動使我們更好地瞭解了臺灣特殊教育發展的歷史和現況，開闊了學術視野，同時結識了特教領域的許多專家學者，促進了大陸與臺灣特殊教育領域的交流與合作。我們回大陸後，寶貴教授每年給我們發來溝通障礙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等資料，一如既往地助力我們專業成長。

寶貴教授是一位熱愛特殊教育事業的耕耘者。正如寶貴教授在「我的特教生涯」中所言：「我愛特教！我信特教！我全始全終服務特教。」她把一生獻給了特殊教育事業。我訪學期間，幾乎每個工作日都能看到寶貴教

授在工作室工作，一個功成名就年近八旬的老人，以這樣的熱情和強度去工作，沒有愛特教、信特教、服務特教的強大精神支撐，是難以做到的，而且寶貴教授工作態度之認真、嚴謹程度，也令人心生敬意，是吾輩學習的楷模。

2026 年 7 月

永懷師恩

文/吳永怡

民國 65 年，永怡畢業於臺中師專(今今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因為報考非教育系統音樂系被拒絕(我是公費生，畢業後不得從事國小教育以外之工作或升學)。經許信枝教授告知可報考五十年來第一個特教系(今彰化師範大學)。才有緣分受教於寶貴老師，在省立臺灣教育學院，寶貴老師教學認真、治學嚴謹，研究成績卓著。對我日後生涯規劃，有重大啟示。如果不是許老師的指引與寶貴老師的啟發，我今天可能仍在彰化鄉下放牛。

許信枝老師每次提起寶貴老師在筑波大學時給她的協助，總是津津樂道，讚不絕口。寶貴老師鼓勵與提攜後進，不遺餘力。我退休後，有一天寶貴老師深夜打電話來(我以為是詐騙集團)，極力推薦我去華南師範大學任教，並詳細分析在華師任教的學術性與便利性，熱誠令人感動。

前些時候我去師大研究室拜訪她，她的健康狀況已大不如前，其勢已頹，卻仍堅持工作，總是要燃燒殆盡才肯罷休。

今年四月，好友杞昭安老師傳來噩耗，驚聞寶貴老師已燃燒殆盡。永懷師恩，典範長存，德業長昭，願一路好走。

金剛怒目，菩薩低眉——懷念寶貴老師

文／黃桂君

民國 78 年暑假，任教於國中聽障資源班的我，來到彰化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修習聽覺障礙學分，在課堂上第一次見到寶貴老師。老師身形清瘦，穿著剪裁合身的素色套裝，講到激動處，雙眸發亮。老師談政策制定、談論聽障學生的教學，一時之間全台灣的特殊教育都在教室裡轉動起來。然而，老師對學生的要求極為嚴格，我們這些學員無不對老師保持著敬畏的心情。我也在老師的指導下，和同學完成此生第一篇教材編撰《國中部英語科個別化教學方案行為目標細目》，覺得非常神奇。

數年之後，我到臺灣師範大學特教研究所博士班就讀，此時，寶貴老師也轉調至臺灣師大。仰慕老師在聽障教育界的盛名，自然成為寶貴老師的門下弟子。老師治學嚴謹，聲如洪鐘，指正缺失從不拐彎抹角，然而，寶貴老師卻有副柔軟至極的好心腸，所謂「金剛怒目，菩薩低眉」完全體現在老師身上。老師一次又一次的論文密密麻麻的批改，來來回回耗費多少心力。好幾次深夜經過老師的研究室，總見寶貴老師在暗黃的燈光下，埋首工作，而我們曾經畏懼的那雙銳利眼睛，在昏黃燈光下竟映照著滿滿的疲憊與慈祥。

感謝老師引領我進入特殊教育的領域，2002 年寶貴老師主辦的亞太聽障會議圓滿完成，期間，老師抱病參加一次又一次的籌備會議，堅強的意志感動所有聽語界的夥伴和學生，我們無不戰戰兢兢努力將工作做到最好。其後多項測驗的編製和活動的參與，老師永遠以身作則在前方引領我們。當年我在大專院校獲得教職，老師很高興地對我耳提面命，立即搬出一大箱的書籍囑我帶走，說教學一定會用得上。這些圖書資料讓我在課堂上得以從容不迫，每當我翻開那些泛黃的書頁，彷彿還能聽見老師那宏亮的嗓音在耳邊叮囑——這份厚重的禮物，從來不只是書，是她把數十年的教學心血，一股腦兒全交付給了我。

每當上台北必定去探望老師，老師一年比一年老，一年比一年瘦。不變的是依然撐著病體講學、辦理兩岸交流，關心聽障教育的發展，直到近年才慢慢放下這些工作。那副曾經震懾全場的宏亮嗓門，如今已略顯沙啞。老師很高興地說著說著，最後還是氣急敗壞的說：「讓你這麼遠來怎麼好意思？不要麻煩啊。」儘管歲月更迭，老師為學生著想的心依然不變，她不愛麻煩別人，卻歡迎我們去麻煩她。學生的事情，永遠是老師第一重要的事。老師希望我們有好工作，有好的前途，有好的生活，總是費盡思量地為我們琢磨。

從過去在學分班見到老師就很害怕，相處久了，自然知道老師比誰都關心我們，這種發自內心的愛，至今仍盤踞在我心底最柔軟的角落。年少時不懂，只覺得那宏亮的嗓音是威嚇；如今自己也在教育路上前行，才終於聽懂了——那每一句大聲的指正，都是怕我們在教學中多繞一步路的焦急。寶貴老師用她瘦削的肩膀撐起了我們對特教的信仰，而那副「金剛怒目」，到頭來，竟是我們見過最慈悲的容顏。

最後一次探望老師時，老師依然撐著身子送我出門，叮囑的話語已經沙啞，卻還是那句「不要麻煩」的口頭禪。我回頭看老師倚在門邊，身形比從前又小了一圈，那是她留給我最後的背影。不久得知老師離世的噩耗，心中萬般不捨。

老師將一生最好的歲月與心血都奉獻給了特殊教育，用最嚴格的標準治學，卻用最深沉的愛守護著每一個學生。如今塵勞盡脫、病苦全消，願老師帶著滿滿的愛與眾人的感恩，安然回歸平靜與無礙。願寶貴老師功德圓滿，安詳歇息，一路順風，回歸寧靜。

懷念親愛的寶貴先生

文/李聞戈

(華南師範大學特殊教育系)

2026 年的「清明」假期剛結束，4 月 7 日（週二）上午我剛在電腦前坐定，林寶貴先生凌晨兩點離世的消息就傳到大陸特教群裡，令我猝不及防，非常震驚和悲傷。她 4 月初還發來微信祝賀我的生日，我告訴她，我今年下半年就要退休了，她還說：「您這麼年輕就要退休？第二春準備去哪裡？」4 月 4 日（週六）上午還給我發來小烏龜「笨笨」的四個可愛又悲傷的表情包，小烏龜笨笨們有打叉的，有流淚的，有微笑的。看到她老人家開始玩表情包，我還回復說：「寶貴老師，您現在越來越可愛，會玩表情包了！」我不知她當時已病重住院，在彌留之際，可能她是在用這種方式和遠在對岸的我做最後的道別。此刻我在家裡的書桌上，對著寶貴先生的照片，恭恭敬敬地獻上幾柱清香。嫋嫋升起的煙直線上升，然後縈繞盤旋著在空中悠然而慢慢的散去。按老輩人的說法，在她離去的那一刻，她的心境應該是平靜而安詳，無牽無掛地奔赴美好的天堂的。

第一次知道寶貴先生的名字是 2012 年 9 月我剛調入新成立的華南師大特教系任教，作為調入這個新專業的第一位教師。我有終於回歸特教軌道，可以全身心地為我熱愛的特教這座大廈添磚加瓦的興奮，而面對一個新專業的開疆拓土，又深感充滿挑戰，肩上的擔子沉重，責任重大。特教師資的培養與培訓都是迫在眉睫的工作，早就知道臺灣特教做得很好，不輸給歐美發達國家，和大陸又是同宗同源，沒有語言和文化的隔閡。是最值得大陸學習借鑒的好榜樣，急盼能得到中國臺灣特教領域的專家們的援手。廣州啟聰學校的高珂娟副校長告訴我：「臺灣特教專家你找林寶貴老師就對了，她在臺灣師大和彰化師大的特教系都任教和做系主任多年，現在臺灣特教界從業的教師，大多都是她的學生輩，她的人脈和資源甚廣……」2013 年 3 月，正值中殘聯給國內辦學歷史較久的十幾所高校特殊

教育專業，各投資 5000 萬元作為專業建設經費，為此國家教育部特在北京國家行政學院組織了高校特教專業建設與發展的研討和培訓。華南師大特教雖不在資助名單之列，但有幸得盧曉鐘院長派我去參會學習，在會上，我碰到了來自臺灣地區教育部特教執秘韓繼綏先生來給我們分享臺灣的經驗和做法。韓先生很關心中國大陸特教的發展，留下來旁聽了整個培訓，和我們學員也有很多的交流。回到廣州，我冒昧地向韓繼綏先生提出請他幫助聯繫林寶貴先生的需求，在他的牽線下，我開始和寶貴先生取得聯繫。於是一封封情真意切的郵件從此把我和寶貴先生聯繫在一起。從韓先生那裡隱約得知，那時的寶貴老師也是才經歷過一場大手術不久，正在恢復中。

2014 年 4 月，我和廣州一位熱心特殊教育事業發展的盧偉韜先生的團隊一起策劃了一場在華南師大特教學院的面向廣東特教師資瞭解臺灣地區（3 天）和香港地區（3 天）特殊教育經驗的師資培訓，我們華南師大的師生也因此有機會旁聽了這場講座，那次寶貴老師帶領羅心美老師來華師連續講座三天，她倆配合默契相互呼應，半天理論，半天實操。寶貴老師講課時目光炯炯，思維清晰，語氣懇切。我們大家都很受她的感染。考慮到寶貴老師年紀大了，身體才恢復，我希望下午羅心美老師分享時，她能在酒店養精蓄銳。但她每天一定都要到場旁聽，說這樣培訓內容才好相互銜接。三天的培訓，把她們在特殊教育領域多年探索積累的豐富經驗，毫無保留地分享給大陸的同行。所有的資料都留給了我們。我曾感動地說：「寶貴老師，您怎麼對我們如此的慷慨，而毫無保留」她說：「這些資料和臺灣的經驗給到大家，因為你們將來是要去為特殊兒童和他們的家庭服務的。這個群體，你們再不努力地幫助他們，還有誰能這麼關注和幫助他們呢？」這些話語和這種精神，常常會迴響在我的耳邊，也成為鼓勵我努力為更多的特殊需要兒童和家庭提供專業服務的巨大動力。



她來廣州時，瞭解我正在開設的專業課程，給我背來《特殊教育理論與實務》（林寶貴等著）《早期療育》（盧明等著）《情緒及行為障礙兒童與青少年》（美國 臺灣翻譯。洪儷瑜總校閱）三本厚厚沉沉的臺灣書籍。這對我來說，真是雪中送炭，解了我的燃眉之急啊。這些寶貴的資料對我的教學和科研帶來了很大的幫助。之後的幾年，華南師大承擔全省特教師資的各種培訓、廣外藝特殊教育師資培訓，佛山融合教育系列培訓，好多次都請到寶貴老師和臺灣的特教專家來廣東分享臺灣的經驗。可以說，寶貴老師和臺灣專家對廣東特殊教育的發展貢獻和影響是巨大的。她知道大陸目前最缺的是評估量表，而臺灣研製的各種評估量表，因為和各地的常模不同，不經系統的專業培訓是不可隨意套用的，一般是不向大陸和港澳出售的。在她往來大陸期間，她還把她這些年親自開發和編撰的很多套量表買下來一份給了我。告訴我編制量表大概的流程和經驗，希望大陸在做這項工作時，能有所參考和借鑑。這些寶貴的資料，至今還存放在我們華南師大特教系的實訓室裡，成為供我們師生學習的寶貴資料。

2016 年，華南師大特教系有幸得到省教育廳的委託，承擔了廣東省 50 名特殊教育學校校長赴台研訓專案。研訓分為 9 月底和 11 月中旬 2 個

批次，分別由我和我系譚小猛老師帶隊，各為期 10 天，對我省特殊教育學校校長開闊視野，促進粵台特殊教育領域的進一步交流合作都非常有利。我作為專案的策劃組織者，專案啟動的第一時間就和寶貴老師聯繫，請求能得到她的幫助，兩個梯次研訓的時間、內容和行程安排，承蒙林寶貴教授和屏東大學特教中心主任黃玉枝教授精心地策劃安排和多方的協助，為了在有限的時間內讓廣東的特教校長們能看到臺灣最具代表性的各種不同類型的特教機構的做法和經驗，她們經常要設計好幾種的備選方案，提前做好周密的準備和安排，我們常常在微信上為一些細節反覆商討到很晚。學員訪臺時臺灣特教發展的歷史和現狀，臺灣特教法律政策的制定和推進，是韓繼綏先生和林寶貴先生給學員們分享的。特殊教育中心如何開展工作是潘裕豐主任的分享，我當時非常驚歎特教中心竟然做了這麼多繁雜的工作，臺灣各大學的系（本科）、所（碩博研究生）、中心（研發和社會推廣）三駕馬車的職責和任務是分工明確的。難怪臺灣特殊教育推廣和落實得這麼好，而大陸目前還很難有這麼明確的分工。各類特殊兒童的評估鑑定，干預矯治的方法和策略請到很多一線的專家進行分享，結合到學校和現場的參觀。讓大家耳目一新，受益匪淺。短短的 10 天，就讓我們從宏觀到微觀初步的感受到了臺灣特教的全貌。此外，臺灣的公共設施，無障礙通道，臺灣人的言行舉止表現出的良好的素養，沿途的美景和人文環境都給校長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項目還剩一點錢，在徵得省廳同意後，我們在臺灣的各大出版社購買了一批特殊教育的書籍帶回了華南師大特教系資料和實訓室，都是寶貴老師利用她的口碑幫助我們聯繫臺灣的心理、華騰、五南等幾大出版社，索取目錄，說明篩選，說明我們談價格，這批圖書後來成了我們華南師大特殊教育的師生專業學習和研究重要的參考的資料。

這些年廣東省特殊教育事業的發展，尤其在師資培養和培訓領域，都得到過臺灣特教專家同行大力的支持，粵台之間的專業合作和交流也非常

的密切，我系自 2013 年為我省承擔的各類特殊教育的師資培訓專案就先後請到了韓繼綏執秘、林寶貴教授、吳武典教授、林坤瓏教授、張正芬教授、張蓓莉教授、邱滿豔教授，鄭麗月教授、林麗英教授，胡心慈教授，杞昭安教授，羅心美主任、宋金滿老師，郭色嬌老師、包亦君老師等一大批臺灣知名特教高校和一線專家來傳經送寶，薛明里教授和廖芳玫主任更是應我校人事處的邀請，來我系工作 1 年或者 2 年，給華南師大特教系學生上課和進行各種專業培訓。臺灣專家的每次培訓都受到如饑似渴的大陸同行的追捧，她們每次都會毫無保留地把他們在特教領域多年探索積累的豐富的經驗毫無保留地分享給大陸的同行。每次都帶來很多資料，這些經驗和精神都會成為鼓勵我們廣東特教人努力發展特教事業，為更多的特殊需要兒童和家庭提供專業服務的巨大動力。這其中的一半以上的師資的邀請都是寶貴老師幫助聯繫和牽線，我這邊只要有需求，她那邊就有應答。怎麼不能說寶貴老師是我們華南師大特教的恩人呢。

2017 年 9 月到 2018 年 2 月，我有幸獲得校派項目赴臺灣師大特殊教育系高訪半年的機會，申請落實的第一時間，我立刻求助寶貴老師，幫我聯繫臺灣方教授的推薦信和行政審批手續等，寶貴教授和杞昭安教授很快為我完成了推薦和擔保。因不熟周邊環境和查詢途徑，租房問題很讓我犯難，我是斷然不好意思向一個 70 多歲，身體瘦弱的老人去開口提這個費力又繁瑣的事情，我在多方的打聽這個問題如何解決，正當杞昭安老師和蔡瑞美老師都在幫我物色的時候，寶貴老師突然問我：「你來臺灣的租房問題準備如何解決？你怎麼不來找我呀，我也是很有經驗的啊，前幾年我還幫助大陸東北來台進修的老師找到了合適的住處了呢，這事你交給我就好了。」

8 月底我抵台，寶貴老師和宋金滿老師開車去機場接的我，金滿老師提前幫我辦好了我急需的臺灣電話卡。寶貴老師帶我去看了幫我租好的房子，離她家僅一條街之隔，才知她老人家為了幫我租房，已跑了好幾處地

方，經過篩選和對比幫我選定了這家，她遞給我一張寫的密密麻麻的位址聯繫方式和優缺點的紙條，還說：「你如果不滿意這處，可以去紙條上備選的二、三、四再去看看。」一個老人不怕勞苦費神跑了多少路，為了一個大陸的後輩考慮的這麼的細緻和周到，我忍不住喉頭哽咽，鼻子一酸。她還早早的提前為我準備好了整套的臥具鋪蓋，燒水壺鍋碗瓢盆電磁爐等簡單的炊具。讓我在週末可以煮口無比鮮甜的南瓜比目魚湯犒賞自己。她說：「你用完還給我就好，你只住幾個月，就不必再花錢添置了。」她為我這半年的生活安頓，考慮得比我自己考慮還要仔細和周全。

由於我申請時日期計算的不夠精準，我提前了一周抵達臺灣，前任租戶尚未退房，寶貴老師就收留我在她家裡住了一周。她給我傳授了很多生活上的小經驗，她給我上的第一課當然是如何做精細的垃圾分類，在垃圾不落地的臺灣，還幫我思考，萬一我在宿舍產生了一點需要及時處理的小廚餘，又趕不到掐著鐘點在馬路邊等候唱著歌的垃圾車來收取該怎麼辦？還教我萬一打碎了盤子，杯子等玻璃製品，要記得先用報紙包好，膠帶紙纏好，才能放塑膠袋裡拿去丟，否則會劃傷清潔工人的手。這都是在大陸不曾有的經驗，體現了對每一個勞動者的尊重和愛護。她還帶我去認識周邊的環境，指給我看那家的牛肉麵好吃，那家的早餐很不錯，菜市場和百貨店在哪裡……。

寶貴老師多年留學日本，堅持沿用日本收納整理的很多習慣，把家裡的東西整理得井井有條，絲毫不亂。她給我展示時，我發現她把辦公室和家裡電腦的資料用資料夾分門別類的安置地一清二楚，非常便於查找，這些都是值得我們學習的。寶貴老師工作很繁忙，為特教做了那麼多的事情，但她很重視自身的營養和身體鍛煉。她告訴我，一定要重視早餐，還給我展示她平時早餐要吃的很多種類的營養食物，說這樣早晨做事才能保持旺盛的精力，上課和寫作時，思維和語言才能跟得上。生命在於運動，她每天傍晚都要去家附近臺師大的操場上去快走數圈，遇到下雨天不便出

門，她就圍著家裡的桌子邊在幾個房間和過道裡來回走路。她還定期去台師大的醫院做住復健。曾聽洪儷瑜老師說過，她很佩服寶貴老師在一場大的手術後，硬是用一年的時間配合治療康復和營養鍛煉，讓自己的身體能復原。這種頑強的精神和保護自己身體的好的習慣都深深的影響到了我。

剛到臺灣的我還在忙著為廣東省師資培訓方案的課程設計，協調專家。寶貴老師就拿來特教系本科和研究所這學期開設的課程的目錄，提醒我要趕緊的開始選課了。臺灣師大特教系師資力量極其的雄厚，不僅有在職教師，還有返聘和外聘的教師，算起來估計沒有 50 也有 40 位了。課程資源真是豐富極了，我雖已錯開了復健、資優和感官殘疾。選課時仍然讓我感覺難以取捨。當時我有些貪心，幾乎選了 10 門課程旁聽（還好我不要修學分，拿學位），有些課是自己的研究方向，是正在給華南師大的學生們開設的課程，通過旁聽將來可以讓自己的教學和研究更加豐富和深入。有些是研究生論文經常選到的特教前沿熱門的研究領域。有些是這學期臺灣師大那些耳熟能詳的特教界的大咖們開設的課程，她們有些已經退休，不是每學期都會來開課，我只有本學期在臺灣，錯過她們的課，按廣東話說就是「走寶」了（讓寶貝偷偷的在你面前溜走，而你沒有抓住的意思）。那個學期我有幸聽了洪儷瑜教授、張正芬教授、盧苔華教授、張蓓莉教授、胡心慈教授的課、還有中青年教授劉惠美教授、王慧婷教授，王曉嵐教授、邱春瑜教授的課。當然貪吃必然面臨的是消化不了。課前的預習來不及做到位。我的原則是先吃到自己的胃裡再說，如同牛反芻一般，先囫圇吞棗的大口咽下，等回去再靠時間慢慢地咀嚼、消化。此外還有機會參加了十幾場學術研討會，在杞昭安教授、洪儷瑜教授、蔡瑞美老師的帶領和幫助下，參觀了臺北的特教學校和融合教育的小學和中學。還看到中度和多重情緒行為個案的現場處理等。感覺這是收穫滿滿的，高密集和高強度的知識資訊輸入，是滿負荷並快樂的一個學期。國內高校的高級訪問學者一般都是一年的期限，當時考慮系裡師資力量太薄弱，我又擔任行

政職務，離開太久會給其他同事造成工作壓力，我就沒能狠下心來申請一年，我現在想起來都格外的感到後悔不已。正如所言「地球離了誰都會照常的運轉，更何況是一個系」。我喜歡臺灣，熱愛臺灣師大的特殊教育系所有教過我，給過我幫助和溫暖的老師和同學們，想念博愛樓的一切，想念博士班分配給我的，貼著我名字的工位。如果當年的高訪是一年的期限，我在臺灣的專業收穫和感受肯定會是翻倍和疊加的。

在忙碌的學習之餘，我和寶貴老師經常會在臺灣師大附近的操場上散步時相遇交流。有各種學術活動等她也會帶我一起。最難忘的是她帶我和我們幾個華東師大來臺灣師大的交換生。去看了臺北盲校 100 周年校慶的演出晚會。這是一場精彩紛呈，高水準的演出，她幫我們要到最靠前的貴賓位，讓我們能近距離的觀賞表演。最讓我印象深刻的是《你是我的眼》的詞曲和首唱盲人歌手蕭煌奇和已在大陸「中國好聲音」中家喻戶曉的張玉霞的表演，原來他們都是臺北盲校培養出來的人才。華東師大特教的交換生馬江霞和她的外專業的舍友也得以受邀前去觀賞了這個演出。那個外專業的大陸交換生說：「我從來沒有想到盲人，殘疾人能用這樣的方式活著，能有這樣高水準出色的表演，她以前的生活經驗中對殘疾人的印象就是在呆在自己家裡，或者在路邊靠乞討博同情。」

我離開臺灣前，寶貴老師特意安排了一次宜蘭之行，請我吃飯，為我踐行，我早就聽說宜蘭的美食在臺灣是很有名的。她請邱滿豔教授負責駕車，帶上胡心慈教授、錡寶香教授和我一起。在宜蘭，我們去了根據當時在兩岸都很火的依據臺灣作家幾米「向左走，向右走」的繪本建造的一個非常有創意的文化公園。在寶貴老師執意要請的一頓大快朵頤豐盛的午餐後，大家來到街邊一起脫鞋挽起褲腿，把腿腳泡在街邊的一條溫泉小溪裡，確實是溫熱溫熱的泉水，舒服極了，我們一起享受著來自大自然的饋贈。發現這裡的溫泉竟然不是要圈起來收錢的，還能就這樣的在大街上放成一條肆意流淌的滾滾的小溪，供沿途的市民隨時隨意免費的去享用。

在臺灣的半年，我曾得到了臺灣師大特教系師生最溫暖貼心和細緻的照顧，平等的對待和充分的尊重。我曾感慨中華民族的禮儀之邦的傳統在臺灣得到很好的傳承和發揚。我剛去特教系時，陳欣怡主任在系務會議上給系裡的各位老師介紹認識我，希望能得到大家的幫助和關照。把碩博自習室靠窗的一個安靜的最好的位置留給我，讓我可以安靜的學習，同時又能充分的享受窗外的美景，並可以隨時和同處一室的博士生們交流，在這裡我認識了黃妍妮，邱怡婷，袁銀娟，石夢良等很多學習上的同伴。在這半年裡我的格子間的桌上經常有人給我分享一些美食。我第一次吃到了洪儷瑜給我的來自屏東的熟的很好的釋迦，像極了佛的帶著小卷卷的頭。第一周，那個思維如閃電般迅捷風趣幽默的杞昭安教授就告訴我博愛樓的訊息欄就播出了“熱烈歡迎華南師大特教系李聞戈教授來臺灣師大特教系訪問”的字幕，還拍照發我。這半年來，很多在臺灣看到的，大陸不曾有的好的經驗和做法都深深的觸動了我，我發現臺灣人把做事精細的習慣是刻在了骨子裡的。例如，臺灣的特殊教育法頒佈後有 31 個子法和許多行政的法規和條例幫助很多政策落地生根。臺灣師大竟然有設置政策宣導系，將法律及行政指令宣導成家喻戶曉的資訊，這也是大陸需要做的事情。我曾很羨慕陳心怡主任辦公室外面有負責教學、科研、行政等的 4 個秘書，幫助具體落實和推進很多工作。正因為有這麼多的幫手和助力，很多工作才得以徹底落實到位，才能有臺灣特教現在顯而易見的成效。秘書老師本來說明辦我的事情，需要找我時，都是親自上樓來學習室找我商談。而不是一個電話叫我下來。這也是我生活經驗中不曾有過的經歷。洪儷瑜老師曾問我，你們大學教授申請的大型研究項目，是否有資金和條件允許您聘請一個或幾個專職的助理來協助你完成工作。我說我們有研究生來幫助導師一起來做。洪老師說：「不是的，研究生們有自己的學分要修，自己的畢業論文要完成，應付學業已經很忙了，況且她們還不是一個專業的熟手。」我這些年我也充分的意識到，洪老師敏銳的抓住了做專案的問題的

關鍵。但是我們目前有這樣的項目的經費足夠支持這個助理在項目期間的工資嗎？有了資金，這樣有專業背景，又有成熟的專案操作經驗的助理哪裡去找？這確實是一個蠻重要的考慮。這個經驗我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學院解慧超教授的專案組也看到了同樣的經驗。

在各位老師的協助下我也有機會對寶島臺灣美麗的景色和風土人情有了更多的感受和體驗。剛到臺灣師大，杞昭安教授就率臺灣師大特教系的幾位男教師帶我和黃妍妮一起去一個叫「七份」亦或叫「八份」的美麗的海邊看古老的街景，看宮崎駿動畫裡的場景。杞老師還幫助安排我們約見了臺灣視障教育的開山鼻祖張訓誥老先生夫婦一起就餐，那場午餐珍貴極了，很多臺灣特教人看到我的分享都說，張先生年紀大了，都很少出門吃飯了。餐間張先生得知我來自大陸，非常的熱情和親切的問起我很多大陸的情況，他老人家那關切的表情讓我想起「君自故鄉來，應知故鄉事。」這句唐詩。我回大陸不久，就得知張先生仙逝的消息。記得那次一起去就餐的還有羅文吟和黃靜玲兩位老師，黃老師在此之前剛給臺灣師大的學生們普及如何給盲人做引導的講座。我恰巧也有旁聽講座。杞老師說，不如讓靜玲老師給聞戈老師來個實操訓練鞏固所學，於是從吃飯地點我一路被蒙著眼睛摸索著回到臺灣師大的住處，由黃老師帶領我過馬路斑馬線、坐地鐵，上下臺階全憑耳朵的聽力和黃老師的引導語來感受和判斷，而文吟在旁一路默默的幫我打傘和拎包，她的腳步如此之輕，我竟然渾然不覺身旁有人存在（從後來的錄影中我才發現）。而杞老師全程拍照錄影做記錄。當時的感受非常的難得，歷歷在目。後來這個技巧用在了大陸去臺灣師大心理系讀書的朱俊逸同學的身上，當我們大陸小團體妍妮、我，馬江霞、俊逸幾個人相約有外出活動時，都是我們輪流為他做人導。回大陸後我接觸的很多盲生的身上，包括教廣州孤獨症的韋一哲同學如何幫盲人小提琴演奏者王子安同學引路，都得益於黃靜玲老師理論加實操的扎實的訓練。胡心慈老師在忙碌的工作中，抽空帶我和黃妍妮去了鹿港小鎮。那是

我喜歡的唱作歌手羅大佑的歌曲《鹿港小鎮》裡嚮往的場景，和台中的街景看看，原來臺中市是如此的繁華和充滿設計和樂趣。我在鹿港的每一處驗證著鹿港小鎮歌詞裡的場景，「我家就住在媽祖廟的後面，賣著香火的那家小雜貨店……」妍妮說很多吃食和語言和泉州像極。洪儷瑜老師帶我和馬江霞去參觀了新竹的柿子林，看柿子曬乾和加工的過程，我們還在議論著為什麼樹上枝頭要留幾個柿子不摘，是為了讓天空的飛鳥也能啄上幾口這人間美味。還帶我們去喝了擂茶，看看是怎麼在一個鉢子裡製作的過程，這種茶在福建的將樂也有見，我在福建師大任教時我的鄰居，一個將樂的老太太下午必沖一次，我也有機會一起享用過。我覺得海峽兩岸有如此的相通和淵源。還安排自己的親戚帶我和黃妍妮去臺灣的金寶山瞻仰了大陸 80 年代初期最先進入大陸的流行歌星鄧麗君的墓地，記得當時文化大革命剛結束不久，還未完全開放的大陸，曾把鄧麗君小姐的歌曲稱為靡靡之音，但大家聽慣了單調的鬥爭的歌曲還是難以掩飾對她的充滿柔情的歌曲的喜愛。吳武典教授作為廣東省嶺南師範學院特教系的主任之一，當年嶺師正有一批特殊教育專業的學生有一個學期在臺灣學習，離臺前吳教授安排大家有一周的時間在臺灣環島旅行。我也有幸得到吳武典教授的允許和幫助能加入其中，有機會去了墾丁、阿里山和日月潭等小時候在課本裡學到的寶島臺灣的美景。還有劉惠美老師到我去師大附近的一個很有特色的餐館去吃飯，那個餐館我已不記得名字了，只記得有一顆病樹在主人的精心呵護下起死回生的故事。當然，在臺灣的時間，還有很多很多感人的故事和美好而難忘的回憶……

和寶貴先生的交往算起來已有十幾年了，她改變和影響了很多人的的人生，包括我。此刻撰寫回憶文章，我的腦海裡過電影一般的閃現出一幕一幕的場景，和她的結識，在一起工作生活的所有經歷，她給我專業上的引導鼓勵，生活上的幫助關心，總是忍不住的要流淚和哽咽。實際上回大陸後的這些年，我一直都在掛念著她，這些年我自己也經歷了一場手術，在

恢復和調養中。我惦念她年紀大了，做了白內障手術，視力不好，我不敢主動的詢問她的近況，怕打擾添亂，也怕她回訊息很費力，不回她又感覺失禮。如果在她身邊或許還能搭把手，跑個腿，幫點小忙。離的遠了也幫不上什麼忙，總是等她主動發起問候，我才立刻回復。最後一次見她，是她在網路上回憶她一生在特殊教育領域所做的工作，八十多歲的她一口氣講了好幾個小時，還有她修改過很多遍的發給我的生平簡歷。我記得在洪儷瑜老師的課堂上，她曾要求我們每個選她課的同學，去查閱一位自己敬佩的特教或者心理學、教育學領域的大師瞭解他的生平、貢獻和對自己產生的影響。她曾說：「一個人在本科階段如同塑造一個毛坯，是打下知識和能力的基礎，學了這個專業不幹這一行的人很多，和很正常，但是如果在研究所階段還願意回到特殊教育領域繼續鑽研深耕，那就要立定為這個專業奮鬥終身的志向。」立定志向是需要選一個標杆的。林寶貴先生就是我的標杆之一。

2025 年 9 月 14 日在臺灣的溝通年會上，我看到她出席會議發言的照片。我說：「寶貴老師您太瘦了，聞戈想把我自己的肉給你。」她說，現在只有 31 公斤，她說期待我能再來台相會！我們已經多久不見了？！還給我發來她《目前健康狀況》的文檔，她連自己的健康狀態，都寫的非常的具體，有可觀察可測量的資料，可見她的專業素養已深入生活的每一個細節，這對於醫生治療來說是很重要的參照指標。她忍受那麼多痛苦，卻非常堅強不容易。她說：「不好意思，讓您為我擔心了！沒問題，我會盡人事，聽天命！請不用為我擔心！」

一個人如果一直活在別人的記憶和思念裡，那她就是永生的，寶貴老師我們大陸這邊凡是和您有接觸的人，都說您很好很好，都很愛您，我們都愛♥您。願您在天堂一切安好！



惦念您，不減的特教魂

文/袁銀娟

(103 級博士班學生)

在博士班求學的日子，想要找寶貴老師，去博愛樓一樓的辦公室準沒錯。在老師的人生中，沒有休息、更沒有退休二字，一輩子都在愛特教、做特教。

老師的研究領域也堪稱全面廣泛，包括聽障、語障、溝通障礙、課程與教學、教材教法、鑑定與評估、特殊行政等。實在難以想像她怎能有精力涉足這麼多領域！老師的教學對象覆蓋更是兩岸，從學前、小學、國中、高中，到大專校院與研究所的教師、學生和家長。她身形纖弱，卻憑藉一己之力，扛起了幾乎覆蓋特殊教育全部版圖的廣闊天地。從事特教近七十載，特教從小眾邊緣走向主流，這背後有太多需要邁過的坎、需要研究的問題。我想，老師一定是這樣認為的，並且身體力行，堅韌前行，於是就有了這樣豐厚的建樹。

曾有幸收到老師發來的《我的特教生涯》(11 修、12 修、13 修)，整整六十五頁。老師以編年體回顧每年發生的樁樁件件大事，讓我有機會瞥見她自 1957 年臺北女師畢業以來，為特教事業耕耘近七十年的過往。讀完久久不能平靜，心裡有許多說不出的滋味。老師本身就是一部臺灣的特教史。而大陸特殊教育的發展，也離不開寶貴老師不計回報的關心、幫助與悉心指導——她是推動兩岸特教交流的核心橋樑。

老師的字典裡根本沒有「退休」。卸下教職後的日子，她仍然每天到博愛樓上班，永遠是那個關心我們過得好不好，也不遺餘力為大家創造交流與學習機會的可愛的奶奶，一身風骨，親切柔和。如今天人永隔，但老師留下的足跡與影響，將長久銘刻在我們心中。老師留給我的，是信念、是風骨、是純粹、是高山、是流水。

老師，想念您。

感謝世間有寶貴老師

文/王聖維

近日每每思及寶貴老師，總是止不住淚眼婆娑，不能自己，心情難以平復，無法有條理地梳理種種敘事，只好藉著照片訴說對老師的感謝及思念：



寶貴老師獲頒星雲教育獎時，也同時獲贈星雲大師的題字：「全始全終」。這正是老師一生的寫照，一輩子只做一件事：特教。

老師生性低調，即使著作等身、助人無數，也不願爭取任何獎項。幸賴黃玉枝院長冒著被寶貴老師打屁股的風險，準備資料並報名，讓寶貴老師的職涯有完美的句點，實至名歸。



雖然寶貴老師在學術上的要求十分嚴格，但在孩子心中就只是慈祥的奶奶。孩子來看奶奶，奶奶總是會陪孩子說說話，把自己的收藏當玩具、拿出來給孩子玩。言語之間充滿了關愛。



寶貴老師特別期待見到杞老師，杞老師總是能逗得寶貴老師開心大笑，兩位老師同時在，即使是在學術殿堂，氣氛都活潑起來了！



彰師大特教系 45 周年系慶，許多校友爭相和寶貴老師敘舊、話當年。十句話中有九句感謝。





寶貴老師愛屋及烏，也多次到現場聆聽昇鵬老師公子的演奏會。



公務和學術上，老師一絲不苟，甚至不苟言笑。但總是能接受孩子的小頑皮，一開始看到孩子對老師沒大沒小會怕怕的，心裡想：「怎麼可以褻瀆學術上的巨人呢？」但老師總欣然接受。



寶貴老師年輕時因為扶輪社的幫助，得以出國進修。學成之後就發誓要回饋社會，因此創立專為特教人服務的龍江扶輪社。不只出錢出力，只要是龍江扶輪社的活動，老師總是排除萬難參與，二十年間幾乎沒有請過假。



每年的溝通障礙學術研討會，是寶貴老師最掛心的事。老師說學會就像她的孩子，總是親力親為張羅好每個細節。研討會也是徒子徒孫一年一度大團圓的日子，每年研討會結束後，從博愛樓 101 研究室走到博愛樓自動門，往往需要走好幾個小時，大家爭相拍照，離情依依。



有一陣子搬家，我們家一時找不到住處，寶貴老師豪氣干雲地把老師自己家借給我們一家子住，還帶著我們熟悉附近環境（其實就在師大旁邊，我們也很熟的……），詳細導覽。師恩之大，山高水深！



寶貴老師是台灣特教之母，且母兼父職，每年的母親節總是要找機會來看老師的。老師總說：「別麻煩啊！」、「我很忙啊！」、「不要來！」但杞老師交代過，「寶貴老師是受日式教育，有時候她說不要，你別真的不要啊！」幸好我沒真的全聽寶貴老師的，老師最後都玩得很開心~~





寶貴老師生日時，孩子們會自己組積木送老師當生日禮物。積木只是隨手可得的材料組合而成，但老師總是珍而重之，和老師的收藏一起放在櫥櫃展示，還在寶貴老師星雲教育獎的紀念影片出鏡。孩子們去老師家時，也會特地去看積木，很是得意！老師不只愛生如子，也真的很懂孩子的心！



寧波特校袁東主任、黃國晏教授的孩子們到寶貴老師家時也是一派自在。老師看孩子們的眼神，就是和藹可親的奶奶！



回來看老師的徒子徒孫可說是絡繹不絕了。



此情此景，只能是追憶了……

在仁愛醫院和老師的最後一次見面，才深深的後悔：老師，對不起！我沒好好聽妳的話寫論文！有人一直催促著，是這麼幸福的一件事，我卻沒有好好珍惜，以後……

我會記得老師種種身教，把幸福傳遞下去。老師您從未曾離去，我會好好將您牢記在心底！

感謝世界有老師，感謝我遇見了老師！

念念不忘師恩重

林間桃李沐春風

寶鑑無輝耀杏壇

貴德常存世代崇

詠禎

高山仰止 師恩永存

——追憶臺灣特殊教育泰斗林寶貴教授

文/張偉鋒

（南京特殊教育師範學院）

時光流轉，往事歷歷。2018 年夏秋之際，我在臺灣訪學研修的那段難忘經歷，因為一位恩師的悉心提攜、無私成全而更顯得彌足珍貴。這位恩師，便是臺灣地區特殊教育泰斗，畢生深耕溝通障礙教育、致力推動兩岸特教交流融合的林寶貴教授。如今寶貴教授已然辭世，但師恩如山、師德如光，猶如明燈一般，指引我從教治學、潛心育人，在助力事業發展的道路上篤定前行。

2018 年 6 月，彼時我任職於南京特殊教育師範學院康復科學學院，承蒙寶貴教授熱忱引薦、傾力相助，我得以專程赴臺灣研修特殊教育，在臺北教育大學、臺灣師範大學開展專項訪學。短短數月研修，卻是我職業生涯中無可替代的珍貴時光。諸多學術思考在此時得到印證與啟發，也實現了視野拓展、格局升華與認知重塑。



圖：與臺灣師大林寶貴教授、臺北教大錡寶香教授合影

訪學期間，寶貴教授對我進行一對一的悉心提點，治學心得傾囊相授。諸多畫面至今仍歷歷在目：無論是臺灣師範大學的教授研究室，或是在先生家中，每次我提出的各類問題，先生都會取出自己歷年珍藏文稿與同期文獻，逐篇為我梳理、解讀。一室之內，一桌兩椅；一邊是飽經歲月

沉澱、溫厚從容的長者，一邊是追尋答案、滿心懇切的我。我們時而對視靜坐，嚴謹審慎地剖析特殊教育發展脈絡背後的深層邏輯；時而一同注視螢幕，繼而開懷大笑，清朗的笑聲充盈整個書房。思想同頻共振，心靈彼此相通。一老一少，已是人格平等、志趣相投、思想共鳴、學識傳承的忘年之交。先生享譽兩岸特殊教育界，數十載深耕聽障教育、溝通障礙教育與特殊兒童支持服務，牽頭搭建臺灣多項特教政策規劃、資源教室建設標準、個別化教育方案體系，著述豐碩、桃李滿門。但她待後輩謙和溫潤、寬厚真誠，訪學期間每日撥出專屬時間，與我交流治學心得、解析特教前沿、研判兩岸特教發展走向、指導科研選題與臺灣實地考察思路。言談間，先生滿含對大陸特殊教育發展的十足期許，她始終期盼大陸特殊教育早日與歐美比肩、實現超越。



圖：與林寶貴教授、韓繼綏先生等在臺灣師大校園合影

為讓我真正讀懂臺灣特殊教育的真實生態與落地模式，先生不僅傳道授業，更親自搭橋牽線、全程引領訪談走訪。先生將自己的碩博弟子、後輩學子，以及深耕特教一線的校長、主任、專任教師、康復師、基層服務工作者逐一引薦，供我深度訪談與交流。先生又不辭辛勞，親自統籌安排我實地走訪。訪學期間，我先後走訪了臺灣地區 11 所特教相關高校的 21 個學術部門、23 家特教機構和康復服務組織，與 100 餘名具有豐富實務經驗的特教教授、特校校長、巡迴指導教師、康復治療師及特殊兒童家長訪談與交流，參與旁聽 14 門特殊教育本科和碩士課程。先生時常叮囑我一定要理論結合實踐，讓我跳出書本理論，真切地體察一線真實場景裡的特

特殊教育、真實需求下的康復服務、真實溫度的教育關懷。此前我對特殊教育的認知，多限於課堂教材和大陸本土實踐。經先生引路，我第一次完整、立體、鮮活地讀懂了區域特殊教育、融合教育、溝通障礙干預、個別化支持服務以及校家社協同體系的深層內涵。先生與我交流時曾多次談及：「聽障教育的核心在於解決聽障兒童的溝通問題；溝通問題解決了，其他問題迎刃而解了。」這句教誨，自此紮根在我心中，成為我多年教學、科研和特教相關服務堅守的初心底色。





圖:在臺灣實地走訪、訪談和交流

訪學期間，先生還悉心帶我站上高端學術平臺歷練。我在其指導下有幸參與中華溝通障礙教育學會舉辦的學術研討會、臺灣語言治療學會學術年會，近距離觀摩兩岸特殊教育與語言治療領域頂尖學者的前沿研討；又

隨先生一起接待大陸赴臺特教訪問團，全程參與座談研討、經驗分享和成果互鑒。在先生栽培下，我不僅拓寬了學術視野、積累了前沿資源，更真切體會到老一輩特教學者推動兩岸特教相融共生、攜手共進的家國情懷與教育擔當。先生一生潛心治學、躬身育人、心懷大愛，深耕溝通障礙教育、特殊兒童語言治療、特教政策體系建設，著作等身、建樹卓著，為臺灣特殊教育體系化、專業化和規範化發展奠定堅實根基，更為兩岸特殊教育交流互鑒搭建了重要橋樑。先生治學嚴謹卻待人溫厚，德高望重卻甘為人梯，始終熱忱扶持大陸青年特教教師成長，是兩岸無數特教人心中敬重的長者、師者、仁者。



圖：參與接待大陸赴臺參訪團、與國外學者進行學術交流

師者仁心，薪火永續。時隔多年，那段在臺灣的求學歲月依然歷歷在目，先生的諄諄教誨、溫潤風骨、提携後輩的赤誠之心，始終深刻影響著我的教學與科研之路。身為全國唯一獨立建制的特殊教育本科高校——南京特殊教育師範學院的一名副教授，我先後任職於康復科學學院、特殊教育學院、科研處（研究生處、學科建設辦公室合署）等多個管理崗位。多年來，我始終以先生為榜樣，深耕特殊教育與康復育人一線，堅守特教初心、深耕實踐研究、致力育人賦能、持續助力行業發展和交流與創新。

音容宛在，風骨長存；師恩永念，歲歲追懷。先生用一生踐行特教之愛、教育之真、學者之篤、師者之暖。我將永遠銘記先生栽培與教誨，傳承先生深耕特教、潛心治學、無私育人的精神，在特殊教育道路上堅守初心、篤行不怠、薪火相傳，不負師恩、不負時代、不負這份溫暖而厚重的特殊教育事業。

《 我 的 特 教 生 涯 》

本文林寶貴教授親自口述

111 學年聽障教育服務與實務的最後一天課-2022/5/14

文字檔:羅文吟、袁東/校稿:林寶貴

臺南大學林慶仁主任!聽障學分班的各位老師!大家早上好。聽障學分班的服務與實務課程，今天上午四節課，下午專題演講四節課。一天的八節課都由我臺灣師大特教系的林寶貴老師來擔任，可惜沒有辦法跟各位一一見面，也沒有機會跟各位認識，非常遺憾。那我們現在就在線上開始上課。我現在是台灣師大特教系裡面最老的老教授了，從事特殊教育有 65 年。我想今天就利用這最後的八節課，也就是我這一生也許是最後一天的特教生活，把在 65 年來的特教生涯，讓各位分享一下。各位老師可以想像一下，65 年前臺灣剛剛光復，那時臺灣的一些身心障礙的孩子，是還沒有受到重視的時代。那個時候我為什麼就開始投入特殊教育？我今天就跟各位談一談，我從事特殊教育這 65 年的特教生涯是怎麼一回事？

首先跟各位報告的就是，民國 46 年 6 月，當我從臺北女師畢業之前，學校帶我們去臺北的圓山動物園附近，有一所不太為人所知道的省立臺北盲啞學校去參觀。我第一次走進臺北盲啞學校的時候，我看到一群跟平常不一樣的孩子，有些是盲生，有些是聾生。唉！我看到那些孩子跟平常我所看到的活活潑潑的孩子不一樣。我就覺得這是一所很特別的特殊教育學校。那他們的老師呢？是不是也是又盲又聾的老師呢？結果進去參觀以後，看到那些教盲生聾生的學生的老師，一個都不是盲也不是聾，都是很正常的老師。所以參觀完了以後在開檢討會的時候，所有的任課老師都來跟我們一起出席座談會，結果我們看到的那一群老師，都是正常的老師。當時我就覺得很感動，為什麼有這麼一群健康的、健全的老師，願意來教這些障礙的盲生或是聾生？

不只當時我非常感動，回家以後還感動了三天三夜，一直在思考這個

問題。本來在當時那個時代盲生聾生就很少，那這一群孩子為什麼願意到學校去上學？而且還有一群這麼熱心的老師願意去教導他們？我那時候剛剛 18 歲，充滿了年輕人服務的熱忱。檢討會的時候又看到校長，當時的校長叫陳俠校長。我一看到陳俠校長，我就非常地高興。為什麼？因為他是我初中一女中的教務主任。哇！我非常驚奇，為什麼一女中高材生學校的教務主任，願意到臺北盲啞學校去當校長？他剛剛去的時候，也不知道應該怎麼去辦特殊教育。因為他是從資優生的資優學校一女中過去的。我感動了三天三夜之後，到七月我從臺北女師畢業，拿到了畢業證書。因為被校長感動的關係，所以就毫不猶豫的跑去臺北盲啞學校找陳俠校長。我看了陳俠校長以後，就跟他報告說：陳校長，我剛從臺北女師畢業，我是您一女中初中部的學生，我很樂意有機會來臺北盲啞學校服務。結果陳俠校長看了我是他的學生，又是從一女中畢業的，他就很高興馬上給了我一張草聘書。為什麼叫草聘書？因為 8 月 1 日以後才是新年度，才應該開始發新年度的聘書，那我是 6 月底畢業的時候就去看校長。那時候還不是新學年度，但他就先給我一張等於是契約書一樣的聘書，所以我就叫它做「草聘書」。給我草聘書的意思，就是歡迎我畢業以後到他的臺北盲啞學校去服務了。那時我就很高興接了那一張草聘書回家了。

新學年度 8 月 1 日開學的時候，我就去臺北盲啞學校報到。第一天我去學校報到的時候，我就跟陳俠校長講：陳校長，請問臺北盲啞學校有沒有宿舍可以提供給我和媽媽一起住？他當時就回答我一句話，他說：林老師，我們是有宿舍，可惜宿舍都住滿了。我聽到這句話，有宿舍，可惜已經住滿了，心裡面當然就非常失望。可是校長已經給我草聘書了，我也已經答應他要去臺北盲啞學校服務了，那我怎麼當場把那一張草聘書還給校長呢？這句話說不出口啊。所以當時就只好要求陳校長說：校長現在沒有宿舍，可不可以請校長想想辦法，因為我跟媽媽需要有宿舍。結果陳俠校長就真的去想辦法，他想的辦法是什麼？本來學校有一間大的浴室，隔成

4 間小浴室，那 4 小浴室要做什麼？就是一間給盲生的男生用，一間給盲生的女生用；另外一間聾生的男生，一間聾生的女生用。他們洗澡是不是都要分開？所以他們本來有 4 間浴室，但是現在我需要宿舍請校長想辦法，他去想什麼辦法？他就把這四間浴室改成兩間。就是變成盲生的男生和聾生的男生用一間，盲生的女生和聾生的女生用一間然後就騰出兩間浴室，給我其中的一間，讓我跟媽媽兩個人有一間浴室改成的宿舍。其實沒有什麼修改，就是去買一張雙人份的竹床，用竹子編的床，當時是民國 46 年(1957 年)。

買了一張雙人份的竹床，讓我跟媽媽兩個人住一間浴室。那另外一間浴室做什麼呢？是因為當時也有一位盲老師，而且是女的盲老師，她要從桃園每天坐火車到臺北盲啞學校來通勤。各位老師想想看，一位盲老師從桃園每天要通勤來臺北盲啞學校教書，方便不方便？當然不方便。所以校長也要為這一位盲的女老師解決宿舍問題。所以就把 4 間浴室改成 2 間學生用的浴室，那另外兩間騰出來，就一間給我，另外一間給盲的女老師，從桃園來通勤的劉老師。就這樣，我開始了在臺北盲啞學校的特教生涯。

羅錄音 2 的逐字稿

進去以後校長分配給我的一班學生，是小一的聾生，小一聽不見的聾生。當時，一開學我進去教室，看到 33 個學生，從 6 歲到 12 歲。

教到第三年的時候，有一位在盲啞學校附近教大龍國小的學妹，她還沒有畢業之前，來參觀過我在臺北盲啞學校的教學，也看到臺北盲啞學校的學生，跟我在那裡服務的情形。因為她想要準備考大學可是那時師範生要準備考大學是很困難的。因為當年在師範學校求學階段，是不上英文也不上數學的。所以師範生的英文程度和數學程度，沒有應屆高中生的數學和英文程度好。所以只要是師範生想要再繼續升大學的話，他/她一定需要再去外面補習班補英文跟數學。而且上課的時候，心裡難免有牽掛。中

午、下課的時候、或改學生作業的時候就會比較草率。因為她覺得在普通國小服務，校長一天到晚查堂，看老師有沒有認真在教學，有沒有認真在改作業。所以在普通小學服務的那學妹自己覺得很有壓力，她看到臺北盲啞學校的學生，升學沒有壓力，所以她就希望我跟她對調。讓她來臺北盲啞學校服務。我代替她去普通國小服務，所以我們兩個人就對調了。

為什麼我要跟她對調？因為我在臺北盲啞學校服務第三年的時候，我已經決定我可以保送念臺灣師大英語系了，所以我沒有升學的壓力，但是我的學妹有考大學升學的壓力，所以她要求我跟她對調，我就讓她到臺北盲啞學校來服務，我就代替她去普通國小服務。本來我跟她對調以後，是想去幫她上一學期就好了。一學期以後，我就要保送去師大念英語系。結果呢？我去大龍國小代課一個星期以後。那些家長就不讓我走了，他們希望我把那一班，78位學生帶畢業。

當年小學畢業，要升國中的時候不是義務教育，所以小學畢業要升國中(升初中)，是要一個學校一個學校去考試的，是有升學的壓力。臺北盲啞學校沒有升學壓力，所以我那個學妹就到臺北盲啞學校去準備考大學。我就去大龍國小一共服務了一年半。

服務了一年半以後，才到師大英語系去報到。沒想到，我去臺灣師大英語系報到的第一天，系主任看到我是師範生，見面的第一句話，他就跟我說：林寶貴，對不起哦！我們師大英語系不收師範生喔！因為你們師範生的英文程度很差，我們向來不收師範學生的。哇！所以我第一天去師大報到的時候，就被系主任拒絕了，各位可以想像我當時心裡有多難過！我跟系主任說：可是我很想要挑戰一下，系主任願不願意讓我嘗試一下，我會很認真的。他說：你不用想了！即使我讓你進來，你也畢不了業的！師大英語系的系主任跟我這樣講，換句話說堅決拒絕我就對了。我心裡面很難過，可是就是不肯放棄，所以我就一直坐在那裡苦苦的哀求。我說：寧主任！可不可以讓我試試看？讓我挑戰一下，我會很努力的。他說：好吧！

妳要試試看，我現在就給妳考試！妳能考及格，我就讓妳進來！結果他出了 10 題英文的問答題考我，我考了 98 分，他只扣我 2 分，只好讓我進去試試看。好不容易師大英語系讓我進去了。可是問題是我自己的英文程度先天不足，後天又失調。

為什麼叫後天失調？因為我在師大求學那 4 年。我需要養媽媽，我要租房子。一個月薪水只有 380 元。租房子就要去掉 200 元，剩下 180 元，怎麼夠我跟媽媽兩個人一天只有 6 元錢的生活費？那怎麼過生活？怎麼樣可以專心上師大？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即使在師大英語系求學階段，我還是每天上完課，就需要趕快去上家教。當時的家教待遇不高，而且一個家教還不夠，我一天要上兩個家教。一直上到晚上 11 點師大宿舍要關門了。我才匆匆忙忙的跑進宿舍，開始點蠟燭查英文生字。所以在師大求學的四年，其實我一邊挑戰英語系的功課負擔，一邊還要每天上兩個家教才能夠維持我跟媽媽的生活費。所以各位可以想像我在師大求學的那四年也不是很輕鬆的。又因為師大是公費學校求學階段不必繳學費，住校也不必繳住宿費，吃飯更不必繳餐費，一切都是公費負擔，所以當年我們把師範學校叫做吃飯睡覺學校。就這樣我在師大吃飯睡覺四年，很幸運很順利的畢業了。

因為是公費學校政府提供了四年的公費，所以畢業以後我有義務要去中學服務四年。權利跟義務是相對的，你享受四年的公費，所以你畢業以後你不能自己選擇職業。我一定也要教書教 4 年還公費。當時師大畢業以後，他們就會給我分發去各縣市服務。我記得當年，他們是要給我分發到基隆市。可是我家在臺北市啊。教育廳給我分發到基隆的話，那我從基隆要回台北，多不方便！還好，我在師大第四年還沒有畢業的時候，當時有臺北盲啞學校的一位同事就介紹我去臺北古亭女中教夜間部了。因為在師大還沒有畢業的時候，就已經先去臺北市古亭女中服務了，所以當我師大

畢業教育廳給我分發到基隆的時候，我在古亭女中的校長，就去把我從基隆市調回來臺北市。所以我才可以在臺北市的古亭女中繼續服務。

一到國中，當時還是升學主義的時代，每一個階段要升學的時候，都要跟別人競爭。妳想考一女中，大家一起去考一女中，考不上了，然後大家又一起去考二女中；二女中考不上，大家又一起去爭市立女中；不是你在哪一個社區，你就可以到哪一個社區去就讀、或去服務的，不是這樣的。還好我還沒畢業的時候，我就先去教古亭女中夜間部兼課了，所以校長知道我很認真，就去把我從基隆市調回臺北市古亭女中繼續任教。可是在升學主義的時代，有三科主科的老師是非常非常辛苦的。那三科呢？那就是國英數，國文、數學、英文。這三個主科，是你考高中的時候，一定要考的三個科目。那因為我是英文老師，所以我畢業以後繼續在古亭女中教英文。因為英文是主科之一，而且學生又是第一次才接觸英文，所以念英文念得非常辛苦。國中(初中)畢業以後，要再考高中的時候，目標當然是一女中。

我在古亭女中服務還沒有滿三年，不要說四年了。我就看到其他兩位古亭女中的英文老師，因為壓力太大，結果就有一位，初三也就是國三的英文老師，教到一半就上吊了。而另外一位英文老師是當時臺北市長高玉樹的媳婦，她教二年級的英文，也是教不到一兩年就生病了，然後就走掉了。哇！剩下第三個就是我了。三位英文老師，前面一位上吊，第二位太勞累病死了。第三位是我嘍！如果我再不走的話，第三個我不知道會變成怎麼樣？所以我看到前面那兩位老師這樣的結果，在升學壓力這麼大的情形下這樣子結束生命，我心裡面，一方面非常難過，一方面非常慌恐。那怎麼辦？所以我服務完之後我就出國了。本來我想教小學那麼辛苦，那教中學會不會好一點？結果沒想到升學主義的時代，教中學也那麼辛苦。後來就嚮往，如果我可以教大學的話，是不是會比較沒有壓力！因為這樣一想，所以就趕快準備服務完之後，就出國進修了。

出國，就是希望說，如果能夠拿到更高的學位回來以後，是不是可以不要教小學，不要教中學，能夠教大學的話會不會輕鬆一點？可是一想到要出去留學，那個時代一直到現在都一樣，大家出去留學一定第一個志願就是去美國！要不然就是去歐洲。可是問題來了，就是你要出國的時候就要先辦簽證，簽證的時候，如果你要去美國，那簽證時就要出示你的財務證明。換句話說：你的存摺裡面，要有存款證明你去美國念書，有足夠的來回機票費，還有在美國的留學階段要有足夠的學費，足夠的生活費，給大使館看。那時候的財務證明就是至少要有 3600 元的美金。當年一元錢美金折合臺幣 42 元。42 元哦！不是現在的 30 元哦！那時候美金是很貴的！3600 元的簽證費要給美國大使館看。3600 元美金，我算一算折合臺幣要 144,000 元！各位老師！請大家計算一下，當時我每個月的薪水只有 380 元，即使不吃、不喝、不用，我也需要儲蓄到 52 歲才能出國留學！請問：52 歲我還出國去留學做什麼？在這種情況之下，我還能去美國嗎？可是這個就是當時的情況！而且當時資訊不夠！information 不發達，沒有人告訴我，簽證費雖然這麼貴，可是你可以先借，先跟親友借，借來給大使館看一下就好，然後到美國以後，你再把借來的錢寄回來還給他們就好啦！你到美國以後你可以去打工，賺生活費、學費、來回機票費、零用錢等。可是沒有人告訴我這個訊息，我只想 3600 元美元我是沒有能力準備。所以我沒辦法去美國，更不可能去歐洲，因為歐洲更遠，來回機票更貴，而且當時我媽媽已經 70 歲，我也不敢去太遠，要回臺灣看我媽媽，如果從美國、從歐洲這樣遠要常常回來看媽媽，怎麼可能？那麼遠的機票怎麼負擔得起？所以就只好打消去歐美留學的念頭！只好去哪裡？只好去最近的日本。那個時代我們都叫日本小日本兒。因為跟歐美比起來，日本實在太小了。

沒辦法去歐洲也沒辦法去美國，怎麼辦呢？就只好去最近的日本。去最近的日本有一個好處，因為從東京到臺北坐飛機一趟只要 3 小時。萬

一，我媽媽 70 多歲了，她身體狀況不好，我要回來探望她也比較方便。所以就只好改變念頭，不去歐美，改去日本。去日本有一個好處，除了近，想回來，很快就可以回來，可是問題是我不會日文啊！→我大學念的是英語系！我不會日文怎麼去日本留學？可是在沒有辦法的情況之下，我也只好趕快利用晚上的時間，去青年服務社，去學三個月的日文。三個月哦！三個月的日文，老實講，連 51 個片假名、平假名都還沒有搞清楚，還寫不好，還沒有念得很熟的時候，就要去日本。因為再 3 個月日本就要開學了，日本的開學是四月一日，不是八月一日，所以我只念 3 個月的日文，就去日本留學了。

去了日本以後，第一件事，當然就是要參加碩士班的入學考試，用什麼回答？用英文回答？還是用中文回答？當然是用日文回答！考試要考日文，口試也要口試日文。結果我在筆試的時候，因為我才念三個月的日文，還搞不清楚 51 個音的時候就去日本了。當然考卷發下來，時間到了，還寫不完，才寫了一半。怎麼辦？當時靈機一動，寫不完的部分，我就只好用英文作答了。所以我的碩士入學考試的日文考卷上面，有一半是用日文回答，下一半寫不完的部分是用英文作答的。這個奇怪不奇怪？考卷交了以後心裡在想一定沒希望了，別想了！因為當時我報考的第一志願，是日本國立東京教育大學，為什麼去日本東京教育大學？不是去日本國立帝國大學？因為只有東京教育大學有特教系！

東京大學也就是日據時代，我們所謂的帝國大學，當時已改稱為東京大學，它沒有特教系可以讓我念。我只好去讀日本東京教育大學。它不但有特教系，有碩士課程，而且也是全日本唯一可以念到博士課程的一所大學，從碩士到博士非常完整的教育大學。所以我就選擇日本東京教育大學去報考了。考完筆試以後是口試，因為我的日文才學了三個月就去了，所以口試的時候就很慘了，十句裡面我大概只聽懂三句吧？口試的時候，第

一個系主任聽到我的日文程度以後，他就諷刺我：你這樣的日文程度，以後要怎麼上課呀？

各位老師想想看我每個階段有多慘？在台灣想進師大的時候，我的系主任第一句話就說：對不起我們師大英語系從來不收師範生！我每個階段都是被拒絕的。然後第五個階段到日本，系主任笑我說：林老師，你這樣的日文程度以後怎麼上課？還好當時我的學長幫我介紹的指導教授，替我講了一句話：沒關係呀，她現在日文不好，她還有兩年可以學啊！因為碩士至少要念兩年嘛！所以我的指導教授替我講了這一句話。好啦！其他的教授跟系主任就沒話說了。既然指導教授願意收她，其他教授和系主任他們就沒有什麼意見了！就這樣我就留在日本留學了。然後每學期甚至每三個月，我就回臺灣探視我年老的母親一下，再回去日本唸書。

可是沒想到日本的教育制度跟歐美或臺灣不一樣。他們的碩士課程比較像我們臺灣或者任何一個國家，或大陸一樣。如果你每學期參加考試及格，然後寫完碩士論文，口試通過那就可以拿到碩士學位。所以我進日本東京教育大學以後，很順利的在兩年三個月，就碩士畢業了。畢業以後當然想趕快回來臺灣服務，我媽媽已經 73 歲，而且身體不好。沒想到在日本碩士畢業並拿到學位想回來孝敬我老母親的時候。在民國四、五十年代，國人的平均壽命沒有到八、九十歲，我媽媽已經 70 幾了，而且一個人，沒有人照顧。沒想到我碩士畢業那一年很高興要回來服務，並孝敬我的媽媽。就去臺灣師大教育研究所找賈馥茗所長，賈老師其實是我在臺北女師的時候教我教育概論的老師。所以我碩士在日本兩年三個月拿到碩士回臺灣後，就去臺灣師大教育研究所找賈馥茗所長。請問她師大有沒有機會讓我回母校服務？結果她回答我一句話：對不起！林寶貴，現在師大需要的是有博士學位的師資。需要有博士學位？可是那時候我才碩士畢業。然後很不幸的我媽媽也剛好過世，所以我就剩下一個人無後顧之憂，師大又進不去，回不了臺灣服務，只好又回日本去繼續攻讀博士學位。

在這個階段攻讀博士學位還沒有畢業的期間，臺灣有一位郭為藩部長早年留學法國。從法國留學回臺灣以後，剛好那個時機臺灣很歡迎回國留學生。所以郭為藩教授一回國，教育部馬上就邀請他擔任教育部次長。也就是部長下面的副部長叫做次長。他每次看到我暑假寒假從日本回來，就叫我進去教育部幫忙他，幫他的教育計畫小組規劃、發展特殊教育的政策。所以有一段時間我就去教育部服務一年多，去幫郭為藩次長，在教育部教育計畫小組當研究員。後來我媽媽過世，臺灣師大又要求要有博士學位，才能進師大。所以我只好再回去日本攻讀博士學位，沒想到日本還沒有建立博士的學位制度，從來沒有發給教育學博士這個學位。

真沒想到當年那個時代，日本還從來沒有一個人得過博士學位，包括我的指導教授。雖然我在三年內就把我博士課程的學分都修完，博士論文也都寫完了，可是他們就沒有博士學位這個明堂！我的指導教授怎麼樣給我博士學位？他自己都沒有！怎麼會給你呢？那我怎麼辦？

我就只好再回去日本等，等到拿到博士學位，因為沒有那張文憑的話，等於白去日本留學！請各位猜猜我在日本一共等多久？足足等了13年，人生有幾個13年？我三年就修完學分、寫完博士論文了，但是不給我就是不給我，因為他們還沒有頒發博士學位這個制度。一直等到什麼時候？一直等到13年後的時機到來。什麼時機？兩個時機：第一個時機是東京教育大學遷校，遷去現在的筑波大學，也把東京教育大學改名叫筑波大學。就是東京教育大學遷校遷到筑波大學。遷到筑波大學以後，他們的教育制度也改變了，怎麼改變？就仿效歐美的教育制度開放了。開放以後，我才有機會變成是臺灣留學日本，第一個拿到博士學位的人。當年還不給我學位的時候，他們的理由是什麼？我的指導教授告訴我的理由說：日本這個社會，是不重視文憑的，他們每到一個地方就業，根本不需要出示文憑。不需要給去就業的單位，看你是什麼學歷、你在哪裡畢業？你有什麼證件？日本都不需要。只要你自己寫一張履歷表，你高興怎麼寫，他就相

信你就是那裏畢業的。日本這個國家雖然很封建，但是這一點是非常信任也非常尊重每一個人的人格。

羅錄音 3-4 的逐字稿

郭為藩次長(教育部常務次長)為了我遲遲拿不到日本的博士學位，親自跑日本三趟，替我跟指導教授求情。日本不管你這些，不管你是教育部長，還是總統，它的制度就是這樣。當時我也不知道這種情況，然後就苦苦的，呆呆的在日本等了 13 年。等了 13 年，終於時機來了。第一個時機就是我的指導教授終於要退休了，他要退休，如果他退休前沒有給我博士學位，那我就永遠拿不到學位了。因為我在日本跟著他 13 年，如果他退休還不給我，我還有可能拿到博士學位嗎？當然不可能了！所以第一個時機就是我的指導教授要退休，第二個 Timing(時機)，是剛好東京教育大學要遷校，要遷到筑波大學城，改名叫日本國立筑波大學。

這個筑波大學校之後，它所有的教育制度也仿效歐美的教育制度，開頒發博士學位了。以前是不開放，他們認為我的指導教授都沒有博士學位，為什麼要給一個家庭主婦博士學位？

以前他們的封建思想就是這樣想，所以不給。但是儘管我們的教育部郭為藩次長替我去求情，他們也不買帳。就是一直等到這兩個時機到來，一個就是遷校，教育制度仿照歐美的開放制度，第二個是我的指導教授要退休，他一定要幫我解決，他不幫我解決，我就永遠沒希望拿學位了。這兩個時機配合起來，所以我終於在日本留了 13 年之後，才拿到臺灣第一個留學日本的特殊教育學博士學位。這個代價有多少？大家可以想像一下。最後總算拿到博士學位了，當然要趕快回臺灣服務，還是回去教育部服務嗎？可是當時郭為藩次長，已經不在教育部了。

當年全台灣有特教系的，只有彰化師大有，1975 年彰化師大最先成立特教系，我 1980 年回台灣的時候，因為只有彰化師大有特教系，我當然

只好去彰化師大。那時候特教系的系主任是許澤銘教授，許主任他也是留日的，許主任比我更早去日本，聽到我拿到博士學位以後，他第二年也趕快去日本寫博士論文，然後拿學位。許澤銘主任後來又聘請我進入台灣師大，他是我在台北盲啞學校時候的同事，他去日本也比我更早，他幫我找保證人。去日本留學是不用簽證費的，只要有一個保證人，這個保證人很重要，他必須保證你三個條件：第一個條件是：你在日本居留期間，不准做任何違反日本法律的規定；第二個條件是你要有來回的機票；第三個條件是你負責自己的生活費。這三個條件當然是必然的條件，所以留學日本比較簡單，比去美國要準備簽證費 3600 美元，當時 1 元美元折合 42 元台幣。我一個月只賺 380 元台幣，算一算我要到 52 歲才有能力出國留學，52 歲就不用出國了。所以我沒辦法去美國留學，所以才會退而求其次到日本。沒想到到日本拿學位這麼困難，而且從來沒有給過，還沒有建立博士學位制度。

為什麼去彰化師大？當年我回台灣的時候，唯一有特教系的大學就是彰化師大，所以我沒有選擇的餘地，當然去彰化。彰化離台北很遠，要搭客運，要不然就要乘自強號火車，火車下車還要轉客運才能到彰化師大。彰化師大比較偏僻，交通不是那麼方便。可是我沒辦法，只好台北-彰化，彰化-台北這樣跑，一共通勤了十年，接下來怎麼會去台灣師大了？

一直等到 1990 年台灣師大成立特教系的時候，吳武典主任邀請我，從彰化師大趕快回來台北的台灣師大特教系。其實我在彰化師大十年以後，跟彰化師大的同事也好，學生也好，校園的環境也好，還有特教館，一個獨立的特教館。師生從早到晚打成一片，感情非常好。彰化師大的學生比台灣師大的學生成熟，他們都是專科畢業的，再來重新報考彰化師大特教系，所以每個學生都很委屈，以杞昭安老師來說，他已經師範畢業，他教書教了七年，才又重新來考彰化師大特教系。從特一特二特三特四要讀四年，剛開始不是四年，只有三年。彰化特教系只有招收專科生，而且

修三年，畢業以後也沒有分發學校。所以我第一年進去彰化師大特教系的時候，那一些學生不是公費生，都已經專科畢業了，而且有的服務好幾年，再來重新報考彰化師大特教系。特教系又只收三年的專科生，畢業以後還不是公費，又沒有就業的保障。所以真正會來報考彰化師大特教系的學生，是真正喜歡服務特教生的人才會來。所以我很珍惜在彰化師大特教系的十年。同事的感情，師生的感情，像大家庭一樣非常非常的融洽、溫馨。我到現在都還很懷念，我每年還要捐款給彰化師大特教系到現在。

1990 年台灣師大成立特教系，吳武典主任想把我從彰化師大挖回台灣師大來任教，那時候我非常掙扎，掙扎了很久，我要不要回台灣師大？要不要回台北？我彰化-台北往返跑了十年，不管冬天多冷，不管像今天的下雨天，我還是願意彰化-台北這樣辛苦通勤的生活。最後為什麼離開彰化師大，到台灣師大特教系來了？就是許澤銘主任說了一句話，他說：「現在台灣師大成立特教系要您回台北，您如果這個時候不回台灣師大，您以後沒有機會了」。為什麼？因為當年我已經 52 歲了，如果這個時候台灣師大要我我不去，以後才想回台灣師大的話，還有機會嗎？各位想一想：52 歲還不趕快到台灣師大，如果以後後悔了，而台灣師大一旦聘滿了老師，台灣師大還需要你嗎？當然就沒有機會了。所以在那個情況之下，心裡雖然很掙扎，彰化師大的校長也不願意讓我離開，但是最後我還是聽了許澤銘主任的話，回到台灣師大了。因為我的家就在台灣師大的後門，後門出來 5 分鐘就到了。所以就這樣回台灣師大特教系，從 1990 年 8 月 1 日服務到退休 2004 年為止。

我 65 歲按照國家規定我就可以退休。但是退休以後我還是留在台灣師大擔任兼任教授並兼課。即使到現在，像今天本來我還要去台灣師大上課的，因為疫情嚴重，所以台南大學林慶仁主任，臨時宣布在線上上課，所以我今天才沒有去台灣師大特教系，而留在家裡跟各位在線上聊天。真

正上課要在教室，有黑板可以用，我可以站著講課，但是現在我只能在電腦前面講。

今天是我從事特教生涯的最後一天，所以今天在線上收聽的老師們，等於是我的末代學生，我今天上完課，就不再開麥克風了。我就封 mic 了。今天是我從事特教生涯的最後一天。

雖然 2004 年 7 月 31 日我就已經正式退休，但是一直到目前，我還是習慣每天去師大博愛樓，在 101 研究室工作，一直到去年一月疫情爆發，師大不准教師或學生進教室，要在線上教學，我才搬回家。但是有聽障學分班的課，還是會去師大博愛樓上課！那就是我目前的情況。但是今天以後我就封 mic 了。我就不再正式上課了。

以上是我十個階段的特教生涯。

我這 65 年的特教生涯，到底做了些什麼事情？回想我 18 歲就開始到台北盲聾學校教盲聾生，我的第一批教學對象就是特教學校的學生。後來附近國小的學妹在小學教學，她想要升大學，要求我跟她互調學校，讓她來盲啞學校準備考大學，所以我才去幫她教小學。教了一年半，本來要教一學期，後來被家長留住了。一年半後才去上台灣師大，被英文系系主任拒絕過。後來還是畢業了。畢業的時候不但沒有留級，名次還不算太後面。所以教了小學才教國中，教了國中之後出國，我從日本回來的時候是 3 月，台灣是 8 月才開學，所以有一段時間我的大學同學要我去專科學校教英文、日文。所以也去台北商專、淡水商專教英文、教日文。當然彰化師大、台灣師大是大學，所以不管是小學生、國中生、專科生、大學生、研究所的學生（從碩士到博士），每一個階段的學生我都教過。正常的、身心障礙的都教過。

接下來是我教什麼？我的研究生涯最初教聽障，聽障生最大的困難是什麼？就是溝通障礙、語言障礙。所以我的研究生涯不僅是聽障、還包括：語障、溝障。然後，我是一線的老師出身的，當然對課程、教材、

教法、教學策略，這四樣不管是研究也好、教學也好，關係最密切的就是這四樣。還有學生要進來之前，到底是聽障？語障？學障？情障？還是腦癱(腦性麻痺)？還是多重障礙？還是雙重殊異?(又資優又身心障礙)、到底是哪一類？他有沒有資格領身心障礙手冊？因為很多家長貪小便宜，如果孩子有領到身心障礙手冊，家長就能享受許多優惠，生活補助費、公費、學雜費減免(有的減1/3，有的減2/3，有的全免)。所以是不是公費生，是不是能享受這些身心障礙的福利，能不能領生活補助費？能不能領身心障礙手冊？也就是進來之前要接受診斷、鑑定和評量。這也是每位特教老師需要瞭解、需要具備的能力本位。

另外我的特教生涯裡面，還有一大部分是從事特殊教育行政工作的部分。不只是在教育部教育計畫小組幫忙規劃全台灣特殊教育如何發展？五年計畫、六年計畫、第一次特殊兒童普查、第二次特殊兒童普查、還有我在彰化師大當了五年的系主任、七年的中心主任。我成立彰化師大特殊教育中心，在台灣師大兼任三年的特教系系主任、特教研究所所長、特教中心主任，這一些都是行政工作，特教行政比教書更複雜，更繁重了。因為要一天到晚要開會，開不完的會。我曾經一天連開七個會議，無論主持或參加。當了特教行政工作者，會議就特別多。除了教學之外，還有開不完的會議，特教行政工作也佔了我很大部份的時間。

特教研究的部份，有沒有一些成果留下來？有，可以看最後一頁，我的研究成果，包括：專案研究23項，專案很多，而且很多專案都是教育部、教育廳、教育局(而且是各縣市的教育局)委辦的。另外，我在彰化師大必須輔導中部地區八個縣市。我到台灣師大服務以後，也要輔導北部十個縣市。輔導時要申請專題研究計畫、經費，就必須要寫成果報告。申請經費之前就要擬出申請經費的目的、預算、工作計畫，即經費需要多少？做什麼用？怎麼用？這些都跟申請專題研究計畫有關。而且在大學教書還必須要做很多研究、寫很多書、寫很多期刊的論文。一天到晚要演

講，參加研討會，發表論文，有時連記者都會根據主題來訪問妳，就要給他做專題的報告，或是給他參考的專題著作。

除了跟教育部，各縣市的教育局，申請這些研究計畫，這些專案、著作的經費之外，如果你有很多著作、研究專案、報告、研究成果、國科會每年都會給獎勵金。這個研究成果的獎勵不是教育部、教育局給的，申請專案計畫、研究計畫，你寫論文如果有稿費，國科會就會給你研究獎勵。

這就是我的特教生涯，除了做研究、跟教學之外，我還要一天到晚出席國內的，不只是我的台北輔導區十個縣市，中部輔導區八個縣市，連台東、花蓮或屏東，甚至大陸都要去輔導。我從 1992 年去大陸之後，大陸也發展快速，他們後來也開始重視特殊教育，邀請我去大陸培訓、上課、演講、參加研討會、參加特教論壇。到去年疫情爆發為止，我經常台灣南北東西各縣市到處研習。包括評量工具研習、師資培訓、演講、參加研討會、參加行政會議、參加各種論壇，所以兩岸四地我都很熟。

另外國際研討會，早期，以聽障教育來講，聽障的國際會議每五年就會在世界各國輪流舉辦。國際聽障教育會議時，我就會帶團，帶特教老師、帶教育部、教育局、教育廳的官員去考察世界各地的特殊教育，參加國際研討會，才有機會去參觀世界各地的特殊教育，聽世界各國專家學者，參觀特殊教育、聽取世界各國代表報告的辦理情形，尤其每五年就去參加國際聽障教育研討會，每兩年參加亞太地區的聽障教育會議。我算一算世界 146 個國家，除了非洲沒去外，我去過 42 個國家，參加各種研討會、特教論壇。不僅是兩岸四地，我連歐洲、以色列，泰國、印尼、馬來西亞，韓國、日本更不用說了。美、加就跑了 7 趟、日本待了 13 年。

不只去參觀其他國家的研討會，我們自己也要舉辦，我也爭取來台灣舉辦。我從事特教的 65 年裏，台灣的學障、資優、視障、腦性麻痺…等領域，有沒有辦過國際研討會，或者特教論壇？我不清楚，但是我的聽、語、溝障領域，在 65 年裏面，唯一我辦了一次「國際聽障教育會

議」，有十八個國家，754 位世界各國的代表來參加。當時台灣師大的禮堂容納不下，我必須借到公務人員訓練中心，也就是現在的文華國際會館，去那裡開會才容納得下那麼多人。而且不是只有一天半天，是一整個星期的會議。開幕式、專題演講、論文發表、還帶他們去台灣各個特殊學校參觀，景點旅遊。當然是很累很累。在舉辦這場國際會議的兩年前，我還罹患了重大傷病，才癌症爆發，在做化療當中，所有的頭髮都掉光了，戴著假髮，硬是把這個國際會議辦出來。我請其他的同事幫我上台，幫我主持開幕式，沒有人願意，反而有兩位老師說：「誰要收你這個爛攤子」。所以各位老師想想看，在台灣要舉辦國際會議不是那麼容易的事。第一要借會場，第二要經費。經費是一個大問題。2002 年我舉辦那場國際會議的時候，剛好是 921 大地震的第二年，所有我們國家的經費都挪去用在倒榻學校的建設，所以教育部沒有經費補助我。我要自己去募款，還好我的學生三千、五千、一萬的捐，還有我參加的扶輪社社長、顧問、保母帶著我一個扶輪社、一個扶輪社去說明，請大家捐款。募款出來的經費，來舉辦台灣有史以來的聽障教育國際會議。從 2002 年到現在為止，又過了二十年，我非常期待有年輕人再出來辦理一次。把台灣重視人權，尤其是身心障礙者的人權，讓世界各國都知道。能夠把台灣的進步，台灣重視特殊教育的成果，讓世界各國也能夠了解。但是很遺憾，在我之前，我之後都沒有人願意再辦。2002 年我戴著假髮硬撐著上台，就這樣子辦出來了。這是我特教生涯的第四項。

第五項，我一天到晚接受教育部、教育廳、各縣市教育局的委託，要我帶團出國去考察、參觀、研究、進修特殊教育，不是只出去玩，也不是只出去參觀，有時候是一整個月待在美國紐約附近有個非常有名的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進修四個星期。有時候出去二個星期，有時候出去一個星期。以上這五項是我特教研究生涯裡面的五個大項。

接下來，從事特教 65 年，當過行政工作也不少，可以歸納出來的第一項是新聞外交。這新聞外交是在做什麼呢？當我在日本 13 年期間，我的學分修完了，我論文也寫好了，可是學位就是不給我！我在日本等 13 年不是 13 天，這 13 年我在做什麼？我去台灣的駐日大使館新聞參事處兼差，做新聞外交的工作。我在那裡上班，每個月領 600 元美金。做什麼兼差的工作？

只要有日本的新聞記者，有世界各國的新聞記者，來訪問台灣駐日大使館新聞參事處的時候，想要了解台灣有什麼地方好玩，我就要介紹，向那些記者介紹台灣的風土民情，台灣有哪些景點可以旅遊，可以參觀。也收集日本各階層或世界各國的記者，對台灣有什麼批評？有什麼報導？有什麼意見、有什麼建議？我就蒐集這些資料，寄回台灣給新聞局做參考。為什麼？因為當年台灣剛派去日本的新聞參事處處長，剛去日本的時候不會日文，雖然他是我英語系的學長，但是只會英文在日本沒用，世界各國的記者不是只講英文，所以我在日本等那張博士學位文憑的時候，所做的工作就是新聞外交的工作。

台灣是我們的國家，台灣也是我們的故鄉，台灣要發展特殊教育的時候，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應該說是從台灣的特殊教育普查開始。要辦理特殊教育，那就要先知道台灣到底有多少特殊學生？怎麼知道台灣有多少需要特殊教育的學生？不就要先從普查開始做起？地毯式的搜尋，除了發公文給各縣市以外，要去各縣市訪視、去評鑑。第一次台灣的特殊兒童普查是在民國 65 年舉辦的，當時發現 6-12 歲的特殊兒童有 34565 名。第二次特殊兒童普查是民國 78 年，我已經到台灣師大服務了。那時候吳武典主任是第二次特殊兒童普查的執行長，我是副執行長，副召集人。所以台灣的第二次普查報告就是我執筆撰寫的。第二次特殊教育普查結果，發現台灣 6-15 歲的身心障礙兒童有 75562 名。這個數字從那裡出來？就

是要請各縣市調查出來的數字報給第二次特殊兒童普查工作小組，然後我就負責把全國的數字寫在報告裏面送給教育部。

普查完了之後，就不管了嗎？這些孩子第一次發現三萬四千多人，第二次發現七萬五千多人，普查完了就讓他們自生自滅嗎？當然不是。普查出來之後知道這些孩子在哪個縣市？哪個鄉鎮？哪個區？哪一所學校？接下來就要擬定特殊教育發展計畫，如何改進，如何推展特殊教育的行政業務？這些就是屬於特殊教育的行政。這就是第三部分。

第四部分我剛剛講，我從日本拿到博士學位之後，先到彰化師大特教系服務，因為當時只有彰化師大有特教系，所以我去彰化師大十年，在彰化十年期間，我輔導了中部八大縣市，從學前，小學、初中、高中到大學的所有身心障礙學生，我比較偏重身心障礙，為什麼？因為資優生，所有的家庭，所有的社會人士，所有的學校校長、老師，還有他們自己都會自己照顧自己，比較不需要別人照顧，也比較不需要輔導課業；需要輔導的就是這些身心障礙學生。直到1990年，台灣師大成立特教系，要我回來台北，我就回來了。

台師大的輔導區有十個縣市，包括金門、馬祖、澎湖。全台灣視聽障學生也是我的專案要輔導，所以我除了輔導中部八縣市從學前到大專之外，北部十個縣市，當年只有國中高中的專案，後來全台灣分散在各系、各所裏面的視障生、聽障生，也要輔導，不過當時全台灣視聽障學生只有一百多人，就分散在台灣146所大學裏面的各科系當中。怎麼輔導？我一個人可以跑那麼多地方嗎？不可能，所以就要請三所啟聰學校，當時的省立台南盲啞學校、省立台中盲啞學校、省立台北盲啞學校，請這三所盲啞學校的老師，利用他們下午沒有課的時候，去全台灣的大專院校，看看這些視障生、聽障生在大專學校的學習上有沒有什麼困難？當然有困難！我請問視障生有什麼困難？視障生上課老師講的話他們聽得見，也聽得懂，他們就沒有什麼困難嗎？有！他們有困難，他們的困難是：

當他們要寫報告的時候，他們需要去圖書館找資料！但是他們看不見，視障生找資料需要有人幫忙。

而聽障生有什麼困難？需要誰去幫忙？他們需要有人輔導功課！所以我就要去找輔導老師到各大專院校去輔導就讀的視障生或者是聽障學生！視障生是找資料需要別人幫忙；聽障生是語文程度很差，高三的學生國語文程度，只有小學 2.2 年級的程度；初三的聽障生國語文程度只有小學 1.5 年級的程度。請問聽障生在普通班，不管在小學、在國中、在高中、在大學，他的國語文如果只有小學 2 年級的程度，他們(聽障生)怎麼念大專？他們要不要參加考試？要不要寫報告？

羅錄音檔 5 逐字稿

聽障生為什麼需要輔導：

聽障學生要升學，可是他的語文程度這麼差，只有小學一、二年級的程度。怎麼念下去呀？念不下去，有的就會辦理退學；有的就轉學啊！轉學轉去哪裡？轉去藝術專科學校、轉去體專學校、轉去技能科的學校。這樣對聽障生來講，就比較不需要寫報告，不需要考那麼多筆試，他可以用技能科的作業交成績就可以，對不對？所以他們需要輔導。這個很困難呢！問題是臨時報考的這些學生在哪裡？我能到全臺灣的 146 所大學各系所去看看這些學生嗎？去幫他們找資料嗎？去幫他們補習他們的國語文程度嗎？不可能嘛！

所以只好拜託北、中、南三所特殊學校的老師，利用他們沒有課的時間去協助這一些學生，去輔導這些學生，然後每學期輔導回來報告：這些聽障學生的學習情形如何？這個是輔導的部分。

第五項是推廣，推廣是什麼？推廣就是擴大額外輔導工作的範圍。你要對這些特殊教育兒童，去了解他們有什麼需求？有什麼需要人家協助的？要讓別人知道啊！或者是他們的家長也沒有這方面的背景，常常會

有問題，不管是溝通的問題、表達的問題、學業上的問題。怎麼辦？所以我在彰化師大的時候，就開辦了一條諮詢服務專線。家長隨時可以帶著孩子來，也可以用電話問我。林主任：我的孩子是不是特殊教育學生，你幫我看一看。我回答：好，可以。所以我也變成診斷、鑑定老師，這是不是特殊學生的推廣工作人員？這是一個大學教授應該做的事嗎？本來不是！但家長有求於我，不管什麼問題或是他有疑問，懷疑他的孩子是不是自閉症？懷疑他的孩子是不是智障？有閱讀困難？或者是不是情緒障礙？是不是問題行為？孩子是不是資優？如果又身心障礙，又有學障，是不是雙重殊異？本來不是我的責任，可是家長來請教你，你又不能不管！

像有這樣各種各類的問題，是不是要診斷？我們需要診斷才能知道。特教法規定：身心障礙有 13 類，資優有 7 類。特教老師，我們要服務的對象一共有 20 類。所以大學的特教系，照道理來講，應該培養這 20 類的特教老師！各位老師，請你們想一想，目前臺灣的各特教系培養出來的特教學生畢業，他們都能夠去服務這 20 類的特殊孩子嗎？就光診斷學生是哪一類的特殊孩子，就是一個很大的工程啊！如果他是在偏鄉，偏遠地區，或像早期很多縣市，沒有特教班，也沒有特殊學校。那要怎麼辦？學生家長他就需要有特殊教育方面的常識。如果沒有老師，沒有學校可以去，有沒有一些特教叢書，可以贈送給家長參考啊？這個需要不需要？需要啊！可是我們的教育部，有編這樣的特教叢書嗎？我們的教育廳有嗎？我們的教育局有嗎？沒有啊，都是專家學者在寫、在編啊！所以我早期除了到彰化師大教書，當特教行政之外，我還要編輯很多特教叢書，然後免費贈送給各個特殊學校、特殊班、還有家長，甚至學生、或老師。所以這些都不是教學，也不是行政工作，是屬於額外的推廣服務，額外的輔導工作。

第六項，就是研發的工作。老師怎麼去診斷怎麼去鑑定？怎麼去評量這些孩子有沒有進步？這些孩子是不是這一類？那一類？哪一類？學生還有什麼地方有問題？是該進特殊學校？還是該進特殊班？或這位學

生是不是應該轉學？或者需要轉系？這些都需要靠什麼？都需要靠鑑定、評量工具來決定。來幫助特教老師，尤其是沒有很多經驗的特教老師。特教老師要幫學童鑑定，要幫學童診斷，特教老師也要解答家長的疑問。所以我在 65 年裡，一共發展了 33 套的鑑定評量工具。有時要做專案研究，要寫書，或者是要辦研討會，要不要向教育部、教育廳和教育局申請經費？，他們委託我很多專案研究的時候，我就要寫報告，申請經費的時候也要寫研究計畫。所以研發的部分，鑑定評量工具有 33 套，專業研究也有 23 項，至於哪 23 項？哪 33 套鑑定評量工具？這些我會留資料在後面給大家參考。現在我沒有時間在這裡詳細介紹，我先把數據讓各位了解。另外，我 65 年來，到底寫了多少篇文章？算一算，在期刊上發表的論文有 128 篇，專題演講的論文有 172 篇，專書有 159 本。其實不止 159 本，有時候「一項」就有七、八本，有時候「一項」也有一、二十本的！舉一個例子：期刊，我們現在發行的「溝通障礙教育期刊」，已經發行了 8 年，所以一項就有八卷或八本了。又像手語畫冊，一共研發了 17 年，研究成果有 18 冊手語畫冊，3 套光碟，每套有 9 片，也有 6 片，也有電子書，也有測驗的光碟與指導手冊等。

除了這些輔導、推廣、研發工作、著作之外，還有一天到晚，教育部、教育廳、教育局，要委託我帶團去各縣市訪視、去評鑑。訪視、評鑑什麼？評鑑辦學績效，去看各縣市教育局有沒有成立「鑑定安置就學輔導委員會」？每年有沒有去輔導這些特殊學生？各縣市教育局有沒有辦好特教的業務？所以也要為教育部評鑑。兩年教育部就會訪視和評鑑一次各縣市教育局。不是只有在彰化師大輔導的八縣市，也不是只有到臺北來了之後負責輔導區的十縣市要去，是全國每個縣市都要去訪視和評鑑的。

還有比較辛苦的是審查工作，審查也要花我很多很多的時間，審查什麼？要做專案研究，是不是要寫研究計畫？我要發表論文，我要升等，別人也要升等，所以經常有很多特教系主任要新聘老師，或系上的老師要升

等，或系上研究生的碩士論文、博士論文，要不要審查？要的。要請誰審查？有時候就常常有很多論文會送來我這裡要我幫忙審查。這個審查很花時間，我又很龜毛，不是一人家送來論文我就隨便翻一翻，簽個名就送回去。我是要一個字一個字看，連一個標點符號都會修改的人。所以我的審查論文，也要花去很多時間，有時是教師升等，有時是研究生的畢業論文，不管是碩士還是博士，有的教授不只是升等，即使是申請國科會的方案，或者教育部、教育廳的專案研究補助的研究計畫，也要幫忙審查。

另外還有國考，也就是我們所謂的高考、普考。一般要當公務員，就要參加國家考試，考選部每年會主辦高考或普考，教育行政單位有時也會舉辦教育行政特考或是升等考試。在座聽障班的老師有沒有人參加過高考？我來舉一個大家都認識的人物。譬如：現在臺北市副市長有兩位，一位男士，一位女士。男的蔡炳坤副市長，他本來念彰師大特教系一年，結果第二年，他考上教育行政高考之後，就跑掉了，就不繼續念特教了，跑去當官了。高考及格就可以當公務員，或者是當督學。蔡副市長先去教育廳當督學，然後又去台中當副市長，再來台北建國中學當校長，現在又當起臺北市副市長了。這個都需要公務人員高考或教育人員特考及格。所以我有時也要去命題。尤其是教育行政人員特考。被關幾天，這種生活也不是很舒服的。

最後一項當然是師培。我在特教系最重要的任務就是培養特教的師資！這個培養特教師資，不只在臺灣，到去年疫情爆發以前，我也常常需要去大陸。有時候一年去五、六次，一去就是一個月，或者兩三個星期。幾年才能培訓一期碩士班？兩年半，才能培養一個碩士畢業生。以上是我個人 65 年裏至少還記得的，做了這些事。

我這個人看起來好像是工作狂。每天就是工作、工作、工作。不是的，我也參加很多社團，我也成立很多學會。各位看看我參加哪些社團和成立哪些協會？「臺灣特殊教育學會」不是我成立的，是郭為藩部長當次

長的時候成立的。郭次長從法國拿到特教博士學位，回臺灣以後，他就成立「臺灣特殊教育學會」。他請我去教育部幫忙。後來我也擔任過臺灣特殊教育學會第十六屆理事長。現在理事長是第幾屆？現在是第 27 屆？

臺灣聽力語言學會，各位聽過沒？好像沒聽過是不是？對了這個「臺灣聽力語言學會」不是我們特教成立的，但是我催生出來的。因為當年我在彰化師大服務的時候，常常帶學生去參觀彰化基督教醫院，也因為工作忙，所以身體不太好，一天到晚胃痛、睡眠障礙，後來甚至爆發癌症！所以常常要去彰化基督教醫院看病，認識當時彰化基督教醫院有一位美國的聽力師叫 Penny。她有一次跟我說，美國很早就有聽力語言學會，你們臺灣也應該成立一個聽力語言學會！

羅錄音遺漏的部分

Penny 說：你可以鼓勵你們臺灣的聽力師、語言治療師成立聽力語言學會！可是我自己並不是聽力師，也不是語言治療師，你知道我這張照片怎麼來的？我只能鼓勵像早期的聽力師吳姿杏，早期的語言治療師李淑娥、鍾玉梅老師，最後一次還加了張綺芬老師。我常常邀請臺灣的聽力師/語言治療師到彰化師大去為我們的特教系學生演講，因為我跟他們很熟。後來我就鼓勵她們（鐘老師、李老師、張老師）說：你們為什麼不成立聽力語言學會？

我們有特殊教育學會，你們有這麼多聽力師，這麼多語言治療師，你們也應該成立聽語學會，像美國一樣！所以後來她們聽我這樣講，就去成立了，早期我也是臺灣聽力語言學會的創會會員，只是我不是理事長，第一屆的理事長是吳姿杏老師，是長庚醫院的語言治療師，她是留美回來的。

羅錄音檔 6 逐字稿

林麗英老師是三總、李淑娥老師是榮總的，臺灣的語言治療師及聽力師，我也認識很多。因為我經常請他們來演講，也經常帶我們學生去參觀。所以臺灣的聽力語言學會，說實在我是推手，我是他們成立的推手，我鼓勵他們成立的。

2002 年我召集了全臺灣 50 幾位特教老師，尤其是我的學生。發起成立中華溝通障礙教育學會發起時需要有 50 個人聯名、聯署，贊成成立這個學會。2002 年在籌備時，也要有經費啊！要成立一個學會不是那麼簡單，除了人以外還要有經費。所以 2003 年才正式成立「中華溝通障礙教育學會」，因為這個學會是我創會的，所以第一任理事長就是我。接下來。大家看一看，我不是沒有搞資優教育，其實「中華資優教育學會」要成立的時候，我也是創會的會員之一。我沒有輕忽資優教育，只是他們比較不需要照顧，因為家長、老師、學校、校長及社會，大家都歡迎資優生。他們自己也很會處理，也很有創造性，比較不需要那麼多人照顧，所以就不需要我去照顧了。我去日本的時候，當然我也會去參加日本的特殊教育學會，所以我也是日本特殊教育學會的會員。

接下來第 6 個。各位沒想到吧！第一社會福利基金會是專門收容智障、自閉症、情緒障礙、問題行為。我是第一社會福利基金會的創會董事之一。1980 年我剛回台，我們有三位留日的留學生、三位留美的留學生，再加上一個留法的留學生柴松林，一位作家李昂，我們八位有的出 10 萬元，有的出 5 萬元，湊成 60 萬元。在延吉街地下室租一間教室，來收容 11 位也許是智障的孩子、也許是自閉症、也許是腦性麻痺的孩子。總而言之就是身心障礙的孩子。所以我也是第一社會福利基金會的創會會員。以前不叫第一社會福利基金會，以前叫「第一兒童發展中心」，最先的教室是租來的，租一個地下室做教室。第一兒童發展中心後來規模越來越大，

現在有 24 個兒童發展中心，甚至還有好幾個社會企業公司，後來才改名叫做「第一社會福利基金會」。

我到現在還是他們的董事，5 月 17 日，才去開過董事會，已經 42 年了。從第一兒童發展中心到現在變成 24 個發展中心，再加上社會企業機構，比如：清潔公司、輔具中心、早療中心等，這些都是第一社會福利基金會的業務，所以現在第一社會福利基金會的基金有多少？有四千多萬元。當年是 60 萬元成立的第一兒童發展中心，今天是幾千萬的第一社會福利基金會。各位老師特殊教育有沒有前途啊？

所以只要你有心去耕耘，開始是租房子來的，後來就買下來，而且是蓋了一棟第一社會福利家園，大家都去過嗎？我們現在有一棟 7 層樓的樓房，當年是租來的地下室，小小的教室只能容納 11 個孩子，今天蓋了一棟 7 層樓的大樓，還有 24 個發展中心，及幾個社會企業公司。我自己都數不清楚，雖然我是董事，我只知道捐款，反正每次去就是捐款。這是第六項我參與的團體。

第七項「臺灣扶輪米山會」各位一定都不知道，其實就是扶輪社的前身。臺灣去日本留學的留學生回臺灣以後成立的扶輪社，叫做「臺灣扶輪米山會」。所以我也創立臺灣扶輪社，當年叫米山會，為什麼？因為米山這個人，他捐款給扶輪社，所以我才能每個月去扶輪社參加例會的時候，不只請我吃午餐，他們還給我獎學金。我在日本的時候很窮啊，13 年，又要租房子、又要吃飯，又要繳學費，而且各位都知道，日本的物價很高！交通費很貴、房租也很貴，所以當年我就是在日本受到米山扶輪社四年的獎學金。日本扶輪社每個月給我多少獎學金？18,000 日圓的獎學金。

第八項「臺北市龍江扶輪社」：所以我回臺灣以後，也和陳恂如律師及黃學忠顧問，創立臺北市一個扶輪社，這個扶輪社的名字叫做龍江扶輪社。為什麼叫龍江扶輪社？這個「龍」其實就是聽不見的「聾生」那

個聾的諧音，我們不好意思下面加上耳朵，聽不見。因為扶輪社都是健全者！不是全部聾人！所以我們不必加耳朵的聾。這臺北市龍江扶輪社，我也是創社社友之一。

第九項「臺灣手語翻譯協會」也是我鼓勵出來的。六年前，當我 78 歲的時候，一些臺灣的手語翻譯員，還有一些臺灣的聾老師，五、六十個人，要替我暖壽，祝我 80 歲生日。其實那時我才 78 歲，他們就要給我做 80 歲生日！怎麼臺灣會有這樣的習慣，還沒有八十就要替你做八十歲生日？他們要去聚餐請我吃飯，還騙我說要開手語研究會。要開手語研究會，所以我寫了一篇稿子，「我跟手語的機緣」準備要講話，飯店在中山北路和南京東路的「兄弟飯店」。結果一進去飯店嚇了一跳，五、六十位聾人跟手語翻譯員，在飯店裡面等我，要請我吃飯，替我祝壽。還去訂做一個好大、好大的壽桃。你們看不見我比的，好大、好大的壽桃！我去拿公仔給大家看，這就是我 78 歲的時候，他們替我暖壽，所送的這個公仔。我真的感動得說不出話來，當時我很納悶，你們今天不是要開手語研究會嗎？怎麼會這麼多人都來？然後就有人說：我們要替您暖壽啊！替您做 80 歲暖壽，今天不開會。我簡直是被他們耍了！後來我就對著在公共電視服務的魏如君老師說：既然你們今天這麼多聾人，還有你們這麼多手語翻譯員，都在這裡聚會，為什麼不成立一個手語翻譯協會？那一天吃飯的時候，我鼓勵公共電視的手語翻譯員魏如君老師，你們可以成立一個「臺灣手語翻譯協會」！所以這第九個「臺灣手語翻譯協會」，就這樣被我催生出來。第二年果然魏如君老師發起，請有興趣的老師來參加，當然我就是第一個他們的會員，因為我是他們的推手。雖然我不當理事長，因為我哪有時間去做手語翻譯的工作？我沒有時間，我自己特教的書都教不完，特教的師資培訓都做不完了，我還能去做手語翻譯嗎？當然不可能，但是我是他們的推手，這個臺灣手語翻譯協會的推手，就是他們要給我做 80 歲暖壽時，接受我的建議而成立的。

以上就是我成立，或是我參與的社團，一共有 9 個。這 9 個其中最忙的就是龍江扶輪社，因為早期他們每個星期都要開會。每個星期，有時候星期一，有時候星期四，最近改成星期五的晚上開會。當時成立時，龍江扶輪社社員有 42 位，其中有 7 位是聾人，後來為什麼聾人慢慢的退社了？因為沒有錢啊！你們都知道扶輪社是貴族的社交俱樂部！這是有錢人的社交場所，叫扶輪社。像同濟會一樣，都是比較屬於那些大企業家，或者大老闆，他們社交、聚會的場所，那我這個窮教員，怎麼敢去參加這個龍江扶輪社？去成立龍江扶輪社呢？主要是因為我在日本 13 年的期間，我接受四年的扶輪社獎學金！我回臺灣以後，我有能力是不是應該回饋呢？當然要回饋扶輪社啊！當年我在日本領扶輪社的獎學金，所以我後來成立龍江扶輪社的時候，我每年也像臺灣的國際扶輪社，去申請獎學金來給我們的老師出國，或出去進修。總要做一點對特教有利的事。參加龍江扶輪社不是因為我有錢，一天到晚去參加這個社交活動，是我要回饋當年我在日本 13 年，領了扶輪社四年的獎學金，我回臺灣以後，我有能力想要回饋臺灣的扶輪社。所以我們成立的這個龍江扶輪社，到現在還是全世界唯一接納身心障礙者的扶輪社。剛剛說了扶輪社是貴族的社交場所，我們的聾人，我們的盲人，腦性麻痺者，或是坐輪椅的，有沒有機會參加這種高級的、貴族的社交場所啊？有，全世界唯一的就台北市龍江扶輪社。歡迎各類的身心障礙者來參加龍江扶輪社，所以我們現在的扶輪社還有坐輪椅的，脊椎損傷的，早期還有七位聾人呢！以前也曾經有過盲人，最多的是聾人。可是後來因為他們繳不起會費，一個月至少要繳 3000 元以上的會費。有時候還要聚餐，都是高級飯店的聚餐，很貴啊！1000 多元或是 2000 元。每個月要花好幾千元，他們身心障礙者的收入，如果沒有很高就繳不起，繳不起後來他們就退社了。所以現在身心障礙者比較少，但是也是全世界唯一的一個有讓身心障礙者，進來為了提升他們社會地位的扶輪

社，不是純粹社交場所及社交活動的，還是要做公益的事業。以上是我成立或者參與的社團。

羅新錄音檔 7 的逐字稿

我給您們的 PPT 檔，我只寫重點，那裡面各位也許不了解，每一項重點的內容是什麼？所以如果您們覺得不太了解，或者想進一步知道多一點的話，我講完以後，我也很想要了解您們為什麼要來修這個聽障學分班的課？到目前為止，您的班上有沒有聽障生？或有沒有特殊學生？有沒有碰到什麼疑難雜症的問題？或是有些特別的問題想要問我？或是想要了解的？我講完一些比較重要的之後，我會留一些時間給各位，我也很想要認識各位，您們從事特教多久了？有沒有碰過哪幾類的特教學生？那些特殊教育的學生大部分有些什麼問題？我很想了解一下。我先把早上還沒有介紹完的部分，再繼續講一些。

大概就是第 5 部分，我的特教生涯裡面，有沒有碰到比較重大的挑戰？當然有。第一項：我是臺灣第一個從事特教從第一線開始的實務工作者，也就是年紀最大的！現在在臺灣從事特教工作，而且是從一線出來的，大概我是最老的！最老的實務工作者！

我從 1957 年，也就是民國 46 年，從臺北女師畢業，當時我也只是接受跟各位一樣的普通教育師資培育而已！當年也沒有什麼可以進修特教課程的地方，我事先也沒有任何特教的訓練，或是特教的背景，或是特教的經驗，什麼都沒有。就只是純粹出於參觀完了覺得很感動，那時候年輕啊！有衝勁，只想要幫助這些孩子，就這樣一頭栽進去，就沒有再離開特殊教育了。

我這 65 年來，不曉得一批一批培育過多少特教老師？可是有很多老師，把特教當跳板。他來參加培訓是因為，譬如說：他是在偏遠地區，或者是在鄉下，想要到明星學校來，想要報考重要的明星學校進不來，就先

來參加特教培訓，培訓完了以後，他多修了幾個特教學分，教育廳、教育局就會給他加分，就比較有多一點的機會，可以從偏鄉被調進大城市，或者是被調進明星學校來。有的老師來培訓是出於這個動機。簽兩年契約、三年契約，兩年三年契約結束以後，就回到普通班、普通學校去了。所以我也常常很灰心！在培訓的過程中，常常覺得很挫折。不過當年1957年，我開始從事特教一線工作的時候，我心裡沒有準備，我的專業背景也沒有特殊教育的訓練！或參加任何的培訓！就這樣跳進去。當然會碰到很多障礙，舉個例子：如果去普通班代課的話，平常一個老師一進教室，班長一定會喊起立、立正、敬禮、坐下，對不對？班長只要一聲口令，全班就會一起動作，喊起立，就會起立，喊立正大家就會一起立正，喊敬禮大家就會一起敬禮，喊坐下大家就會一起坐下。可是各位想像一下，當我18歲畢業，到臺北盲啞學校服務之後，上課鐘響了，我走進教室，學生會喊起立嗎？會喊立正嗎？會喊敬禮嗎？會喊坐下嗎？不會，對不對？這個時候老師要怎麼辦？學生不會，這時老師就要引導他們，就要用手勢把兩手抬起來，他們就知道你要他們做什麼？各位可以看到我的動作嗎？我兩手一抬，就是暗示學生要站起來，我把兩手放在兩腳的旁邊，學生就知道要立正，然後我兩手向下一彎，學生看見我手向下彎，就知道要敬禮。或者我就點一個頭，學生也知道要敬禮。然後我兩手向下，請學生坐下，他們就會坐下來了。

在做這些動作以前，老師的任何指令，都要先以身作則，先示範給聾生他們看。比如說：我要教國語第一冊的第一課。課文是什麼？「來來來，來上學，去去去，去遊戲！」。哇！這一次不是這樣，也不是這樣，也不是點頭，也不是坐下來就可以解決。「來來來」這個很簡單，你要比這樣的來來來也可以，你要比那樣的來來來也可以，手勢是沒有一定的。你可以用表情、姿勢、動作來表達，可是這一套動作，在我進臺北盲啞學校之前，我都不知道欸！因為我是臺北女師畢業的。臺北女師三年的師資

培育過程，根本沒有機會去提到身心障礙，或是跟一般的孩子不一樣的特殊教育。

當我第一個從事特教第一線實務工作的時候，當然就會碰到挑戰了，很多挑戰！其實臺北盲啞學校，把盲或聾這兩種孩子擺在一起，本來就不對。不過沒辦法，因為台北盲啞學校是從日據時代就留下來、延續下來的。在日據時代就有臺北盲啞學校，也有臺南盲啞學校。為什麼早期會把這兩種完全不同障礙的孩子擺在一起呢？實在是非常非常的不可思議。可是這個不合適沒有人去改變它，也沒有人知道要怎麼辦？我舉一個例子，這兩種孩子擺在一起，一邊教室是聾生，一邊教室是盲生，但盲生聾生是互相不打交道的，沒辦法溝通的。一邊聾生打手語，盲生看不見；那一邊盲生講話，聾生聽不到。聾生不知道盲生在講什麼？這兩種孩子在一起生活，請各位想一想，合適嗎？還是不合適？一定不合適，而且誰佔便宜？誰吃虧？聾生佔便宜，盲生永遠是吃虧的！

舉個例子：在同一個校園裡面，沒辦法溝通，但是都在一起吃飯，因為餐廳只有一個。每天中午也好，晚上也好，盲聾生全部都住校！聾生也住校，盲生看不見，來回通學不方便，當然盲生一定要住校。聾生如果住在臺北市的話，他可以通學，住在外縣市的就需要住校。為什麼聾生會佔便宜？盲生會吃虧？雖然教室各在一排。互相不會碰在一起。可是餐廳只有一個。所以每天中午 12 點下課，大家肚子餓了，要進餐廳吃飯。一個月，才加菜一次，加菜的時候，才有雞腿、才有魚或肉，平常吃的比較隨便，反正團體生活，大鍋飯、大鍋菜。好不容易一個月才加菜一次，才有雞腿，或是加肉，或加魚，學生比較(喜歡)。與其說加菜，其實是加魚或肉。各位想一下：聾生的動作比較快？還是盲生的動作比較快？當然是聾生！一下課，聾生一個一個就自己進餐廳，他們不需要老師帶著他們進去，也不需要排隊。可是盲生呢？怎麼辦？盲生看不見，所以一定要排隊，前面第一個是誰？導師啊！正常看得見的老師。老師排第一

個，後面所有的盲生就一個一個搭著前面的同學的肩膀，由老師帶領著盲生進餐廳吃飯。可是聾生聽到鐘聲一響，（其實他聽不見鐘聲），盲啞學校當年不是只用鐘聲。不是只靠鐘聲響就上課，鐘聲再響就下課。是在操場的中間，插著兩支旗子，一支紅色，一支白色。下課的時候，鐘聲響了！工友就會去把紅旗拔下來，插上白旗；反過來下課的時候，工友就把紅旗拿下來，白旗插上去。所以台北盲啞學校的上課、下課，不是只用鐘聲，或打鈴，而是在操場中間插兩根旗子，一支白旗，一支紅旗。紅旗表示上課，白旗表示下課。

因為在動作方面，聾生總是比較快，一下課他們就進餐廳，如果有加菜，有肉、有魚，一進去餐廳，聾生就一邊走一邊把魚、肉、雞腿，一路就吃進去了。這樣了解嗎？等到盲生排好隊，導師領著他們一個一個搭著肩膀進去餐廳，每個人就摸摸摸摸，去找他們自己的位置坐下來，然後又摸摸摸，摸到桌子上面的筷子。拿起筷子開始要夾菜，他們是不是一下子就可以看到雞腿？看到肉？看到魚啊？他們看得見嗎？當他們拿起筷子在桌子上，找來找去，心裏就會想：今天不是有加菜嗎？今天不是應該有雞腿嗎？不是應該有魚嗎？不是應該有肉嗎？可是兜、兜、兜、兜，兜了半天，什麼也沒有，只剩下菜，真的只剩下菜。所以對盲生來講，真的是加菜，因為只是夾到菜啊！夾不到魚，也夾不到肉，肉誰吃掉了？全被聾生吃掉了。在餐廳的時候，盲生就吃虧了。這就是聾生欺負盲生啦！就是聾生會把盲生好的菜，好的肉，就先吃了！這是第一個例子！

再舉一個例子。每學期開學的時候，因為盲生都住校，盲生要通學不方便，所以大部份每學期開學家長會帶他們來學校，一定會準備一大皮箱，裡面帶著內衣、內褲、毛巾、衛生紙，反正是日常生活的用品。家長送他們來住校，他們就帶著皮箱進學校宿舍了。而且那個皮箱是每一個人都會上鎖的。就是會加一個鎖在皮箱上，可以把皮箱鎖起來的。可是這樣子有鎖的皮箱，不到一個星期，才幾天之後，這個鎖就被聾生敲壞了。裡

面的衛生紙、毛巾，或者聾生需要的、喜歡的衣服就把它們拿走了！盲生上課，回宿舍以後，要拿衛生紙、拿肥皂、拿毛巾、要去洗澡。哎呀！都找不到了！找不到那些東西了！更可憐的是甚麼？浴室是一起共用的，盲生聾生共用同一間浴室，聾生經常落三落四，很多東西不管是我的、你的，都拿來拿去，反正我沒有了，就拿你的，你沒有了就來拿我的。所以更慘的是：在浴室裡面，盲生跟聾生如果一起進去洗澡的時候，誰動作比較快？聾生的動作比較快，盲生的動作比較慢。聾生一天到晚，他們自己的內衣、內褲、毛巾、衛生紙、肥皂，這些日常生活用品，拿來拿去沒關係，可是當聾生的拿來拿去都沒有了，怎麼辦？就去拿盲生的。

又比如說：聾生洗完澡上來，沒有內衣、沒有內褲，就把櫃子裡面盲生的內衣內褲抓起來就穿走了！等一下盲生洗完澡要穿內衣內褲時，就去櫃子摸啊摸啊摸啊摸啊，找來找去找不到。怎麼我的內衣內褲不見了？哇！內衣內褲不見了，怎麼辦？就哭了，不只是哭啊！開始不會一下子就哭，那些小盲生剛開始來的時候會嚇哭。那些大盲生不會哭，會開始罵，罵誰？罵聾生。可是聾生動作快，他拿來穿，穿了就走了。盲生後面洗完了起來，找不到內衣內褲，然後開始罵聾生，有用嗎？聾生聽不到，所以罵也沒用啊！哭也沒用啊！

所以這兩種孩子在一起生活，合適不合適？可是從以前，從我 1957 年，進臺北盲啞學校到 1975 年，多少年？18 年，將近 20 年，一直都是這樣。就是聾生欺負盲生，盲生被欺負，他不是哭，他就是用罵的。但是罵也沒用啊！奇怪的是不知道為什麼？沒有老師，也沒有校長，更沒有教育局、教育廳、教育部的長官，會覺得這樣子是不合適的。至少我看到的將近 20 年來，都是這樣。一直到 1970 年代，換了誰當校長？反正也沒有教育局、教育廳、教育部的長官懂特殊教育啊！蔣經國先生去參觀臺北盲啞學校，也去參觀臺中豐原盲啞學校。那些長官也都去參觀過，他們去參

觀盲啞學校只會跟校長握握手。然後跟老師們說：你們辛苦了！可是一直沒有改變盲聾學生的生活。

到 1970 年代快要進入 80 年代，世界各國都已經非常重視特殊教育了，開始有美國、日本等先進國家的貴賓，來參觀盲啞學校的時候。他們覺得很奇怪，可是貴賓來參觀，他們好意思講嗎？不好意思。所以我因為後來到教育部教育計畫小組，郭為藩郭次長，叫我去教育部幫忙。幫忙特殊兒童普查工作，幫忙特殊教育五年發展計畫、六年發展計畫。我跟郭次長比較有接觸機會，我把臺北盲啞學校的情況，跟他講，他才覺得這不對啊！可是為什麼從日據時代到現在，為什麼一直都把盲生和聾生擺在一起？

後來，郭次長聽到我講這些情形，盲生一天到晚被聾生欺負，所以後來郭次長從法國回臺灣，因為他是學特殊教育的。他請我去教育部幫忙一年。我跟他提這件事，他說：這樣不對，應該要分開。所以 1975 年代將近 1980 年代。臺北盲校與聾校才正式分開來。盲校就是現在的啟明學校，才搬到台北市敦化北路去。但是聾校仍繼續留在原來的重慶北路三段 320 號。到那個時候，盲生、聾生才分開。要不然這兩種孩子，搞不好到現在還在一起生活。不管是臺北盲啞學校、臺南盲啞學校、臺中盲啞學校，說不定都還一樣在一起生活！

我剛剛一開始就講，我是第一個從第一線從事特殊教育的實務工作者，所以我很了解盲生的生活情形，我也很了解聾生的特質。可是當年我進去以前，我並沒有心理準備，我也沒有受過特殊教育的培訓！我也不懂特殊教育應該怎麼辦？只知道校長叫我做什麼？就做什麼？所以這兩種學生擺在一起，其實是不合適的，可是外界的人都不了解，為什麼？因為每年臺北盲啞學校都有運動會，運動會的時候，一定有一個節目叫做「雙聾搶珠」？雙龍搶珠是什麼意思？雙龍是指什麼？搶珠又是什麼？那個龍的意思是盲聾生各分成兩隊。中間各擺一個大圓球。這兩隊的盲生，

看哪一隊先跑到擺在前面那個大球，然後繞一圈回來的，就算贏了。要怎麼樣做才能贏？兩隊都是盲生，看不見的，球擺在前面。怎樣才能快一點跑到球那邊繞一圈跑回來？那要靠聾生在盲生前面敲鑼！盲生就是要注意聽聾生敲鑼聲的引導，然後跟著那個鑼聲的方向去跑。所以聾生幹什麼？聾生要敲鑼慢慢幫助盲生往球的方向跑。聾生他看得見，他知道球在哪裡，他手上拿一個鑼。他就敲敲敲敲，敲給盲生聽，盲生就聽著鑼聲的方向跑向前面那個球的地方，繞著球一圈，再跑回自己的隊伍，看哪一隊盲生的聽覺辨識能力好，動作又比較快去繞球一圈回來的，那一隊就贏了。這個遊戲聾生引導盲生去繞圈子，然後兩隊比賽回來。這個比賽節目，盲生和聾生要很合作才會贏！外界光是看著這個節目，都覺得盲生很棒，聾生也很愛護盲生！表面看起來，盲生與聾生都很合作！所以都以為他們生活在一起是很好的。

我再舉第二個例子：一學期或者一年，學校也會舉辦一次自強活動。自強活動那時是去附近的圓山動物園，或社子，或去兒童樂園、孔廟等附近遠足。出去的時候，你們覺得聾生跟盲生怎麼出去？聾生帶著盲生。對啦！還是袁東主任比較厲害！就是兩個聾生帶著一個盲生，聾生一個人的手勾住盲生的一隻手，另外一個聾生的一隻手，勾住盲生的另外一隻手，也就是兩個聾生牽著一個盲生，這樣出去遠足，出去自強活動。結果呢？路上的行人看到，大家覺得怎麼樣？大家就會說：趕快來看！趕快來看！看啞巴和瞎子他們要出去遠足啦！你們聽得懂我說的意思嗎？兩個聾生牽著一個盲生，一起走路出去附近，或郊外去遠足。一路上，所有的人看到，哇！大家都覺得，很好看啊！很合作啊！兩個聾生挽著一個盲生的手臂，也就是聾生帶著盲生出去遠足！是不是很棒？外面的旁觀者看起來，聾生與盲生真的很合作，而且聾生是很愛護盲生的。但是實際上，在宿舍裡面、在校園裡面、在餐廳吃飯、在浴室洗澡時，怎麼樣？是不合作的。

以前我這第一個從事特教一線的實務工作者，如果沒有進去臺北盲聾學校服務，我也不知道，這一群盲生跟這一群聾生在一起生活，盲生一天到晚吃虧，聾生一天到晚就欺負盲生！因為外表上看起來，聾生很照顧盲生呀！也不知道他們不適合住在一起！所以我第一個從事特教一線實務工作的人，事先沒有特殊教育的背景，然後就這樣進去當盲聾學校的老師，合適不合適？所以事先需不需要接受特殊教育的專業訓練？非常需要，可是還沒有進去以前，我們也不懂聾生的特質，也不懂盲生的特質！

說到盲生，盲生是很厲害的！我雖然進去以後校長讓我教一班小一的聾生班，就是聽障班，我沒教過盲生，可是有一次，我在校園裡面走路，有一個盲生聽到我的腳步聲，居然會跟我打招呼，叫我：林老師！林老師好！林老師早！我被這個盲生嚇到了！沒有想到他們這麼厲害！我沒教過盲生班，一個班都沒教過，我教聾生在另外一排教室，只是升降旗盲聾生在一起而已。但是盲生聽到我的腳步聲，居然聽腳步聲認得出來我是林老師，然後就會跟我打招呼。你們看！這些盲生厲害不厲害？袁主任你的學生如何啊？袁主任說：「差不多，學生也是聽腳步聲。」是！他們是聽你講話的聲音跟腳步聲，就知道你是誰。

有時候我很羨慕教盲生的老師。我心裡不敢跟校長講，校長可不可以給我一班盲生教！我不要教聾生，聾生調皮搗蛋，上課都不注意看老師，一天到晚打架，一天到晚跟旁邊或前後左右的同學，拍來拍去、抓頭髮、抓人家的耳朵，捏人家的肩膀！聾生就是這樣，坐不住，尤其是小一，各位想一想，小一那一班從6歲到12歲都有，而且當時我那一班有33個學生在一起上課。老師在黑板寫字的時候，聾生根本不看老師！他們玩他們的，有時吵架，我拉你、你拉我。不是只有抓頭髮，就是抓背，要不然就是男生欺負女生。然後女生就放聲大哭！老師就知道啦！回過頭來時，老師就過去處理！但是沒用！等一下老師再回到講臺前面寫黑板，或者做什麼事情的時候，他們又開始吵起來！

有一個聾生，有很不好的習慣。除了會去敲壞盲生皮箱的鎖，還會在浴室裡面偷男生的內衣、內褲、毛巾、肥皂，而且經常從校門溜出去外面，學校雖然有門房、有守衛！可是他們眼睛很厲害！他們一下課，就蹲在大門口的前面，等門房的守衛，不注意的時候，啪一下就溜出去了！溜到對面的菜市場，馬路的對面就是一個菜市場，叫做哈密市場。

羅新錄音檔 8 的逐字稿

聾生偷偷跑到對面的哈密市場要幹嘛？買東西吃？買東西吃就太乖了。是偷東西！聾生他溜出去對面市場是偷東西吃！他們會把人家切好的西瓜，一片一片的西瓜，抱了就走！要不然更嚴重的是去偷賣菜、賣水果的生意人，在找零錢的銅板箱。就是錢箱擺在攤位上比較方便找錢、收錢的零錢箱。他們偷溜出去對面的菜市場，不是抱西瓜、偷水果，就是搶零錢的錢箱！可是聾生他沒有想到，他自己耳朵聽不到，他搶了人家的錢箱，他抱走了人家的哈密瓜、橘子、水果，就跑了！等一下老闆一發現他的錢箱不見了，西瓜少一片了，或發現水果少一堆啦！老闆就知道又是對面盲啞學校的聾生一過來偷的！生意人就馬上打電話到訓導處說：你們的學生又跑出來偷我的西瓜、偷我的水果、偷我的錢箱，趕快來帶回去！

每天都會發生這些類似的事情，訓導處接到這樣的通知，接到生意人這樣的電話，會怎麼樣？不管嗎？生意人他馬上就會喊啊！聾生偷西瓜、聾生偷我的錢箱喔！老闆一喊，菜市場裡面的人不是只有一個老闆，還有一大堆買菜的人啊！如果老闆一喊，那些買菜的人馬上就圍過去，一下子就把聾生抓到了！抓到以後，如果是錢箱，當然要把錢箱拿回去還老闆，如果是水果、或是西瓜、這會壞掉啊！老闆就會拉著學生過馬路，進來學校的訓導處，告誡訓導主任：訓導主任，你的學生又來偷我們的東西了！這個時候訓導主任會怎麼做？叫導師過去。對！訓導主任就會進來教室，要不然就打電話找導師說：某某班的導師啊！你的學生又出去偷人家

的水果，又出去拿人家的錢箱，又去搶人家的錢啊！甚至有的較大孩子的聾生在街上、在馬路上搶行人夾在後面口袋的皮包！夾在手臂裏面的皮包，聾生就是有搶人皮包的壞習慣，然後路人一發現就會喊！周圍的人就會把他包圍起來，幫忙把聾生抓到，抓到以後就知道是盲啞學校的學生，因為盲啞學校的學生沒有幾個啊！

有的就直接送去派出所，有的就直接送到刑警大隊。如果比較靠近盲啞學校就會送回來。送去附近派出所，或送去刑警大隊的，就會打電話到學校找訓導主任，訓導主任就會通知導師說：某某老師啊！你班上的學生又出去偷人家東西了！又去搶人家的錢了！趕快去帶回來！哇！上課中，我的學生有 33 個人，我如果要趕快出去把那個學生帶回來，或者去派出所，那剩下的 32 個學生怎麼辦？他們就趁機又出去玩了，或打架，或者就出去教室外面，去看人家上課，要不然就去打球，玩得不亦樂乎！反正導師不在嘛！

就這樣，可是我進去臺北盲啞學校以前，我不知道有這麼多問題要處理。就像被送到派出所、刑警大隊，就通知我去帶回來。晚上晚自習的時候也是啊！當年只有一所臺北盲啞學校就有 1024 個學生。從小一到高三。因為小的剛進去，膽子沒那麼大，可是小一慢慢看那些大的孩子欺負小的，也會學一些大的壞習慣。所以不是只有聾生欺負盲生，還有大孩子也會欺負小孩子。怎麼欺負呢？那個大的聾生，高中的、國中的、看到那個小聾生進來的時候，就會說：「喂！，小朋友過來，我告訴你喔！以後我照顧你，有人要欺負你的時候，我就會幫你修理他，但是你每天要幫我洗碗、洗衣服。」這個就是聾生！大的會教壞小的，然後那些小的，慢慢慢慢的，跟著那些大的，也把壞習慣，學起來了！

至於聾生的調皮搗蛋是因為他們上課沒有興趣，他們聽不懂老師上課的內容！因為那時候上課沒有那麼多玩具，沒有那麼多教具，沒有掛圖，沒有那麼多實物可以拿給學生看，這個是什麼，那個是什麼，然後寫在黑

板，教他們寫筆順，教他們念書。那個時代沒有掛圖，沒有那麼多實物、玩具、教具，所以教學的時候，你在黑板上寫字，學生看不懂，不懂意思，他就沒有興趣。聾生他的興趣是什麼？就是吵架、打架，然後東拉西扯要不然就是偷溜出去偷東西吃。喜歡打球、喜歡運動，但是一旦溜出去，就去偷人家的錢，搶人家的皮包。然後我教的那一班 33 個學生，經常上課上到一半，如果訓導處過來，要我出去把聾生帶回來，那時候不是一個班兩位老師，也不是一個班三位老師。現在各位老師好命啊！小學部與學前都是一個班兩位老師幫忙。以前哪有啊？一個老師負責一班，是包班制的。→所以你們看：老師沒有受過專業訓練，進去以前又什麼都不了解聾生的習慣，也不了解他們的喜好，更沒想到這些聾生，甚至也敢在「太歲爺頭上動土」！有時候第四節下課，我先到辦公室，還沒有回到宿舍，居然有學生敢溜到我宿舍，趁我媽媽在外面棚子煮飯的時候，溜進去我宿舍偷東西，最後偷到我宿舍只剩下四支腳的桌椅搬不走，其他可以拿走的都拿了。

如果上體育課、上拳擊、上烹飪、上裁縫，這些聾生他們都很喜歡。這是技能課，技能科他們比較容易學習，有成就感就會很認真學。或是做麵包、做點心、做完以後會有東西可以吃，是不是很有成就感？當然就會很認真學。高年級學裁縫、學做西裝、學做洋裝、學烹飪、學做點心。低年級：打球、玩躲避球、玩籃球、玩排球，這些聾生都很有興趣！但是學科就不行了，尤其是社會科、自然科、數學等也不行。反正抽象的、理論的這些學科，他們都沒有興趣，也不想學習。像這一些聾生的特性，我進去之前，都不知道。所以我都沒有辦法預先準備應該怎麼樣應付。所以第一點我要說，從事特教一線的實務工作者，很辛苦嗎？是的！很辛苦。

第二點「第一個研究臺、美、日三國手語者」，的第一人就是我！為什麼？本來我第一個去盲啞學校教書，最重要的第一件事，應該就是要事先學會手語才對，才有辦法跟聽障生溝通。問題是當時沒有啊！沒有事先

學手語就這樣進去了。去了以後怎麼辦？怎麼樣讓學生知道你在講什麼？所以就上課前先跟資深的老師學手語，然後才進去上課。也就是學一課，教一課。所以臺灣第一個研究臺灣、美國和日本三國手語的人就是我。我的碩士論文就是比較臺灣、美國、日本三國的手語有什麼不一樣？結果各位猜一猜？這三國的手語一樣嗎？不一樣。對！不一樣。誰和誰相同的比較多？臺灣和日本比較相同、相似的比較多。為什麼？因為臺灣被日本統治 50 年啊！哈哈！還是袁主任厲害！因為臺北盲啞學校是日據時代就成立了，所以臺灣的手語很多是日據時代留下來的。我的研究結論是：臺灣跟日本的手語有 60% 是相同的，但是臺灣跟美國的手語只有 15.7 % 是一樣的。這個跟政治背景好像也有關係。雖然手語是一種肢體語言，是一種表情、姿勢、動作，照道理來講應該是大同小異。可是真正去研究、比較的時候，才發現還是有些不太一樣。因為有文化差異、文化背景、還有政治因素存在。日據時代臺灣被日本統治比較久，跟美國的關係比較遠。當然相似的程度就比較低，跟日本相似的程度就比較高。

還有一個很奇怪的現象，臺灣本來只有兩所盲啞學校，臺北跟臺南兩所盲啞學校。後來台南，又在豐原成立一個分部叫臺中盲啞學校。所以臺中盲啞學校跟臺南盲啞學校的手語是一樣的。可是臺南跟臺北的手語就不一樣。臺南盲啞學校的聾生，跟臺北盲啞學校的聾生碰在一起，不太能完全溝通。各位知道為什麼？因為當年日據時代來臺北成立盲啞學校的校長是東京派的，老師也是東京來的多。臺南呢？臺南盲啞學校的老師和校長是哪裡過去的呢？日據時代去臺南盲啞學校的老師跟校長是大阪去的。

來臺北盲啞學校的，大部分是東京附近來的老師跟校長。因為日據時代來的日本老師不同一個地方來的，所以不同地方來的老師所打的手語，當然就會不一樣。所以臺南聾啞學校的聾生來臺北盲啞學校跟臺北盲啞學校的聾生交流時，手語是不完全一樣的。現在你們在線上上課，我沒辦法打給你們看，我打打看，看你們能不能看得出來。我打一個快跟慢的手

語。台南盲啞學校的快慢不是那樣打的，是這樣打的，早期臺灣只有兩所盲啞學校，可是南、北兩所盲啞學校打的手語就是不一樣，因為來源不同。

剛剛有人講南京，沒錯，後來國民政府遷臺以後，上海的聾老師到臺北盲啞學校來，但是南京的聾老師到臺南盲啞學校去。所以臺北跟臺南的手語又更加不一樣了。日據時代就不一樣了，一個是大阪派，一個是東京派。光復以後，大陸來的聾老師，也是不同地方來的，有的是上海來的，有的是南京來的。好了！南京來的聾老師去臺南；上海來的聾老師來臺北。所以南北兩個啟聰學校的手語就更加不同了！臺灣這麼小！早期只有兩所啟聰學校，後來雖成立了第三所，可是第三所是臺南的分校。臺南的分校，所以各位你們覺得臺中的手語會比較接近臺南？還是會比較接近臺北？對！比較接近臺南。因為來源不一樣。所以，真正研究臺灣、美國、日本三個國家的手語，我也看到很多奇奇怪怪的現象，這是因為來源不同的關係，這是第二項專業。

第三項專業：「第一個臺北女師校友挑戰臺灣師大英語系」。這一點不必再加說明了，當初我服務四年後要保送師大念英語系的時候，不是被系主任拒絕嗎？他說：我們臺灣師大英語系不歡迎師範生。我就向系主任說：拜託！讓我挑戰一下。系主任回答我：妳不必挑戰了，妳即使進來英語系，妳也畢不了業。系主任很坦白這樣跟我說。後來他看我不肯放棄只好說：可以，如果你一定要進來，我現在就給你考試，如果你能夠通過我的考試，我再讓你進來。結果他就寫了十句的英文問答題叫我當場回答。第一題，他用英文問我，為什麼你要來念英語系？你是一個師範生，為什麼你不去念教育系？為什麼不去念國文系？為什麼不去念地理系、歷史系？要來念英語系？我回答說：英語是一種學習的基本工具，如果我想要再進一步做研究，英文不好的話，那怎麼做研究？

後來系主任真的出了十題要我當場回答。後來我回答的十題英文裏面，就錯了兩個生字。哪兩個生字？你們聽了以後一定會覺得好笑。我那

時候連「I am very interested in English.」，結果我第一句話就錯了兩個生字！very intersted。那個 very 是 v-e-r-y，我當時拼成 vary。第一個生字就錯了！第二個字 interested 我就少了一個 e。我一句話就錯兩個生字，怎麼念英語系？結果很僥倖的是，系主任給了我 98 分，只扣我錯兩個生字，扣兩分，給我 98 分，就讓我進去唸英語系了。

從開始拒絕不讓我進去，後來不但讓我進去讀英語系，還叫我當他兒子的家教。為什麼？因為我有教學經驗。這不是一個大諷刺嗎？有時候靠運氣，本來不可能的事，後來不知道為什麼不但讓我進去，而且反過來邀請我當他兒子的家教老師。後來我真的英語系畢業了，不但沒有留級，也沒有念不下去，畢不了業。當時我們班上有 54 位同學，我畢業時大概是排在 10 名以內，不是第一名，不可能第一名。因為當時我每天還要去上兩個家教，每天晚上要到 11 點以後才回到宿舍，才開始點蠟燭，查英文生字，開始念書。就是這樣拼啊！所以我的身體很差，還沒到退休的時候，我就病倒了，就得癌症了，這是生涯中的第三個重大挑戰。

第四點「臺灣第一個取得日本特殊教育哲學博士者」，這個早上講過了，日本從來不頒發博士學位的，指導我的碩士、博士教授們，他們自己都沒有博士學位，為什麼要把博士學位送給一個家庭主婦？有意義嗎？但是我的指導教授他不知道臺灣的國情，台灣需要文憑。沒有文憑要找工作就是很困難。有博士學位要找工作就比較容易。我在這裡要特別補充一句話，哲學博士是 PhD，美國還有一種博士 EdD，是教育學博士。教育學博士跟哲學博士有什麼不一樣？哲學博士 PhD 是要寫論文的，不是只有修完必修的學分，就可以畢業的，還要博士論文口試答辯通過的才叫做哲學博士；美國的還有一種教育學博士 EdD，就不必寫博士論文，只要修完教育學分就可以拿到博士學位了。

請問 EdD 價值比較高？還是 PhD 的價值比較高？臺灣哪一種學位比較值錢？你們認識的教授裡面留美的，誰是 EdD？誰是 PhD？大多數是教育

學博士吧？為什麼？除了我剛剛講的哲學博士是要修完必修的教育學分之外，還要寫論文。這個論文一定還要很多教授審查，審查完，還要通過論文口試。經過這樣子完整的程序，才給哲學博士學位。美國一年到頭都開班，一年三個學期，四個月一學期、四個月一學期。如果你想快一點，一年就可以把學分都修完了。所以我以前在彰化師大時，很多同事他們有的去美國八個月，就把 16 個教育學分修完，然後拿到碩士回來就可當講師；修完 30 個學分就可以拿到教育學博士學位，回來就可以當副教授或系主任了。

八個月，一個碩士，一年半一個博士就回來，就可以當系主任。為什麼？因為他們一年開三個學期，四個月一個學期、四個月一個學期。一年開三個學期，你一年到頭都很認真修的話，你很快就可以把必修的學分修完。所以碩士兩個學期八個月，就能拿到碩士學位，博士一年半就可以把學分修完，不必寫論文。如果是讀哲學博士還要寫論文，還要蒐集資料，還要想一想要寫什麼題目？寫完還要審查，還要用第二種外語通過論文口試，時間就會久一點。所以要寫論文的，時間比較久的是哲學博士。

但是臺灣不一樣，你只要有一個學位不管什麼博士學位，反正那些教育行政人員他不懂、不了解，不知道教育學博士跟哲學博士有什麼不一樣？只要有一張博士文憑就可以了。臺灣的教育部就認同，不管你是教育學博士還是哲學博士，反正有博士學位就可以，早期很多教授就是這樣進大學當教授的。我是因為去太多次了，帶特教老師去考察美國的特殊教育去太多次了。我提出來問詳細的細節，後來才了解是不一樣的。可是我沒有去美國考察之前我怎麼知道？教育學博士跟哲學博士的價值有什麼不同？反正都是博士。臺灣的教育部那些官員、教育廳、教育局那些官員，他們也不懂，也不知道教育學博士跟哲學博士有什麼不一樣？

剛剛是我講到第四點。我不是只有特殊教育學博士，我是有寫論文，還要用第二外語筆試、口試通過的，不是只有修特殊教育學分就完了，還

要寫論文，還要等到我的指導教授他願意，等到日本的學制學習歐美的教育制度開放博士學位之後，才給我博士學位的。所以我是第一個拿到日本的哲學博士，不是教育學博士，也不是特殊教育博士，而是特殊教育學哲學博士。所以研究學問，百百種人。不過大部分因為美國的學位給的快，給的容易，所以早期大家就一窩蜂跑去留美。然後一回來就當系主任。尤其我當年回來的時候，只有彰化師大有特教系，所以我只好去彰化師大特教系服務。每星期都要臺北-彰化，彰化-臺北，這樣跑了十年。每個星期日下午去彰化，星期六才回台北。

第5點「學習多種語言(國語、閩南語、手語、英語、法語、日語、德語)。

羅錄音檔9的逐字稿

袁主任:教授您的生涯史，也是臺灣特殊教育的發展歷史。寶貴老師:我是在講老故事，在講陳年往事。袁主任:我們很想隨教授的步伐去走一圈。寶貴老師:您們還年輕還可以走更遠更多的路。

寶貴老師:接下來要講我的生涯中的重大挑戰第5點:學習多種語言(國語、閩南語、手語、英語、法語、日語、德語)。為什麼需要學那麼多種語言?國語(普通話)、閩南語，大家都跟我一樣，都會。也許有些人也會手語，但是也不一定每個人都會。我現在要補充的是，當初我的英語系主任拒絕我念英語系，可是後來系主任他給我考試，當時我只錯了兩個生字，他很慈悲只扣我兩分，所以後來就讓我進去念英語系了，更諷刺的是後來他還為他的兒子請我當家教老師。

第5點我為何要補充說明?我既然是英語系，英語就是我的第四種語言。因為我教書的時候就要先學手語。後來我進去唸英語系的時候，英語系的規定，除了主修英語，還要選修一種第二外語。我當年選修的第二外語是法語，可是後來因為沒有錢去美國留學，所以只好去日本。去日本的

時候不會日語，只好先去青年服務社補了三個月的日語。日語都還沒有學好，就去日本了。去了日本以後，入學口試時，系主任還笑著對我說：リンさん，你的日語，十句裡面只聽懂三句，你以後怎麼上課？還好我的指導教授替我講話：反正她還有兩年可以學啊！因為指導教授替我講話，所以系主任及其他教授就不便再講話，讓我進去日本國立東京教育大學特教系了。

只是當時不知道日本沒有過博士學位，所以在日本待了 13 年才終於拿到博士學位，那是因為碰到指導教授要退休了，加上東京教育大學要遷校到筑波大學，在改變學制仿效歐美開放的教育制度後，才肯開放頒授博士學位的，要不然，以前從來沒有人拿過博士學位！

照道理我去日本留學，學了日語，怎麼還要學一種德語呢？德語是因為當我要博士學位口試時，東京教育大學要求我要考第二外語，也要口試第二外語。我說我的第二外語就是法語。問題是當年的日本教授裡面沒有人懂法語，怎麼給我口試？他們只會德語，沒有人給我考法語。所以我只好趕快再自學德語。

早上、晚上只要一下課，我就開始聽廣播學德語。你們看這一本就是法語的字典，這一本是德語的字典。那時我就是拿著德語的字典來背啊！聽廣播學德語。是因為日本的教授，沒有人可以考我法語。所以我只好又去學德語。很痛苦啊！字典的每一個字都要背。所以我現在變成會幾種語言，變成學會七種語言。其實學語言如果不用的話，還是很容易就忘記的。這是第五點。

我生涯中重大挑戰的第六點是「爭取主辦第八屆亞太地區聽覺障礙會議」。從我進特殊教育領域以來，65 年裡面沒有人主辦過「聽覺障礙教育的國際會議」，甚至亞太地區的代表會議也沒人主辦過。那是因為 1998 年我去大陸參加第六屆在大陸北京舉辦的「亞太地區聽覺障礙教育會議」時，帶了 34 位特教老師團去。其中有好幾位是聽力師、語言治療師。他

們當時鼓勵我，大陸北京都可以辦「亞太地區聽覺障礙教育會議」，我們也來爭取下一屆來臺灣舉辦。所以第六屆我在北京參加「亞太地區聽覺障礙教育會議」的時候，既然有人建議要我提出來爭取第七屆在臺灣主辦亞太地區的聽覺障礙會議。當時我就真的在各國代表面前，提出：第七屆可不可以到臺灣來舉辦？結果，我一提出這個建議，新加坡和印度馬上提出反對。他們說：如果下一屆去你們臺灣舉辦，大陸一定不會去參加。這樣就有兩個國家反對了。

還好那時候的主席是香港的鮑瑞美校長。她大我一歲。我們每次參加世界各國的聽障教育國際會議時，會常常碰面。同樣是中國人，只是鮑校長她講的是香港的廣東話，我不會；香港人他們講的國語也不標準。可是每一次參加國際會議，不管在哪裡參加國際會議，我都會碰到鮑瑞美校長。那時候她是亞太地區聽障教育會議的主席。鮑校長她替我講話，她說：去臺灣舉辦很好啊！可以去台灣啊！

那時候我為什麼要爭取？我自己也沒有把握。如果爭取來的話，要花很多錢、很多時間、很多經費的。我從哪裡來這些？我自己根本沒有把握。可是聽語協會，他們幾個醫生、聽語治療師建議我提出來。我就提提看了。雖然新加坡跟印度反對，但是因為鮑校長是主席，她替臺灣講話，她說：這樣好了，因為下一屆是新加坡，新加坡他們可能已經開始準備了，所以就下下屆再去臺灣辦。鮑校長做了這樣的決議。所以第八屆才會到臺灣來辦亞太地區聽障教育的國際會議，這就是我早上講的，結果那場國際會議來的各國代表，不只有亞太地區的國家，連美國、英國、歐洲的德國、荷蘭也都來了。一共來了18個國家，二個地區。等於20個國家，754位世界各國的代表。754個人很多，而且舉辦一個星期的活動。所以我就說從我進入特殊教育生涯65年來，前面沒有人辦過，後面也沒有人再辦。我很希望後面有接班的人，還有人願意繼續在臺灣舉辦，讓世界各國知道臺灣特殊教育的進步。臺灣現在已是特殊教育開發的國家，不像以

前那麼落後。可是後來就一直沒有人願意再舉辦，因為太累了。所以這一次的爭取是 65 年來唯一的一次國際會議，而且那麼多人來。我覺得後面的人是可以再試試看的，再主辦一次。

我現在是因為年紀大了，沒有力氣了。我聽說線上有黃玉枝院長是不是？下一次，你可以來辦一個線上國際聽障教育會議。因為當時沒有人看好這場會議，但是後來沒有想到，會來那麼多人。本來印度跟新加坡說如果到臺灣來，大陸不會來，結果大陸還是有人來，那時 2002 年大陸的經濟還不是很發達，但是大陸的代表居然來了 30 位，雖然 30 位不算多，可是在當時已經算很多了。2003 年我成立「中華溝通障礙教育學會」以後，每年都會舉辦溝通障礙學術研討會。大陸每年每次都會組團八、九十個人來參加，有時候甚至上百人。所以 2002 年這一次來 30 個不算多。不過在那個時候，臺灣跟大陸的來往還沒有那麼頻繁的時候，能來 30 位已經算不錯了，因為印度跟新加坡就不看好。這兩國都認為大陸他們不會來。

第七點「成立中華溝通障礙教育學會」。2003 年我成立「中華溝通障礙教育學會」，這個學會成立以後，我們每年都有很多活動，所以到現在為止，我還是每天在忙這個學會來來往往的信件，因為會址在我這裡，公文、信件、論文等都到我這裡來，我覺得我已經 84 歲了，應該後面要有接班人才對！這個學會成立到現在都還有我的工作。每天只要打開手機或電腦，一定還有很多是學會的信件，要不然就是公文，要不然就是一些人要諮詢的事情，或請我幫忙找資料，到現在，我還在為這個學會忙。我一直希望有接班人，所幸，第七屆的秘書長很熱心，只要拜託他，他下班後就會來幫忙！

第 8 點「臺灣手語翻譯協會成立的推手」。這個早上說過了，他們在我 78 歲的時候，就要給我做 80 歲的生日。暖壽的時候，來了五六十位聽障者，跟手語翻譯員，那時候我就想到，既然那麼多聽障學生和老師那麼熱心，還有很多手語翻譯員那麼熱心，所以他們是不是可以成立一個學會！

我要再補充一點第 6 點。以前大家都認為聽障的孩子聽不到聲音，也不會唱歌，所以他們的課程裡面沒有唱遊課。有一次我去臺南啟聰學校演講的時候。我說：為什麼我們聽障的學生，不能開音樂唱遊課程？包括韻律課，這些韻律的動作，只要把地板稍微改變一下變成木板，讓聾生能夠感覺到聲音跟旋律震動的話，他們應該也可以學習唱遊跟音樂課程。所以我在臺南啟聰學校建議這件事的時候，當時臺南啟聰學校童家駒校長，他就覺得好像很有實驗的價值，可以試試看！或是挑戰一下。因為童校長很有魄力。他接了臺南啟聰學校以後，他每天早上會找老師個別談話。所以把臺南啟聰學校辦得有聲有色，而且可以在國慶，或者是臺灣光復節，讓啟聰學校的學生在慶典的活動上表演跳舞。

我就跟童校長講，我們的聽障生都很漂亮，每個人都長得眉清目秀，問題是他們沒有辦法感覺聲音的震動，所以只要把原來的大理石或水泥地板改成木板，這樣跳舞的時候，就能夠感覺地板的震動，就可以配合震動的節拍來跳舞、唱遊，這是可以訓練的。而且聽能訓練可以透過敲鑼、拍響板、鈴鼓等，這些都有震動感，我們的皮膚也有震動感覺！我們的腳底只要是木板，讓木板的反射作用，也會讓我們的皮膚有震動的感覺。如果能夠配合律動感跟震動感，聾生為什麼不能學音樂唱遊呢？

後來童校長就開始接受我的建議去做實驗了。訓練聽障生跳舞，結果表演出來的那些孩子，只要有敲鑼打鼓或者是比較有震動感的樂器，聽障生真的可以配合。他們跳舞的舞步因腳底、皮膚的感覺作用有幫助，所以啟聰學校的女生後來跳舞跳得很好。因此後來也恢復音樂、唱遊課程。這是早期原來啟聰學校沒有，後來因為我的建議，才又開設了音樂唱遊課。

下面我想留一點時間給大家，後面的內容，我會請劉子綾助理傳給各位檔案的內容，如果各位有想進一步了解細節，我也可以再補充說明。現在先讓我請教各位一個問題，就是你們這一班 17 位老師，我沒有機會跟您們見面。但是我想知道您們有哪幾位老師教過特殊學生？很好！有 13 位

老師教過特殊教育的學生。那就請這 13 位老師介紹一下，您們班上的特殊教育學生是哪一類的？特殊教育學生上課有沒有什麼困難和問題？因為我們這一班是聽障學分班，所以請您們先說說您們曾經教過的聽障生有什麼問題？您們教過的聽障生是怎樣的聽障生？

以下是聽障班學員陸陸續續發言之後，剩下最後一點時間，播放寶貴老師於 2022 年 2 月 19 日榮獲星雲文教基金會頒發終身教育典範獎的影片，讓在線上的來賓及學員共同觀賞，結束了寶貴老師 2022 年 5 月 14 日八節課，暢談 65 年特教生涯的講座內容逐字稿。



圖：林寶貴教授在彰化師大任教期間與學生合影



圖：111 學年度聽障專業 10 學分班之 5 月 14 日寶貴教授主講《我的特教生涯》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CIP)資料

春風長在：紀念溝通障礙教育之母林寶貴教授追思文集

著者：杞昭安，羅文吟主編

封面設計：楊恭玟

執行編輯：羅文吟

版本：初版

出版：臺北市：社團法人中華溝通障礙教育學會，2026.09

識別碼：ISBN 978-986-99429-8-0 (PDF)

主題詞：LCSTT：林寶貴 | LCSTT：特殊教育 | LCSTT：

傳記 | LCSTT：

文集分類號：783.3886

面：25.7公分X18.2公分

發行單位：社團法人中華溝通障礙教育學會

聯絡地址：臺北市和平東路一段129號(台灣師大特教系101室)

聯絡電話：(02) 7749-5032

網址：<http://www.tcda.org.tw/>

出版日期：2026年09月 平裝

